

# 塔

郭鼎堂著

學藝叢書



中華學藝社出版









良

國家圖書館



001671878







我把我青春時期的殘骸收藏在這個小小的「塔」裏。  
無情的生活一天一天地把我逼到了十字街頭，像這樣  
幻美的追尋，異鄉的情趣，懷古的幽思，怕沒有再來顧我的  
機會了。

了！  
啊，青春！我過往了的浪漫時期！我在這兒和你告別

我悔我把握你得太遲，離別你得太速，但我現在也無法  
挽留你了。

以後是炎炎的夏日當頭。

一九二五年二月十一日夜書此。







# 目次

## 一 塔 (小說七篇)

頁數

1.	Löbenicht 的塔	1
2.	鷓鴣	21
3.	函谷關	35
4.	葉羅提之墓	49
5.	萬引	61
6.	陽春別	84
7.	Donna Karnele	93
二 叛逆的女性 (戲劇三篇)		
8.	王昭君	147
9.	卓文君	193
10.	聶嫫	258







(一)

塔



(小說七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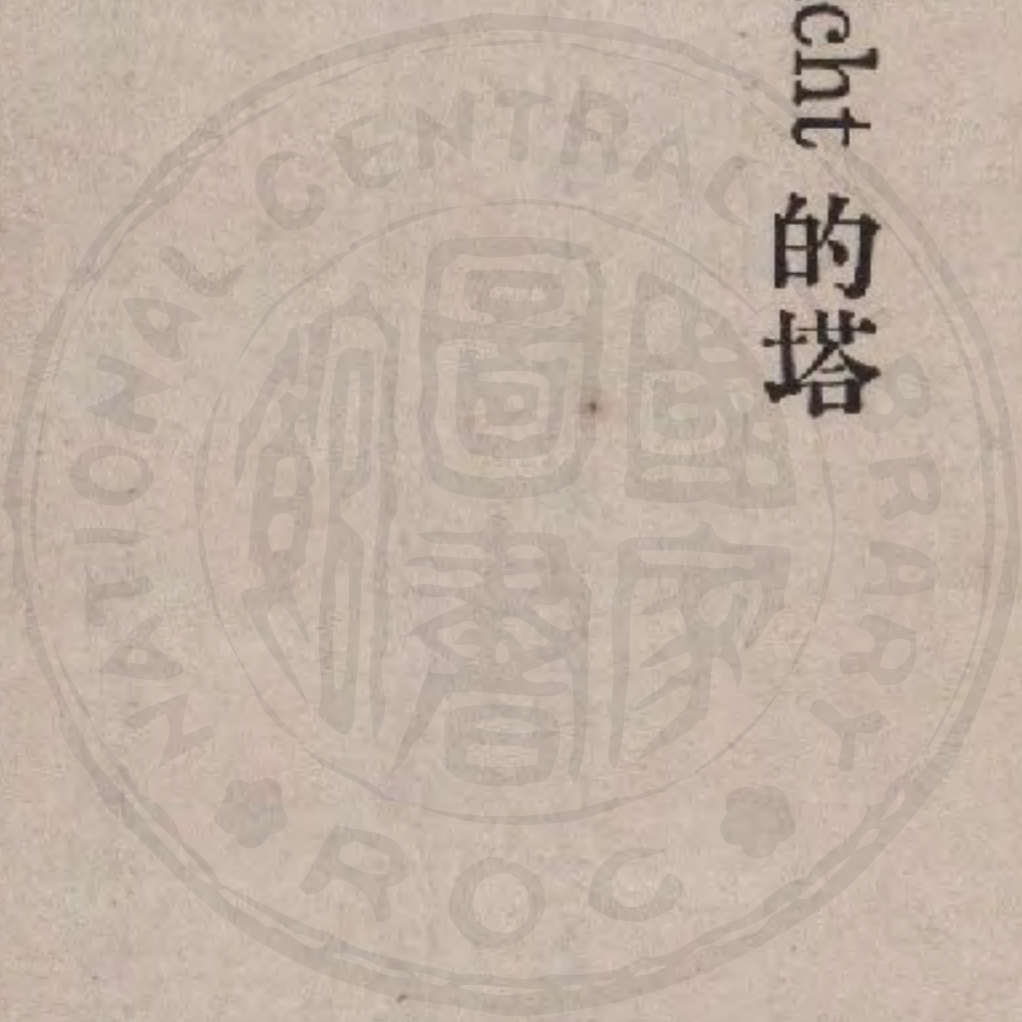






Löbenicht 的塔

一七八七年的初夏，老教授康德已經滿了六十三歲了。這是他第一批判書出版後的第七年，他正在從事於第二批判書的制作的時候。





在這時候康德教授已經買了一座房子，在奎涅司堡（Königsberg）城外的公主街（Prinzessin St.）上。房子是古風的兩層樓的建築，總共有八間房舍。樓下是大廳，廚房和女僕的居室；樓上，一邊是寢室和食堂，一邊是書房和會客室。還有一間屋頂小房，便是老僕朗培（Lampe）的住處了。

康德教授在好些年辰以前，便把日常生活定來如像數學方程式一樣規整了。他十點鐘就睡，五點鐘起床，夜間只睡七個鐘點。在他起床之前十五分鐘老僕朗培定要來叫醒他，他不起床時，朗培是不能離開他的床畔的。

二

這一天清晨，正是四點四十五分的時候，老僕朗培從屋頂小房走下，走進了康德教



授的寢室裏來。寢室正中安放着一張寢床，床畔有一個置燈台的小桌，放衣服的木櫥，除此而外四壁都堆着些書籍。東面唯一的一垛玻璃窗，玻片已經污穢成半透明體了。燈火已經熄滅，室裏的空氣是異常滯鬱。

朗培走到床前，用手把蚊帳捲起來，一個正三角形的顏面側睡在枕上，枕邊展放着一本書，是盧梭的有名的小說愛米爾(Emile)。

『先生，先生！起床的時候了！』

朗培叫了起來，但是他的主人不動。他只得又叫了幾聲，只是他的主人從鼻孔裏哼了一下，打個翻身又轉向後面去睡着了。

朗培沒法只得用手去推動他，好容易纔把他的主人推醒了；但是等他抬起半身來，搓了搓眼睛，接連打了幾個呵欠之後，又倒下床去了。

『不行，不行！你今朝會攪遲，你會自己破壞了你的規則。』



『今朝饒我一次罷，我是沒有睡足，我昨天晚上讀了愛米爾，弄到十二點後纔睡了。』

『不行，不行！你不守你自己的規則，我不能不遵守你的命令。』

康德沒法，只得起了床來，蹣着拖鞋，便走出房門去了。朗培在他背後替他開了窗門，流通空氣。

三

康德嗜讀愛米爾並不是徒作消遣；這部書在他的精神上要算是重生的父母呢。

他自己說過：他從前只是一個學究，他爲智識慾所迫，不足時覺着好奇心的不安，有進步時便覺得滿足；他那時以學問爲人類的光榮，他鄙屑一切無知的庸衆……但是盧梭把他引回了正路來，那種盲目的偏重從他心頭消逝，他知道尊敬人，他知道假使他的



探求在人權的恢復上不想有甚麼貢獻時，他會比尋常的工人還要沒有用處。

他是這樣地尊敬盧梭。盧梭的書他大概都是讀過。二十年前愛米爾纔出世的時候，他讀得幾至廢寢忘餐，把講義遲延了幾天，把每天午後七點鐘所慣行的一個鐘頭的哲學路（Philosophische Gang）上的散步都中止了。他的數學方程式一樣規整的生活，就這樣破壞過一次。

他平生所最尊敬的只有兩個人：一個是牛頓，一個便是盧梭。牛頓指示了他以頭上的星空，盧梭指示了他以心中的道德律的呢。

他在七年以前把他前半生的科學的研究傾注於第一批判書以來，他現在正在從事於實踐理性的批判；但他在最近一月以來不知道怎樣他的思想總是不能統一，他好像失却了他的目標一樣。智識慾望的抬頭和實踐理性的優越感，這是苦惱着他的兩個刑具，他近來漸漸煩燥得不堪忍耐了。



他回憶起二十年前讀愛米爾時候的那種陶醉的神情，那種受着甚深的啓發的靈韻，不禁自行欣羨起來。他在昨天晚上散步回來之後，又重把愛米爾來繙閱，不知不覺之間竟讀過了夜半，他纔疲倦着入了睡鄉；到朗培來喚醒他時，他不過纔僅僅睡了四個鐘頭的光景。

#### 四

他經不起朗培的催迫終竟起了床來，但他煩亂的腦經因爲睡眠不足的原故愈加煩亂。他隱隱惱恨着朗培的不通方圓，他想發一陣脾氣，但又苦於沒有事情借口。

他起床後素來是不脫寢衣和寢帽的，他在寢帽上面還要加上一頂三角形的風帽。他走下樓去盥漱畢了，又上樓走進他的書房。他這書房有兩堵窗子，一堵南向，一堵



東向。窗下各有一張書桌，上面堆着許多書籍和稿件。幾張小小的坐椅。西面的壁上掛着一張盧梭的肖像——這是他書房中的唯一的裝飾品呢，下面放着一張麻布面的梭發。北面一個木櫥，壁上釘着寒暖計和晴雨表。

他從西北隅的狹門走進書房，先去推開了東窗。遠遠的天上正湧着一片紅霞，太陽是準備着上昇的時候了。城裏的尖塔參差地聳在天空，有多少已受着太陽的第一光箭。城下的濠水碧綠而帶黝黑的神情，幾隻白鵝徐徐地在水上浮泳。樓下的小園中幾叢玫瑰寂寞地開着些粉紅的鮮花，東南角上的一株無花果上，拇指般大的果實安睡在厚肥的碧葉下面。一切都很自然而平和，只有康德教授的腦中却好像藏着了一座火山的光景。

他又去開開南窗，劈頭看見鄰家的一排白楊樹；這排樹子漸漸長過了窗眼，遠方的景色連甚麼也不能看見了。



「啊，你這蘊而無用的樹林；你把我的視線完全遮蔽了！」

他腦中的火山尋着發洩的機會了。他大聲叫道：

「朗培！朗培……」

但他話未出口的時候，朗培捧着兩杯茶已從狹門走了進來。——這兩杯茶便是康德教授每天清晨的早餐，他不飲咖啡，他以為有傷衛生，就如像他不飲啤酒一樣。

朗培把茶放在東窗下的桌上，問道：

「先生，你有甚麼吩咐嗎？」

「朗培！你去向鄰舍說：叫他們把那白楊樹斫了！那東西真可惡，擋着了我的眼睛。」

朗培遲疑着有想要抗議的神情，教授接着制止他說：

「你不用多話，你快去叫他們斫了！我便出多少錢也可以！」

——啊，你又來……朗培心中很想這樣說，但他深知道他主人的頑固的性情，他不



再抗辯，只得連聲說去向鄰人交涉，便匆匆走下樓去。

五

「我們又要搬家了！我們又要搬家了！」

朗培走下樓來，在廚房中向着女僕訴苦。

「怎麼呢？這家房子我們的主人不是說纔買不好久的嗎？住得好好的，怎麼又要搬家？」

說這話的女僕已經是中年以上的婦人，她很好潔淨；別人稱讚她，說是進了康德教授的住家，聞不出甚麼煙火氣。

朗培歎息着只是搖頭：「唉，唉，學者的脾氣怎只是這麼怪喲！」



「據我看來，我們主人的脾氣是很好的。」

「你纔來不久，你還不十分知道。他的脾氣就和這一晌的天氣一樣，看看是上好的晴天，突然便要變的。他在樓上對我說：那鄰家的白楊樹障着他的眼睛，他教我去叫他們把來斫了。你想，這怎麼辦得到呢？別人家庭園裏的樹子是正要望牠暢茂的，誰肯白替別人斫伐呢？他說：他便出多少錢也可以。可惜鄰家的主人並不是木材商人啦！」

「唉，真的嗎？這的確有幾分作難呢。怕我們的主人只是在和你說耍罷？」

「說耍！你那曉得；他從前住在別人家裏的時候，因為小小的事情正不知道搬過多少次數家。他住在康達爾（Kantner）家裏的時候，鄰家有一隻雄雞在清晨和正午時分，總要叫。這是無論甚麼地方的雞都是要叫的，在我聽來，雞叫的聲音倒是很有悠閑不迫的樣子，但是我們的教授却聽得不耐煩，他結局叫我去和鄰家商量，教他們把那隻雞讓出來，我們便出多少重價都可以。但是鄰家的人說：雞是再不會吵人的，假使雞會吵人，那



四處都是雞，便買也不勝其買。他終不肯把雞讓出來，我們教授只得自己讓步，又纔搬到奧克森馬克（Ochsenmarkt）去了。那回的事情恰好和這回的事情相像，但這回比那回更難。那回只是一隻雞，也還沒有辦到，這回却是一排白楊樹林，誰個肯輕容易替你斫掉呢？況且這回住的是自家的房子，萬一交涉辦不好，難道又把房子來變賣了嗎？啊，我們是準定要搬家的，我們是準定要搬家的，我也不想去交涉，徒去白丟面子……』

『說不定可以成功呢，前回監獄裏的囚人唱歌，我們的主人不是寫了一封信去，便把他們禁止了嗎？』

『唉，那回又不同。那回是奎涅司堡的市長希培爾（Hippel）先生的好意。這希培爾先生是我們教授在大學堂教過的學生呢。我們的鄰居又不是他的弟子。』

『鄰家的太太人很好，她時常關心我們的主人，她見了我總要問我們主人的安否。我看，那太太倒很好說話，等我去和她商量一下，你看可以不可以呢？』



女僕的話解救了他，朗培的倒懸，他絕望了的眼光突然又閃起希望來。他接着說道：「唔，唔，不錯，不錯。這樣的家庭外交原是該你們女流辦的，你去看一看罷，或者有望也說不定。」

朗培說了，稍微放開了他的愁腸，他開始吃起他的麵包。

## 六

康德教授在朗培下樓去後，心裏覺得舒暢了好些，他的憤懣向着白楊發洩了，同時他看見朗培有幾分艱澀的神情，他也好像得了幾分報仇的快意。

他照例喝了兩杯淡茶，又吸了一管煙草——他這煙草照例是只吸一管，不再多吸的。



這煙草和淡茶的效力也極足以從老人的腦中驅去殘留未盡的睡眠，他坐在東窗下，埋頭從事他講義的編述了……

今天的講義是地文地理 (Physische Geographie)，在講中國的事情。他的書案上有馬可頗羅的旅行記，福魯特爾 (Voltaire) 的哲學辭書和他所譯的一種元曲。另外還有些宣教師的旅行報告之類。

他敘述到中國人的學術，敘述到孔子的『仁義』上來。

——這『仁』字怕就是我說的『善良的意志』罷？這『義』字怕就是我所說的『內在的道德律』罷？中國怕是承認着『實踐理性的優越』的國家？

這些疑問被他犀利的直觀喚醒了起來，但他苦於無充分的考據以作他的證明，他結局只是嘆息道：

『噯，關於中國的事情，便據最近旅行家的報告，連半分也不會知道。』



這時候太陽已經照進窗來。康德停了他的筆述，站立起來走回寢室裏去。他在這兒換了寢衣，脫了寢帽，另外換了一身灰色的衣服……

停不一會街上的人看見這位老教授把頭偏在右邊，埋着，從門前走過的時候，他們都爭着說道：

「七點鐘了，七點鐘了。康德教授上大學去了。」

鐘表停了的又從新上好，或遲或快了的都撥正了起來；康德的教授的日常生活在他們看來就好像白日經天，比他們所有的鐘表還要規整一樣。

## 七

女僕和鄰家主婦的交涉收了意外的成功鄰家的人應允把白楊樹的樹梢斫去。



這個意外的成功究竟是甚麼人的功績呢？是女僕的慇懃？還是鄰人的寬大？這兩者不消說都是一部分的原因，但還不是全部。假如要公平地論功行賞時，我們不可忘記還有一位女性的功臣：那是一朵薔薇，薔薇，紅的薔薇！

康德教授雖然到了六十三歲都還不會結婚，但他對於女性的崇拜却不輸於他精神上的師傅盧梭。他最愛他的母親，不幸在十三歲的時候便早見背棄了。他到了現在六十多歲了，但他一談起他的母親來，他的眼中便要閃着眼淚。

他在大學畢業以後，因為生活困難不能繼續研究，曾做過八年的家庭教師。他最後一家的東家是勞吞堡 (Rautenburg) 的凱惹林克伯爵 (Kaizerlingk) 家裏。他那時是三十歲，比他小五歲的伯爵夫人迦羅林阿瑪麗 (Karoline Amalie) 和他十分相投，在他初到的一年親手替他畫過肖像。他後來做了大學講師的時候，每禮拜也還要到勞吞堡 去一兩次；在燕席上他是時常坐在伯爵夫人的旁邊的。



他年青時候和克諾剝羅合姑娘 (Fräulein Charlotte von Knobloch) 寫的信上，稱她是『女性之花』(Eine Dame, die die Zierde ihres Geschlechts ist) 雅可布夫人 (Jacobin) 寫給他的信上，從紙上送他一個『同情的接吻』(Ein Kuss per simpatie)。

康德這樣尊崇女性，同時也受女性的十分尊崇，他是很有些中世紀的騎士之風。加以他的談鋒是很犀利，他的學識是很淵博，他很能博得女人的歡心；在不知道他的人，在社交場中遇着他，不會知道他是在哲學史中捲起天大革命的一位哲士。他年青時候，衣服很能入時。他對於烹調的技能尤有深到的見地，希培爾曾經取笑過他，說他可以做一部『烹調藝術的批判』(Kritik der Kochkunst) 呢。

他現在老了，雖然不再想結婚，但他在年青時候並且也曾起過三次結婚的意志；不過他很躊躇，在他還在躊躇將來的家計時，而他的對象已經爲捷足者先得了。他是馬具師的兒子，在他批判書出世之前他不爲飢寒所迫以致早死已就是他的天幸了，結婚的



生涯在他要算是一種禁果。

他現在老了，雖然不再想結婚，但他對於女性的崇拜是沒有減殺。在三年以前，他還沒有遷住公主街來的時候，有一天晚上他在哲學路上散步，不幸竟跌了一跤。那時有兩位不相識的婦人走來攙扶了他起來。他非常感激她們。他對於女性的禮儀在這時也不會忘記。

他手裏正拿着一朵薔薇花，他拿來獻給那兩位女人之中的年青的一個。

這朵薔薇花！這朵薔薇花！這便是把那一排白楊樹的樹梢換來的了！

得着哲人的薔薇花的鄰婦，至今還保存在她的首飾匣中——哲人窗外的白楊不敢再在哲人之前抬頭了。



十點鐘的時候，康德由大學回來。剛走到門首，狂喜着的朗培跑去報告他說：

『鄰家的主人真好！鄰家的主人真好！我們可以免得搬家了。啊，老教授！你真不知道使我擔了多少心。康達爾家裏住着的時候，那雄雞的事情你總還記得罷？啊，鄰家的主人真好！他們把那白楊樹的樹頭斫了！』

康德教授聽到這最後一句話，在他的臉上也突然現出了一道驚喜的笑容，他匆匆上樓，走進他的書齋裏去。

南窗推開，有一片白光，隨着薰風的吹送，當面流來，他不禁慄了一下。

——啊，Löbenicht 的塔！

對面的一排白楊在兩點鐘的時間內果然已經削平了。Löbenicht 的寺院的塔尖，從削平了的樹列後，遠遠現在太陽的白光裏。



——啊，Löbenicht 的塔！

康德教授就好像遇着久別重逢的親友一樣，在他心裏又這麼叫了一聲。他此時是撒去了內外的藩籬，他的精神如像一個水晶一樣。

一月以來的一個疑問到此解決了。

Löbenicht 寺的塔尖，豎着一個黃金的十字架——這是康德新建的批判哲學的象徵：橫的自然觀和縱的道義感要構成一個新的金鑰開發人天的啞謎。他每在凝集他的思想時，他的眼睛便要遠遠凝視着這個目標，他的思想便漸漸向着這個目標綜合攏來。但自一月以來白楊樹的過於暢茂的樹梢，竟把那塔尖遮去了。

——啊，Löbenicht 的塔！

塔尖上的十字不斷地放着白光，而他是征服了自然的外觀，和 Ding an sich (本體) 靚面了的一樣。



——啊，Lübenicht的塔！

撒去了內外藩籬的美，無關心的美，美的洪流超盪了時空的境界；康德教授敬虔地立在窗前，連他自己的身心都融化在白光裏面了。

第三批判書的受胎便在這個時候。

（一九二四年八月二十六日脫稿）



鵠

鵠

上

莊周自從他夫人死後，率性把漆園吏的微職捨掉，他的門徒們也就風流雲散了。他回到宋國來，寄居在一所陋巷裏面；把剩下的餘錢去買了些苧麻來打草鞋過活。



他一面打草鞋，一面却在瞑想着宇宙間消漲盈虛的道理。

——苧麻的種子播在田地間，受着和暖的陽光護攝，受着和暖的春風吹煦，無端地抽出了青青的苗條。苗條枯萎了，筋骨成了麻，我如今在把牠打成草鞋。我這打成的草鞋，被人踐踏穿了的時侯，又要委棄在不知道甚麼地方的污瀝裏了……

——人的一ance生不就是這麼樣麼？青葱自樂的時代沒有多時，成了可供人利用的器皿，也沒有甚麼榮幸。

他一面瞑想，一面打他的草鞋，因此他的工程也進行得很慢。一雙草鞋三天也打不成，五天也打不就。有時應該上耳絆的時侯，他又打過了，只得退轉來再打。退轉來又把耳絆上歪了的時侯也有。

好容易打好了幾雙草鞋，他自己穿起一件破了的的大布衣裳，把麻頭來做帶子，帶着他的草鞋到街坊上去賣。賣得好的時侯，可以賣過一兩雙，賣得不好的時侯，只有原樣而



去原樣而回。因爲那時候的人已經在穿絲鞋珠履了。

苧麻真是沒中用，但是樂得沒中用。晚上回到他陋室的時候，樂得把剩着的草鞋來做枕頭，倒在地上和着衣裳便睡。睡是再逍遙不過的神遊了。有時化成蝴蝶在花叢中翻飛，有時又化成大鵬任那些小鳥兒們笑侮。但是等到醒來的時候，他還是睡在他草鞋的枕上。

有一次，接連幾天，一雙草鞋也賣不出，他是餓得不能忍耐了。他記起有一位舊友在管河堤的事情，他便挨着餓，提了幾雙草鞋想去向他贖兩升小米。

他好容易纔走到了河邊，他覺得不像他自己在走，好像有股風吹送一團野火在路上蔓延。那時候他實在是一團火，一團飢火好像把他身上穿的一件破布衣裳，把他手上



提的草鞋都要燃燬了的一樣，火看看快要熄了，被風一吹又漸漸燃熾起來，他好容易纔燃到了河邊。

河水是快要到結冰的時候，身上雖然單薄，但虧得有了這麼一團火，所以一點也不覺冷。有錢人不了解貧寒人何以能夠耐冷，因為他們是沒有享受過這種火威的恩惠呢。他好容易走到了河邊，他先在河水裏面照了照自家的面孔。

——啊，你便是獨與天地精神往來的莊周夫子嗎？我幾乎不能認識你了。你的頸子怎瘦得那麼細長，就好像白鶴的頸子一樣？你的面孔怎變得那麼黃熟，就好像臃腫的南瓜啊，假如你真是南瓜的時候呵！

他向着他的影子，自行取笑了一場，他覺得他做寓言的工夫真正是古今無兩。

正當他在照影自嘲的時候，他聽見有得得的馬蹄聲走來。他抬頭一看，纔曉得就是那位做河堤監督的朋友。他這位朋友騎着馬兒，不知道是來巡看河堤，或是出門閑散的。



他看見他的朋友，就好像爐火遇着油煤一樣，熱烈烈地便去接着：

——啊啊，朋友，你來得真是恰好！我有好幾天沒吃饅頭了，我這有幾雙草鞋作押，請你貰幾升小米給我煮煮粥吃罷！

——啊啊，朋友，你來得却是不好，我這個月還沒有領薪水呢！

莊周只聽了他這一句話掉頭便跑，一直跑到聽不見馬蹄聲的時候，他纔稍微息了一息脚。但是等他息了一忽之後，他餓得來運動也不能動彈了。他便無意識地把手裏提的草鞋來亂嚼，足足嚼盡了一隻。但也奇怪，他覺得好像享用了太牢一樣。

他從此便得了絕好的一個經驗。草鞋賣不了的時候，他便把麻屑來亂嚼。

——啊啊，我真感謝我的真宰！真是道在屎溺，道在瓦甓，而且道在麻屑了！



麻屑嚼多了，雖然可以勉強充飢，但是有時總想要點有血有肉的鮮味。有血有肉的鮮味！這在甚麼地方可以找得呢？

他想起那回在山中訪友的時候，他友人款待他的那隻雁鵝。

他想起那回在雕陵，正想要彈打的那隻異鵲。

他想起那回濠梁下的，從容出遊的鱖魚……

他一面想，一面早把一個鐵針來敲成鈎，把麻條來績成線，在兩個龐大的布袖中還裝了兩袖的麻屑，他趁着河水還沒有結冰的時候，想去釣幾隻魚兒。

——蚯蚓呀，罪過！可憐你不該有能夠引誘魚兒上釣的體質。因為你有用，所以你纔被人利用了。

小河邊上的田野中偃着一個枯體，他把那枯體翻開，又纔發見了幾條蚯蚓。

他把蚯蚓穿在針上，把麻線投在水裏的時候，他看見水裏面遊着的魚兒真是快活。



魚兒一對對地銜尾接首在水裏面優遊。這麼一個簡單的現象在他的心中激起了一個異常的變化。他直到這時候纔回想起了他死去了的夫人。他直到這時候纔爲她揮了幾行清淚。

他想起他夫人在生的時候，他待她真是太淡漠了，他總以爲是受了她的係累。因爲有了她，所以不得不過了些不潔的生活，因爲有了她纔去做了一場小官，因爲有了她纔教了幾個無聊的弟子。但是，如今呢？他只對着孤影嚼麻屑了。

——啊啊，我是饑渴着人的鮮味！我是饑渴着人的鮮味呀！

他一連叫了幾聲，把釣緝投在河中，跑去抱起那個骷髏，熱烈地接了好幾個吻。

——啊啊，我是饑渴着人的鮮味，我是饑渴着人的鮮味呀！

下



莊周雖然窮，但他的名望却是不小。

他從前到過楚國，楚國的國王要叫他做過宰相。他便回到宋國來，宋國的國王也聘請過他。但是他是太看穿了，他說他不願意做別人的犧牲，他願意拖着尾巴在泥塗中做龜犢。

他從前辭却楚國的聘請的時候，和他的夫人也嚷鬧過幾回，但是他終竟任了他的性，他把宰相的位置也辭掉了。

人能辭掉宰相，他的身價自然是在相位之上；所以莊周雖然窮，只怕他是不想入世，他假如一想入世，無論他走到那一國，那一國的相位是並不稀罕他的——這是當時的人對於莊周的一般的評判。



——啊啊，我是飢渴着人的鮮味，我是飢渴着人的鮮味呀！

他在河邊上想起了他的夫人，他在枯骸中幻見了他夫人的面孔，但當他一回想起他夫人死時，他想起那時唯一的一個弔孝者來了。

——茫茫天地中只剩我一個孤另的人，惠施喲！你是我唯一的知己！

他一想起他的惠施，便一連想起了從前和他兩人的許多逸事。

——從前在濠梁上和他兩個遊玩的時候，那是再好沒有的了！水裏面的鯽魚遊得真是快活，濠水是那麼清潔的，我們兩人的影子，啊，那印在濠水裏面的我們兩人的影子，那是永遠留在我的心裏！

——那回我女人死的時候，只有他一個人來弔我。啊，那時候我真是狂妄呀！我纔在箕踞鼓盆，還在唱歌！他教訓我的話，句句都是腳踏實地，我現在也還記得清楚。他和我



同的地方，便是他事事都腳踏實地，而我只是在無何有的鄉中盤旋。我只是在自己的腦袋中打圈子，宇宙中的事物我知道了些甚麼？<sup>？</sup>我是一些也不會知道！

——惠施呀！你是我唯一的知己！從前我到楚國的時候，我看見有位郢人泥壁，泥水滴污了他的鼻端，如像蒼蠅子的翅膀一般菲薄，他請那高明的匠石用起斧頭如像使風一樣，把他鼻上的泥翳斫了。啊，我的靈魂全蒙在一種如像蠅翅般菲薄的泥翳裏，能夠抓到我的痛癢處的，四海雖大，只有你惠施一人。惠施呀！你是我唯一的知己，我望你也如像匠石一樣，把我全靈魂的泥翳斫掉了罷……

他一想起他的惠施來，恨不得立刻就飛去和他見面。但是，此刻的惠施呢？他在做梁國的宰相。梁國和宋國還有幾天的路程。莊周不再回他的陋巷去了，他賴着有兩袖子的乾糧，提起那個枯體，便一個人飄飄然往大梁走去。



——一位提着一個枯骸的瘋子！

——一位不吃麵包，只嚼麻屑的騙子！

莊周走一路，便引起一路驚怪的風聲。有些人揶揄他，但他只覺得無知的人終是可愛。人問他是誰，他也不隱蔽他的名姓：因為他是素來不做這樣匿名的勾當的。人問他要到甚麼地方去，他便說要到大梁去，去見梁國的宰相惠施。

不知道莊周的名聲的人，只當他在說瘋話。知道莊周的名聲的人，只當他是誑人的騙子。堂堂乎天下的大哲莊周，連宰相也不肯做的人，豈做這些欺人惑俗的行徑嗎？他這個浪遊的乞丐到底想討些甚麼想討人的極端的厭惡罷了！假人！假人！別有所求的騙子！

風聲愈張愈大，人還沒有走到大梁，風聲早走到惠施的耳裏了。

——奇怪！老莊這一來，是想奪我的宰相了！管他是真是假，總要先事提防。



梁國的宰相惠施一聽了莊周來的風聲，他在心裏便這麼打算了一下。凡事是要先發制人，要乘着他未見國王之前，先下他一個妖言惑衆的罪名，捉拿這個莊騙子。

可憐飢渴着友情，飢渴着人的滋味的莊周，他一面嚼麻屑，一面走長路，人還沒有走到大梁，惠施早搜拿了他三天三夜了。他纔抵大梁城，便被人逮捕着，把他送到惠施的面前。

莊周一見惠施，便說不出來的歡喜，正想走去訴說年來的契闊，訴說心境的變遷。但是惠施向着他，纔厲聲一番地罵道：

——老莊呀！你真是奇醜！你要來奪我的宰相，你正大光明地來就是了，何必要做出那種妖異惑俗的行徑！

——啊，惠施！你這說的話，纔是『孤駒未嘗有母』啦！

——你別要儘那樣假裝瘋蒙！國法是國法，友情是友情，我已經捉拿了你三天三夜



了！

——唉！莊周到此纔長嘆了一聲，他接着說道：「惠施！我實在是自已欺誑了我自己。你聽我向你說一段趣話罷。南方有一種奇鳥名叫『鷦鷯』，他吃的是竹實，飲的是清泉，宿的是梧桐古樹。他有一次從南海飛到北海，他是想着北海的冰天雪地何等清潔的。他在路上遇着一隻含着死老鼠的鷦鷯，他因為都是同類便招呼了鷦鷯一下。鷦鷯鼓着兩個鵝蛋大的眼睛，抬起頭向他怒吼：『哼，你是要來奪我的死老鼠啦！』——啊，朋友，你知道這死老鼠是甚麼麼？」

惠施被莊周搶白了一場，面上雖是發燒，但他也不能把莊周怎麼樣。因為那時的王侯將相都是以虛禮賢士為風氣的，這次惠施的侮辱莊周，只是提防他來奪他的相位，本也不想就要怎麼他的。如今宰相的位置是安然無恙，賢士却不可不虛禮的了，他便立刻倒堆一臉的笑容來向莊周賠罪：



——朋友，我們打是心疼罵是愛呢，請你沒誤會罷。

莊周默默不作一聲，只是飄然走出大門。他舉起手中的枯體向白雲流盪着的青天擲去：

——唉，人的滋味便是這麼樣！人的滋味便是這麼樣！

(一九二三年六月二十二日)



## 函 谷 關

盛夏的太陽照在沉雄的函谷關頭，屋脊上的鰲魚和關門洞口上的朝陽雙鳳都好像在喘息着的一樣。

關外有幾株白楊，肥厚的大葉在空中翻作白灼的光輝。無數的鳴蟬正在力竭聲嘶地苦叫。



遍體如焚的大地之上，只這些白楊樹下殘留着一段陰影了。

在一株樹蔭中仰臥着一位老人。他的上身赤裸，兩隻瘦削如柴的手又在胸上。頭上的亂髮和口邊的亂鬚表示他好久不曾梳理。假使沒有兩三蒼蠅，時時飛去攪擾他的顏面，使他放在胸上的右手也時時舉去招展時，人會疑心是中了暑毒而死的遊方乞丐。

他與地面帖近的兩耳，好像聽見了甚麼聲音從地底傳來；他突然抬起了他的半身。他的枕頭是一部竹片訂成的書籍。

——啊，我所厭聽的這人蹄的聲音；在這麼炎熱的天氣，連走獸也不敢出巢，只有這慣會趨炎附熱的人們纔能在路上竄跑。

他這麼叫了兩聲，隨着便站立了起來伸了一個懶腰。他的兩隻眼睛突露，頸部的下



段現出一個馬蹄形的浮腫，伸張着的十個指頭就好像白楊樹葉一般在空中戰顫。

——老聃！老聃！

——啊，關令尹呀！

兩種驚愕的聲音同時叫出，兩個奇怪的老人趨前緊相擁抱，就好像兩枝枯藤互相糾纏着的光景。

纏綿了好一會，兩人纔分開了。後來者窪陷着的眼眶中蘊含着兩眶眼淚。

這位後來的老人，便是老聃了。他的鬚眉比關尹更白，他的氣色也比關尹更憔悴，他眉間豎立的許多皺紋表示他經受過許多苦悶的戰爭，他向顎角而下垂的兩頰，盪漾着時辰與倦怠的波瀾。顴額和鼻端被太陽的光威晒成紫黑色了。身上穿的一件千破萬補



的藍衣，和頭上戴的一頂破帽，都佈滿着塵垢。

但他這面貌和穿戴都不足以驚人，最足以驚人的是他右手中拿着的一隻牛尾了。

兩人解抱後，相攜在樹蔭下坐定。

——老聃，你不久纔那樣決心地出了關去，你怎麼又折回來了？關尹開首向老聃問  
了一聲，只聽老聃百無氣力地向關尹回答道：

——噯，關尹，你容我慢慢地向你傾談，我今天水粒都還不曾粘唇，請你把點現成的  
飲食給我。

關尹聽了，忙去取了一瓶水和兩張麥餅來。

在那時候老聃把樹蔭下的竹筒翻來在讀。



——啊，我真慚愧，你把我這部道德經倒不如燒了的好罷。

——那怎麼使得呀！關尹一面把飲食放在老聃面前，一面說：自從你寫了這部書給我，我是把牠看得比性命還要珍貴。我是寸刻不會離牠。我一展開牠來讀時，這炎熱的世界，惡濁的世界，立地從我眼前消去，我的腦袋中徐徐地起了一陣清風，吹爽我全身的脈絡。我的靈魂就飄然脫了軀壳，入了那玄之又玄的玄牝之門。我白天讀着你這部書時，太陽就好像變成了月亮，他的光力非常柔和，使我回憶起我幼時所親愛的母親的惠眼。我晚間讀着你這部書時，我終夜可以不着枕席，我可以聽見羣星的歡歌，我可以看見許多仙女在天河中浴沐，這一系列白楊都好像化成了美女，她們向我微笑，她們的呼吸是甜蜜的。啊，我讀着你這部書的時候，我總覺得這無涯的宇宙好像是從一粒種子裏開放出的一朵蓮花，牠的芳香凝成音樂，牠的色彩匯成宏流，上天下地都充滿着香，充滿着美，充滿着愛情，充滿着生命——但是我如一想到人類來時，我的興致立地便要破壞了，我覺得



蓮花的心中好像生出了一羣蠹蟲，整個的美滿看看便要被他們蠹噬罄盡。我在這時候又恨不得變成一片洪水把世上的人類和盤掃盪；恨不得頭上生出兩隻角來，跑到人叢中去亂抵亂觸如像一隻野牛。啊，一說起牛來，老聃，你從前騎着的那條青牛往那兒去了呢？

老聃儘關尹在一旁讚美，他只把那水和麥餅盡量地吃喝，麥餅吃來只剩下半個了。他的元氣，漸漸恢復了幾分，他又纔低聲地說道：

——啊啊，可感謝的還是飲和食，可憐爲我作了犧牲的是我的青牛了。關尹，你在問我的青牛嗎？……他說到此處，便把身旁放着的牛尾，拿給關尹看了一下，接着又說：可憐我的青牛只剩了這根尾巴了！

——啊啊，那是怎麼一回事？你是遇着了強人的打劫嗎？關尹到此纔注意到了他的牛尾。



老聃把麥餅又吃了幾口，把瓶裏的水又呷了幾下，他又慢慢地說：我自從出了函谷關後，我一心一意想往沙漠裏奔去，我是渴想着寥無人跡的沙漠。我在炎風烈日之中騎在牛背上晝夜兼程地向西北奔趕。虧我牛兒的努力，我絕底走到了沙漠的地方。沙漠中人是誠然沒有，但是一片黃砂茫茫，草沒有一株，水沒有一滴，可憐我的青牛牠奔趕了多麼遠的路程，走到那兒便橫倒在地上。我守看了牠兩天兩夜，但無法可以療治牠，牠在第三天上終竟死了。

——啊啊，可憐我這個忠實的犧牲！我在這部書裏雖然恍恍惚惚地說了許多道道德德的話，但是我終竟是一個利己的小人。我向你說過，曉得善的好處便是不善了，但我偏只曉得較權善的好處。我曉得曲所以求全，枉所以示直，所以我故作矇瞽以示彰明。我曉得重是輕根，靜爲躁君，所以我故意矜持，終日行而不離輜重。我要想奪人家的大利，我故意把點小利去誘惑他。我要想吃點鮮魚，我故意把牠養活在魚池裏。啊啊，我完全是一



個利己的小人，我這部書完全是一部偽善的經典呢！我因為要表示我是普天之下的唯一的直人，所以我故意枉道西來，想到沙漠裏去自標特異。啊啊，我的算盤終竟打錯了。不出戶，究竟不能知天下。可憐我想像中的沙漠和實際的沙漠是完全兩樣。我辛辛苦苦遠來，我倒折了一條牛，還幾乎斷送了我的生命。我看待生命是很寶重的，但我偏又說沒有身體便沒有大患啊，我真是一個矯偽者！可憐我一條青牛爲我這矯偽者而犧牲了！

老聃說着，他的熱情漸漸激越起來。關尹在一旁只是沉默無聲，一種不快的暗雲漸漸罩滿了他全部的顏面。

——啊，我的青牛雖然爲我死了，老聃又接着說，但是牠提醒了我這個偽善者的良心。青牛牠是我的先生呢。牠教訓我：人間終是離不得的，離去了人間便會沒有生命。與其高談道德跑到沙漠裏來，倒不如走向民間去種一莖一穗，偽善者喲，你可以頹然思返了！我的牛啊，我的先生，牠給了我這麼一個教訓，牠這枝尾巴比我五千言的道德經還要值



得五千倍呢。關尹，你了解我麼？

關尹沒有回答，他的臉色愈見黑沉下去了。

老聃講了半天，他口渴了起來，把瓶裏的水又喝了幾下，率性把剩下的麥餅吃了。他把兩手拍了兩拍，把水瓶交還了關尹之後，又把那青牛的尾巴拿在手中招展。

——關尹，多謝你了。我現在如享太牢，如春登臺。啊，究竟樂是不可不享的。這一瓶清水，兩張麥餅，牠們的功能更在歡樂以上了。虧了我從前對你瞎說，說甚麼五色令人目盲，五聲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啊，我真是瞎說！五色何嘗會盲人，五聲何嘗會聾人，五味何嘗會傷人呢？我真是瞎說。有目不能不視色。有耳不能不聽聲。有口不能不味味。像這眼前豐富的色彩，這褐赭的關門，這青翠的樹木，那深藍的晴空，那皎白的雲彩，那一樣不是使



我這兩眼生快？這樹上的清朗的蟬聲又是何等悅耳！我如今見了聽了，不見盲，不見聾；就是  
是我纔喝了的一瓶清水，我纔吃了的兩張麥餅，啊，那種形容不出的美味喲！假使我不吃  
不喝，我這條老命怕早已斷送了罷。啊，我真是瞎說！我是爲愛惜身體纔怕盲目聾耳傷口。  
但是我所說的却句句都是死話，我要想目不視色，耳不聽聲，口不味味，我只好朝坟墓裏  
去，我只好朝坟墓裏去。啊，我真荒唐，我真荒唐！我知道了，我的根本謬誤是在一方面高  
談自然，一方面又萬事都從利己設想，只要於己有利，便無論是甚麼卑賤的態度都是至  
高的道德。啊，我於今懺悔了！我今回得了一個實地的經驗，我真是由衷懺悔了！我以爲跑  
到沙漠裏便可以表示我的高潔，我在這種行爲之中可以收莫大的利得，殊不知我反倒  
折了一條牛，還幾幾乎斷送了我的老命。我如今得了這個體驗而懺悔了！但是我這個體  
驗是我的青牛先生賜給我的，我這條青牛的尾巴比我道德經的五千言真是高貴得五  
千倍呢！



——啊啊，我的青牛先生可惜終爲我這個利己的小人而犧牲了。牠倒睡在沙漠中兩天兩夜，只是向我點頭，向我流淚。我雖然知道牠是想向我討點飲食，但是在那上天如青銅，下地如火坑的地方，連我自己的性命都是朝不保夕的，我何能兼顧得牠呢？其實牠在第三天上也還不至於便那麼早死，實在是是我作孽！我因爲渴荒了，餓荒了，我心中藏着一個利己的惡鬼教唆我去吸牠的血液！我便在牠的不能動彈的一隻後腿上拚命割了幾刀，牠那時悲慘的鳴聲，啊啊，使我心中的惡鬼也都戰慄了。但是我還拚命地割，結局我割破了牠一隻大脈管，鮮紅的血便如潰泉一樣潰湧出來，我的惡鬼慘笑着教我吮吸。我吮吸了一肚皮，牛的悲鳴漸漸低沉了下去，就好像哭着的小孩兒漸漸睡熟了的一樣。但到後來血液也不潰湧了，牛的四腿前後一伸，全身大動了一下，就那樣便永無動靜了。是，牠便那樣被我吸死了。我這條以身說教的神聖的青牛便完成了牠的使命！我哀悼牠，我感謝牠，我要沒世不忘牠的恩德。我把牠的尾巴割了下來，這要做我修道的人的永



遠的記念呢。（聽說後世修道的人手中定要拿着一隻牛尾的蚊麈，便是從這兒起始的了。）我把牛血吸盡了，我的元氣便百倍了起來，我便急忙回頭，惺惺走我的歸路。

——關尹，我現在要回到中原去了，回到人間去了。我從前說的話幾乎句句都是狂妄，我說的道與德是不能兩立的。我說的道是全無打算的活動的實體，我說的德却是全是打算的死滅的石棺。我現在懺悔了，我要回到人間去，認真地過一番人的生活來。我是有妻有兒的人，你是曉得的。他們現刻住在魏國的段干，我現刻要往他們那兒去了。可憐我並沒有甚麼本事，我只有—肚皮的歷史。我現刻要想養活我自己，我還當自行改造—下纔行。我回到他們那裏去便替他們掃地洗衣都可以，我再不敢傲視一切，大着面皮向人講利己的道德了。

老聃說了一長串的獨白，想說的話大約也說完了。到這時候他纔覺得關尹立在一旁始終不會作聲；關尹臉上堆着的一臉暗雲，就好像暴風雨欲來時險惡的天勢一樣。他



自己只得徐徐立起身來，自言自語地說：我這部誤人的道德經，只好我自己拿去燒毀了。他便把那編竹簡挾在左脅下，右手拿起他的牛尾巴，悠悠然向東南走去。

蟬子的聲音仍然在白楊樹上苦叫，日脚已漸漸偏西了。

關尹在樹蔭下沉默了好一會，他的眼睛愈見突露欲裂，頸上的浮腫愈見奮張，全身都在震慄作響。

——  
哼！  
哼！  
虛偽！  
卑鄙！  
詐騙！  
我是受了這惡鬼的愚弄……  
啊，他分明賣掉了他的青牛，  
偏要編出一長串的鬼話來騙去了我兩張麥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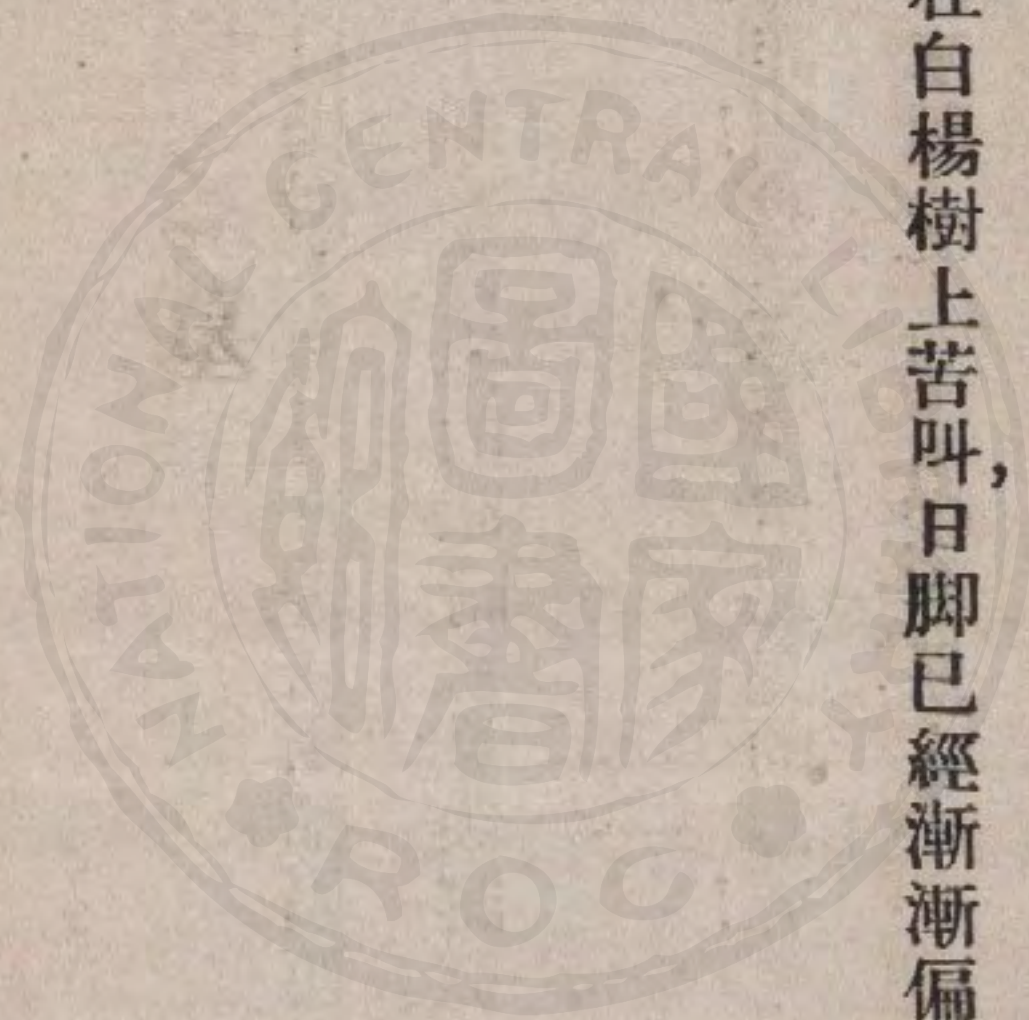
他憤恨地說了這幾聲，他的怒氣愈見不能遏抑，他把手中的水瓶投打在一株白楊樹上破成粉碎了。他怒張着震慄的兩手向空中抓拏，朝着老聃所走去的方向大吼：



——有史以來的大賊（哲）老聃！你把你那偽善經抱去，又可以向書坊裏去騙  
幾張麥餅了！！  
……

蟬子的聲音仍然在白楊樹上苦叫，日腳已經漸漸偏西了。

（一九二三年八月十日脫稿）





## 葉羅提之墓

葉羅提七歲的時候還在家塾裏讀書。

有一天他往後園裏去，看見他一位新婚的堂嫂，背着手立在竹林底下。

嫂嫂的手就像象牙的雕刻，嫂嫂的手掌就像粉紅的玫瑰，嫂嫂的無名指上帶着一個金色的抵針。



竹筍已經伸高了，籜葉落在地上，被輕暖的春風吹弄作響。

嫂嫂很有幾分慵倦的樣子——到底是在思索甚麼呢？

他起了一個奇怪的慾望：他很想去捫觸他嫂嫂的手，但又不敢去捫她。

他的心機就好像被風吹着的竹尾一樣，不斷地在乳色的空中搖盪。

\*\*\*

每年春秋二季全家上山去掃墓的時候，

葉羅提的母親和嫂嫂們因為腳太小了在山路的崎嶇上行步是很艱難的。

他爲要親近她的手，遇着上坡下坡，過溪過澗，便挨次地去牽引她們。

牽到她的手上的時候，他要加緊地握着她，加緊地。他小小的拇指埋在她右手的柔



軟的掌中。

——嫂嫂，你當心些呀。

——多謝你呀，弟弟。

（啊，崎嶇的山路可惜還嫌少了呀！）

這樣的幸福在葉羅提十三歲以後便失去了，他在十三歲的時候便進了省城的中

學。

著者

（感謝上帝呀，嫂嫂已經生了兒子了。）

年暑假回家從嫂嫂手中接抱她的兒子，他的手背總愛擦着她的手心。



執。

那一種刹那的如像電氣一樣的溫柔的感觸！

——嫂嫂，孩子又洒了尿了。

——哦呀，又打濕了叔叔的衣裳。

嫂嫂用自己的手巾去替他揩拭的時候，他故意要表示謙遜，緊握着她的手和她爭

※

葉羅提讀了不少的小說了。

堂兄不在家，他到嫂嫂房裏閑談的時候。嫂嫂要叫他說書。

他起初說些『伊索寓言』，說些『天方夜譚』，漸漸地漸漸地說到『茄茵小傳』



說到『茶花女遺事』說到『撒喀遜劫後英雄略』了。說到愛情濃蜜的地方，嫂嫂也不怪他。

有一次嫂嫂在做針指的時候，他又看見嫂嫂的抵針。

——嫂嫂，你的抵針真是發亮呢。

——我當心地用了好幾年。眼子都穿了許多了。

——嫂嫂，你肯把這個抵針給我麼？

——你真癡，男子家要抵針來做甚麼呢？

——你給我罷，嫂嫂。

嫂嫂瞪着眼睛看他，看了一會又把頭埋下去了：

——好，我便給你。但你要還我一個新的。



『我遠遠聽着你的脚步的聲音便曉得你來了，我的心子便要跳躍得不能忍耐。』

『你的聲音怎那麼中聽呢？我再也形容不出呀！甜得就和甘蔗一樣的。』

『從前我在人面前嘴是很硬的，現在漸漸軟起來了，我聽見人家在說不貞的女子的話，我的耳朵便要發燒了。』

『我怕睡了談夢話喚出了你的名字來。』



「我恨我比你多活了十年呀！」

.....

葉羅提從他嫂嫂的口中漸漸地漸漸地聽出了這些話來了。

\*  
\*\*

十年後的春天，同是在後園裏的竹林下面。

嫂嫂懷着第三次的孕身，葉羅提也從中學畢了業了。

十五夜的滿月高朗地照着他們。



——我希望這回的小孩子能够像你呢。

——怎麼會像得起來呢？

——古人說：心裏想着甚麼，生的孩子便要像甚麼的。

——真果像了，你倒要遭不白之冤呢。

——唉，別人的心總愛猜疑到那些上去……你今晚上怎麼總不愛說話呢？你要走

了，你還有甚麼話對我說的麼？

——我沒有甚麼話可說，但是……你假如是肯的時候，我只想……

——你想甚麼呢？

——我想你把你的右手給我……

——給你做甚麼？

——給我……親吻。



——啊，那是使不得的，使不得的！

——你不肯麼？連這一點也不肯麼？……

兩人沉默着了。

——你明天是定要走的麼？

——不能不走了。

——怎麼呢？

——考期已經近了。

——啊，還要進甚麼大學呢？

——不是願意進，是受着逼迫呀？

——受着甚麼人逼迫？

——世間上的一切就好像在逼迫着我，我自己也在逼迫着我，我好像遭了飢荒的



一樣。

——你去了也好，不過……唉，我們……怕沒有再見的機會了。

——那有那樣的事情呢……

兩人又沉默着了。

嫂嫂像要想說甚麼話，但又停止着沒有說出口來。

——你要想說甚麼？怎麼想說又不說呢？

——唉……我……我……我肯呢。嫂嫂說了，臉色在月光之下暈紅起來，紅到了耳

畔了。

她徐徐地把右手伸給葉羅提。

葉羅提跪在地下捧着嫂嫂的右手深深地深深地吻吸起來。嫂嫂立着把左手緊摑着他的右肩，把頭垂着半面。她的眼睛是緊閉着的，他也是緊閉着的。他們都在戰慄，在感



着熱的交流，在暖蒸蒸地發些微汗，在發出無可奈何的喘息的聲音……

如此十五分鐘過後，嫂嫂扶着葉羅提起來，緊緊擁抱着他的頸子，顫聲地說道：

——啊啊，我比從前更愛你了。

葉羅提被猛烈的搶喀喀醒轉來的時候，抵針已經不在他的口裏了

他在那天晚上接着他堂兄從家裏寄來的一封信。信裏說，他的嫂嫂就在那年的夏天在產褥中死了！死的臨時還在思念着他，謔語中竟說他回到了家裏。

他讀完了信，索性去買了一瓶白蘭地回來，一面喝，一面眼淚涔涔地把他嫂嫂的抵針在燈下玩弄。他時而把眼睛閉着，淚珠便一點一滴地排落在他的酒杯裏。



他把一瓶酒喝得快要完的時候，索性把抵針丟在口中，倒在床上去睡了……

\*\*\*

看護婦把手伸去替他省脈，意識昏迷的他却在叫道：

——啊，多謝你呀，嫂嫂。

看護婦又把手伸去插體溫計在他的右脇窩下，他又在叫道：

——啊，多謝你呀，嫂嫂。

他病不兩天，終竟被嫂嫂的手把他牽引去了。

醫生的死亡證上寫的是『急性肺炎，』但沒有行屍體解剖，誰也不會知道他的真正的死因。

(一九二四年十月十六日)



## 萬 引

那是一本日本文譯的 de Vigny 的“Chatterton”。

松野 (Matsumo) 不久纔接到他的朋友寫了一封信來，說是這篇戲劇異常趁心，這是寫的一位十八世紀的英國的薄命詩人，Chatterton 便是詩人的名字。Chatterton 在十八歲的時候，做了一首詩出了大名，但他不久便藏匿了。他把姓名隱去，藏匿在倫敦。



市上一家大腹賈的 Bell 家裏。他藏匿的原因，一來是想逃名，二來是想靜祕地從事創作。他借了一位商人的錢，寫了一張契約，踰期不還時商人可告發他，投他入監獄的權利；但在期限內身死時，商人可以把他的屍首賣給外科醫生去解剖的。期限看看臨頭了，他要做詩文來賣稿。但他爲稿費而做詩文，他的詩文總不能滿意，做了又毀了。他最後沒法只得寫了一封信去求他的父執倫敦市長保護。市長到 Bell 家裏來了，反對 Chatberton 的詩人生活，說他那首出名的詩有人在報上罵他是剽竊。市長替他寫了一封信，介紹他到一家人家去當僮僕。詩人憤怒了，把他的詩稿全盤投在爐中，大叫道：

——啊，替一般傲慢的忘恩漢寫出的崇高的詩想喲！在火焰中把身體淨化，隨着我一同昇天呀！

詩人叫着，把一切的詩稿焚裂了，服了鴉片自殺了。

Bell 的夫人 Kitty，這是很貞淑的一兒一女的年少的母親，她當時纔二十二歲。她



和詩人却隱隱生了戀愛。她看見 Chatterton 自殺了，她也墜樓身殉了……

松野的友人盛稱這部悲劇的傑出，替他介紹了一個梗概。他爲這內容所打動了。加以他自己也正想做一篇悲劇，想把中國的詩人杜甫來做酒杯，澆他自己的塊壘。他在一部雜書上看見杜甫是吃牛肉脹死了的。他因而想到杜甫的窮困，總是有好久沒有米糧下鍋，腸胃早在飢餓狀態之下衰弱了的。偶爾隣人送了兩斤牛肉來，他歡喜過望多吃了一些，所以竟至脹死了。他的醫學常識很補助了他，他知道飢餓久了的腸胃，進食時只能漸漸攝用軟食，固形物是不能立地多用的。他要做這篇劇，但沒有做劇的經驗，他存心想讀些名劇來做做模範。

他有這兩種動機所以他今天吃了中飯，特地走到市內圖書館裏去了。他在圖書館內找不出“Chatterton”來，只找到了一本 Edmond Rostand 的“Cyrano de Berg-erac”，——這也是寫的是一位薄命詩人，最後是被人暗殺了的。他跑馬觀花地把這部



詩劇讀了一遍，已經是傍晚時分了。他所凝視着的題材和這部詩劇的貴族性不合，他所求的表現也不是這種華美的外觀，他讀了一遍雖然覺得是佳作，但總不能慰適地貼在他的心上。他所得的觀感也就很淡漠了。

他的胃臟催他回家吃晚飯了，他纔從圖書館裏出來。當他走過一家大書店門首的時候，他又想進書店裏去立讀片時。書店裏樓下是賣的雜貨，樓上纔賣的是書籍。他走上樓時，看見他喜歡的一位好看的仕女在梯旁讀書，他想招呼她，但她沒有抬起頭來。他走上樓去了。樓上四壁都是書櫥，縱橫還放着許多書架書攤。這兒真是一座迷宮！不必說各書的內容都是一座上了七重封鎖的宮殿，要想遊歷遍這些宮殿世間上還沒有這樣全能全智的人。就在這座迷宮之內，要想讀遍各書的書名乃至辨別科目的分類的，也要費一番智力了。松野在這書店裏是走熟了的，他走到一座書架前是新刊的文學書類。

——『吃死刑的女人』——『吸血鬼』——『饑餓』——『白石之上』——



「凡斯哥牧歌調」——「大饑」……都是最新時代的文藝陣上的戰士所佈出的八陣圖，單看這些書名已有引人入勝的魔力了。

松野立在書架之前他總要受着兩種苦痛：一方面是他小小的自我要被這些文藝的戰士所投的巨彈來打成粉碎，他方面是他羞澀的錢囊比這時再感着羞澀的時候沒有。松野並沒有甚麼嗜好，假使喜歡讀書和喜歡買書也可以算是嗜好時，他就算有這兩種了。他喜歡讀書，但他沒有錢來供他購買。書籍是偉大的精神的產物，連書籍也成了商人所壟斷的商品，這是社會上最傷心的現象了。書籍是偉大的饑餓的食糧，連書籍也沒有錢來購買，這在智識慾開了閘的，如像松野一樣的人，是最感痛苦沒有的了。

松野立在書架之前，如像遊魂一樣，飛到這本書的序文上去涉歷一兩行，又飛到那本書的結尾上去揀讀兩三句。這本書裏也像伸出了一隻手來拉他，那本書裏也像伸出了一隻手來拉他，結局還是貧窮的力量大，搨着他把這些手都擺掉了。



松野立在書架之前翻閱了一些新書，最後他翻到了一本“Chatterton”了。

——啊，“Chatterton”！他從書架上取下了來。書型只是三十二開的小本，假如他穿的是洋服時，連外包裏都可以統進去的。他拿到手裏先把最後的價錢看了，價錢還不貴只要六角錢。但是他那兒來這六角錢呢？他穿的和服的衣袖裏，左邊是一隻鉛筆和抄本，右邊是兩張一角錢的紙票。這兩張紙票是他出門時他女人給他的。一張是來回坐電車的車費，一張是怕他回家過遲，好吃兩碗白水麵聊當晚飯的麵錢。他爲節省這兩角錢，來回沒有坐電車，連麵也沒有吃。這兩角錢剩回家去，也可以博得他女人小小一點歡喜，這在他是比坐電車的安逸，和吃白水麵的快感還要希望的。他只有這兩角錢，他那能換得這一位薄命詩人呢？

他平時遇着沒錢買書的時候，他便厚着臉皮立讀。但他今天發現了一件新的事實了。歐美的書，最新流行的裝訂是不加裁截。這種裝訂的起源大約是因爲書太行銷了，連



裁截的餘暇也沒有罷。但是及到成爲了一種流行，便成了一種新式的殘缺美了。這種流行也漸漸傳到了東洋來，“Chatterton”這書便是沒有加裁截的裝訂，所以松野拿着這本書便想立讀也不能辦到了。

——啊，狡猾的書賈！（他心裏這樣想）原來這樣的一種時髦，是預防我們貧窮人來立讀的呀！

他得了這個發見，但失望地暗笑了一下把書本插回原處了。他又如像遊魂一樣飄忽忽地走到法文書欄旁去。他照着作家的名次，在V字彙找出一部de Vigny的『劇作全集』，價格更貴了，要一圓六角錢。他只把價錢翻來看了一下，就好像雞雛啄着了一個石子一樣，把書依然放回原處去了。

他飄飄忽忽要想下樓回去了，但又走到初次立過的書架前，把“Chatterton”又拿在手裏。這回有一種危險的觀念躡進他的腦裏來了。



——詩人“Chatterton”，不是偷了商人的賢淑的妻室嗎？啊，是的。一切的商品都是賊物，我們是可以奪取的。

他把書拿着，向左右看了一下，雖是沒有人看見，但總覺得世界驟然變狹隘了的一樣。他想把書操在懷裏，但他的心臟加速地跳起來了，臉上覺得發燒，他的手癱制着只把書緊緊按在胸上。他拿着書又走到法文書籍欄前，這兒四顧沒有人，他大膽地把書操在懷裏了！跳，跳，心臟愈見跳。他努力鎮靜着懷着賊物走下樓去，樓梯好像受着地震一樣。樓下讀着書的仕女抬起頭來向他微笑，他也吃了一驚，好像他的行爲是被她看穿了。

——我這不是革命的行爲嗎？我在恐懼些甚麼呢？我在畏縮些甚麼呢？

他自己一面這樣辯護着，匆匆走出店門，回顧身後沒有人追來，他纔落了一口氣。

——啊，但是，我這做的是甚麼事情呢？我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我怎麼纔做出這樣下賤的事！我矜持了半生的道義不是完全破產了嗎？



他急於想躲藏，街道上的天地太寬闊了，他沒有這樣的膽量在光明的路上走着。電車來了，他一跳又跳上車去，他這時候節省錢的意志消滅了，只要人許他坐電車，他就出五塊錢也很情願一樣。他跳上了車，車裏的人又太多了！他們都是正大光明的人，你怎麼能够躡入這個社會裏？你衣襟裏懷着的是甚麼？你眼睛爲甚麼不敢正視人？你臉上爲甚麼在發燒？你心上爲甚麼在跳……嚴烈的聲音在他的心耳裏吼着，他在電車裏坐得不能安穩，但他自己又辯護着說：

——我這不是革命的行爲嗎？我奪回的是天下的公物，是十九世紀的一位法國詩人做的一部悲劇。詩人做劇是供我們讀，總不是供後代的商人來榨取我們的罷。我怕甚麼？我有甚麼畏縮的必要呢？

他用力抬起頭來，在電車中環顧。但是別人的眼睛，不看他的，好像在輕蔑他的一樣，看着他的，更好像在責罵他的一樣。他的一切的動作都不自然，連呼吸也不自然，全身的



血液循環也失掉了規制了。他在車裏忍耐不着，剛好坐了一區又跳下車來。他揀着側巷走去，揀着貧民窟的通道走去。愈狹隘愈好，愈偏僻愈好。他不願意見人。他不敢過分佔領了寬大的空間，他只是把身子縮小，地上有眼時，他或者可以鑽進去了。

——松野君！松野君！

他從海岸上從F醫科大學後門經過的時候，有人從門內叫他。他吃驚地把頭抬起來，纔看見是他的朋友中國留學生的M。

——M君，許久不見了。你今晚怎出學校得這樣遲？是甚麼時候了？

——剛纔打了六點鐘。我因為在耗子身上找尋 Weil 氏病的 *Spirochaeta*，所以稍微攪遲了。你近來尋着職業沒有？



——還是賦閑着在。我到圖書館裏去來。

——在從事甚麼著作嗎？

——唉，我想做一篇戲劇，想把你們中國的詩人杜甫吃牛肉脹死了的事情來做題

材。

——咳！杜甫是吃牛肉脹死的嗎？

——我是在一部雜書上看來的。

——唔，怕是 Ptomainevergiftung (腐肉中毒) 罷？

——我的解釋不是這樣，我以為杜甫的腸胃是在飢餓狀態之下，他餓得快要死了，突然有人送他幾斤牛肉，他飽吃了一場，一定是腸穿孔的緣故死了的。

——哈哈，不錯。 Darmsperforation im Hungerzustand 啦，虧你想到了！

——所以我想，杜甫雖是脹死了的，實在是餓死了的。



——自然，自然。但這裏有甚麼 Thema 嗎？

——這裏有一個重大的社會問題：便是你們中國的社會爲甚麼要把那麼一位偉大的詩人餓死呢？

——哈哈，就和日本的社會要餓死你一樣啦！

——笑話，笑話。

在黃昏之中兩人一面走着，一面暢談，這個意外的邂逅暫時把松野的苦難救了。但他們走到了要分手的地方了。M向松野說道：

——請致意你的夫人，改天再來看你的小孩子們。

M這句通常的客套話，又在松野心中喚起一個難題來了。他懷起偷來的書回家去，怎好對他女人說話呢？假如直承是偷來的，他女人素來是尊敬他的人，豈不是因爲這一次失着，連她也要和自己一樣陷入不可名狀的苦境裏嗎？他女人的性情他是很知道的，



她是再不肯做虧人的事情的人。平常不怕就是家貧，她是從不肯拖欠，想方設計把每月每日的生活總要彌縫下去。她現在和他同過着貧苦的生活，並沒有甚麼怨言，把她全部的青春爲他拋棄的，正因爲愛他，尊敬他的人格；但他今天所做的是甚麼事情呢？偷盜！偷盜！這是怎樣深沉的墮落！這好對他的女人直陳嗎？這不使她失望？這不等於宣布她的死刑？這不是他們十幾年來的家庭生活的一個大破綻嗎？墮落！墮落！墮落！我怎麼這樣輕易地便犯定這樣不可救濟的罪惡呢？他想把他懷中的贓物拋去，但是拋去了罪惡便能消去嗎？他又想假如不向他女人直陳時，他自結婚以來對於他的女人不會欺騙過一次，他們的家計雖然貧，但他們的生活還能維持着清貧的幸福，正因爲他們夫婦之間彼此全無祕密，兩人是互相親信，澈底親信的原故。偷了人還不得不欺騙自己的妻子，這連環不解的罪惡的孳乳！牠的代價又是多麼高貴的呢？啊，六角錢便賣了自己的人格，便賣了自己的家庭！我這是怎麼弄起的呢？我窮到這樣沒志氣了嗎？我窮到這樣沒志



氣了嗎？……

他反覆籌思着，但他對於他自己的行爲又辯護起來。他相信他的女人定會不能了解他，他決計不向她說出真話，他連騙他女人的話都想好了。便是說“Chatterton”，這本書是中國留學生的M送他的。——不錯，只有這樣的好，家庭的幸福可以不會破，我的這回小小的欺誑也是情有可原。欺誑不有時是必要的嗎？得了肺結核的人醫生要欺誑他，孩兒問他從何處生出來的時候母親要欺誑他，難道這也是罪過嗎？不錯，天下的事情有經必有權，我這回纔算實驗着了。

他得着騙他女人的口實了，便大膽地向他住家走去。

他的住家離F醫科大學的後門並不甚遠，是在堆垃圾的旁邊的一家平屋。他家裏除灶房而外總共只有兩間房子，一間四席半，一間六席。在這兩間房子裏住着他的家人，夫婦兩人和四個男孩子。爲首的一個孩子是他二十五歲的時候得的，已經十一歲了。



以下是兩歲遞減的等差級數。算他認識的醫學士頗不乏人，他在四五年前也就採取了根本的節育手段了。

他回到他家裏時，他的妻子們正在廚子裏吃飯。孩子們見了他回來，都各各歡呼着把飯碗放了。黑澀澀的冷麥飯，鹹蘿菔一盤，煮番薯一碗，孩子們也是吃得上好的，他忍不住淌出了眼淚來。他女人問他吃麵沒有，他答說沒有吃。他女人說沒菜，要替他煮兩個雞蛋。他推却着不要，從衣襟中把“Chatterton”取了出來。

——你這是那兒來的書呢？他女人接着問他，他到這時候怎麼也說不出騙她的話來，只得囁嚅着說：

——從書店裏拿來的。



——你是貫的眼嗎。

——不是。

——是借錢買的吗？

——不是。

——啊！（他女人驚愕着把眼睛睜起了）你是做了『萬引』來的嗎？

——……

——啊！你怎麼做出這樣的事情來！你把書給我看罷……只管六角錢！共總只管六角錢，再窮也並不是買不起，你怎麼做出這樣的事情來了呢？

——……

——這是很危險的事情呢！萬一穿破了怎麼見人前科犯都要推在你的身上，這怎麼償還得清？你怎麼做出了這樣的事情？



——這樣的事情做了一次是要做二次的，就只有做第一次頂難，你把這頂難的一次做出了！……

松野被他女人這樣搶白着，他弄得一點也不敢作聲。他女人的發作，他是早在意料中的，但在他的孩子之前這樣不隱晦地搶白他，他漸漸感覺着一種忿怒了。他不是在他孩子們面前要文過，他不是因為自尊心受了虧損，他是因為怕他的孩子們要受不良的暗示。（我縱使成了十惡不善的壞人，我不願我的兒子們也跟着我學壞）他心裏這樣想着，聽見他女人又重重疊疊地說出『萬引』來，他不禁恨聲地回答道：

——我就做了不名譽的事情也損不到你的體面！

他的女人不再開口了。他把書奪回了去。連飯也不吃，走到他六席間的一張矮桌旁，跌坐起來，翻開“Chatterton”的頭一篇閱讀。一種不愉快的沉默支配着他的全家，就好



像暴雨欲來時的陰霾一樣，壓得令人窒息。他女人不理他，他對於她的恨意也逐漸增殖起來：

—— Domestic 的保守派！我這革命的行為豈是你所能了解的嗎？！  
多！我每回買書要向你索錢的時候，不怕就是一角半錢一本的舊雜誌，有那一次你不向我訴一番苦，背一番家計的預算呢？我是够了！我做扒手就算是墮落，也是你把我墮落了。你現在要在我頭上來作踐了……

他這樣對他的女人抱着不平，他的腦袋中瀰漫着煙霧，他讀的書連一個字也不會入眼。

——陶淵明銜着隣人的飯回家去養他的孫子，這不也是一種扒手行為嗎？但是我們誰個能夠說他不好，能夠說他是偷盜？我現在就偷了這本書回來，我的初心是想在創作上得些觀摩，我的創作又是想賣些稿費來供養妻子，我做了扒手，究竟為的是甚麼人



呢？啊，上帝喲！上帝喲！你假如是有眼睛，你也該寬宥我的罷。我失業以來三個月了，現在我要想以作家的資格來供家養口，我沒錢買書，難道別人有書儘可以置諸高閣，我也不能取閱嗎？天下那有這樣不公平的事呢？

他自己哀憐起他自己來，又連眼淚也流出了。

松野他本是一位私立大學的文科出身，在三月以前他在F市上一家報館裏當三面記事的主任。他因為早染了些社會主義的色彩，和編輯主任衝突，終竟把職解了。他解職以後便賦閑了三月，三月之內東奔西走，處處去找事情，但在現在日本國內萬事都在緊縮期中，事情却終不容易找着。以前的微薄的積蓄，他的夫人是留來為兒子們的教育用度，決不會挪用過的，現在也早挪用得將要告罄了。他沒法，纔決心想走入作家的生活裏。但他這番的新生活還是未知數。他不久做了一篇小說，是寫他失業的事情的，寄給他東京的一位文壇的知友，這位知友說他的文章不合時宜，在有產者的文壇中賣不出去，



在無產者的文壇中也拿不到多少報酬。他勸他出馬不要把路走錯，即使要寫寫社會問題，最好是借一件歷史的衣裳來緩衝一下。他又對他說，東京的文壇近來歡迎歷史的作  
品，而且關於中國的好像尤爲歡迎，因爲這樣時可以滿足兩重 *exotic* 的慾望——時  
間的和空間的。他想把杜甫的故事來做一篇戲劇，實際上便是聽從了他這位知友的忠  
告了。他對於戲劇本沒有甚麼經驗，加以又是古事，不好隨意亂寫，所以他總想讀些名劇  
做規矩準繩，正如他朋友所說，免得出馬便走錯路徑。但他在這樣躊躇時，他的家計却一  
天一天地迫逼攏來了。虧他的女人挖肉補瘡，東擲西節地還維持着在。他想到他女人的  
苦心上來，覺得他的行爲太對不起她，他剛纔惱恨她的話，更太不近乎人情了。他悔痛起  
來。

——我到底是蠢，爲甚麼僅僅因爲六角錢，便賣掉了我的良心，賣掉了我家庭的幸  
福呢？可憐我的女人，可憐我的兒子，因爲我偶爾的錯誤，使他們在人羣中也不能抬頭。我



的惡影響更不知要貽害我的兒們到怎樣的地步！“Chatterton”！喲，你是 Mephistopheles，我好像 Faust 一樣，把一條魔犬引進家裏來了！

他懺悔着想去向他的女人賠罪，想個善後的方法，但他的胸中總還有幾分梗塞，不容易放下勢子來向他女人賠禮，開張着的“Chatterton”呈在他的面前，就好像地獄的魔口一樣，每個字都好像在吐出火焰，火焰中現出重重疊疊的『萬引——萬引——萬引』的字樣。他把這書不知道該怎麼處置了。

在他跪坐在短檠前這樣縈迴思索的時候，他的女人在廚房裏始終沒有作聲，孩子們也好像直覺着一種家難臨頭的一樣，沉默着吃着番薯蘿菔麥飯，也沒有作出聲息。

他女人最後走到他面前來，反轉先向他賠了一禮，說她剛纔的話過分了，望他不要介意。她把手上的一個戒指脫下來向他說：

——這個戒指是你給我的，我無論怎麼困難，我還不會把牠進過當舖。今天沒有法



子，沒有甚麼東西可當了，請你恕我，只好把這個戒指請你拿去當了罷。你把那本書一同拿到書店裏去，補給他六角錢，便甚麼事情都沒有了。這樣，我們彼此覺得心裏好過些。

松野聽着他女人這一席話，他眼淚湧出來了。他昏蒙的腦筋頓時清醒了起來。一個很簡單的救濟法，他自己驚怪他不知道怎麼總也不會想出。他這時候突然被他女人提醒了。他把書拿到手裏，立刻站起身來。戒指他沒有受。他說：書他再不想看了，他要拿去放還原處，摹仿他人的文章也就和偷這本書是一樣，他要自出心裁來畫他的杜甫，把他自己的心血來甦生這位死人，他決不願仰給 *de Vigny* 的一絲半毫的輔助。他的杜甫已經在他心中復活着了，杜甫感着肉體上的飢餓貪吃牛肉，就和他感着精神上的飢餓貪讀書籍一樣，杜甫被牛肉脹死了，但他幸得和 *Dante* 一樣，有 *Batrice* 救了他。

他說着便匆匆跑出去了，坐上電車一直坐到書店門口，店裏已經是燈光煌煌的了。他的書並不藏在衣襟裏，只是握在手中。他走上樓去仍把原書放在原有的書架上。他這



件事情就好像大海裏起了一個水泡一樣，散後便永無痕跡了。

他的身子真輕巧，他甚麼顧慮也沒有，甚麼忌憚也沒有，他和燕子一樣飛下樓來，在他走出店門的時候，看見東方的天上一顆清白的大星在向他微笑。

(一九二四年九月十九日夜)

〔附註〕

1. 日本語在商店做扒手的事情便叫「萬引」。
2. 杜甫死於牛肉事新舊唐書本傳中均有。



## 陽春別

一九二四年六月十日，午前十時。

上海三菱公司碼頭，N郵船公司的二層樓上。

電話聲，電鈴聲，打字機聲，鋼筆在紙上賽跑聲，不間斷地，在奏着近代文明的進行曲。栗鼠的眼睛眼睛眼睛，毛蟲，癢癢着的顏面筋肉……隨着這進行曲的樂聲，不斷地躍進，



躍進，躍進……空氣是沸騰着的，紅頭巡捕，西洋婦人，玉蘭玉蘭水的香氣，衣縫下露出的日本婦人的肥白的腳脛……人是沸水中浮遊着的水滴。

在買三等船票的櫃台外面佔着一位臉色蒼白的青年，頭髮是亂蓬蓬的，穿着一件俄國式的『魯白西袈』，側着身子在櫃台上填寫買票的願書。他寫出的名字是王凱雲，是要乘『上海丸』到日本長崎去的。

青年寫好了，抬起頭來看着旁邊賣頭等票的地方站着一個西洋人，攜着個五歲光景的兒子。西洋人有五十歲的光景，蓄着長長的頭髮，梳着『沃爾白克』，蓄着髭鬚，一眼看來便曉得他是美術家，而且是法蘭西人的樣子。

西洋人果然用着法國語在和賣票的日本人拍談，日本人只把日本話來反問，兩下都不懂。青年在旁邊看見他們爲難的情形，便挨近去向西洋人默禮了一下，替他吧話翻譯了。



西洋人也是要到長崎去的，問幾時有船，問頭等票要多少錢，問五歲的孩子要不要票。交涉的結果，仍然是乘「上海丸」，定買頭等C的一張整票和一張半票。

西洋人在願書上寫着A.H.，比利時人……。

兩人各把願書和鈔票交給賣票者之後，退坐在沿壁的木橈上拍談起來了。

比利時人說：

——我本來是P大的繪畫教授。一九〇八年便到P大教畫，一直教了十六年。中國學生對於繪畫雖不留心，但在八年前每月的薪水很豐富，生活是不吃苦的。民國六年以後，薪水便漸漸拖欠起來，到最近兩三年來簡直是分文不發了。我的愛妻在今年正月餓死在北京，現在只留着這個五歲的小兒……。

比利時人說到這兒，便沉默着了。他把兩手撫摩着他膝間站着的小兒，小兒抬起頭來望他。兩人的眼睛正整相對，含着淚光。



——你此次到日本去是甚麼目的呢？青年待他悲感稍定之後問他。

——我也沒有甚麼目的，只是去遊歷一下罷了。北京不是我住的地方，中國我也厭倦了。我要走之前，在北京開了一次個人展覽會，想把我十六年來所作的畫都賣成錢。但是中國人不行，中國人的脚是走八大胡同的，不是走展覽會的。賣不了我都把來燒了。我所有的家具也賣了，一架鋼琴賣了兩百塊錢。那是我愛妻所鍾愛的鋼琴。今年正月她病了，我們幾天沒米下鍋的時候，便想變賣牠，但她總不肯。可憐她竟至死了……這鋼琴留着，我有甚麼用呢？牠是太使我傷心……我現在有了錢，我把P大的教職辭了，我要到俄羅斯去。東方我要永別了，但我在往俄國之前，我想去看看日本。朝鮮我是在八年前去過的，朝鮮人我覺得比中國人還要好。朝鮮人便是一個『悲哀』，中國人是『西班牙的村落』——莫名其妙。就譬如中國人做教授，不怕口頭在反對北政府，但是教授是要做的，不怕沒米下鍋，沒學生上課，但是教授是要做的，簡直是莫名其妙，莫名其妙。



——沒有什麼莫名其妙的地方，不過我們中國人的大學教授都是些烈士罷了。

——怎麼是烈士呢？

——我們有句古話，叫着「烈士殉名」。

——啊，說不定，說不定。但是你呢？我看你日本話談得很好，法國話也還說得不壞。

……

——我在日本住了十年，是在那邊的大學畢業的。學的是工科。法國話是我自己學

的。

——你要到日本去做甚麼呢？

——我想去找點職業。

——中國沒事情給你做嗎？

——中國那裏容得下我們，我們是在國外太住久了。你不知道嗎？我們中國選用人



材的標準，凡是在日本混過五六個月的，便可以當教授技師，在西洋混過一二年的，便可以當甚麼總長督辦了。中國那裏容得下我們！

——啊，這是你們東方的精神文明的表現呢。『無』——『無』——『無』的妙用！『無』是萬物之母。學問總也要『無』纔行，有了學問是應該吃糟粕的呢。嚇，嚇！東方的精神文明……

道：教授好像比青年還要悲憤的樣子，他指着樓口上站着的一位紅頭巡捕又接着說

——那位吃英國飯的偉人，也怕在做夢，想把東方的精神文明來做全世界的救主罷……我在沒有到東方來的時候，也常常夢想着東方的黃金國，但是我現在是醒了。未來的天國在北方的俄羅斯，未來的救主不是釋迦牟尼，不是老子孔子，也不是耶穌呢。朋友，你爲甚麼不到俄國去？到俄國去做工不比日本更有意義嗎？



——沒有錢。

——你和我同路去罷，我們去看過日本的『彭湃城』(Pompeii)(指大地震後的東京)後，再坐西比利亞鐵路到莫斯科……

兩人在對談的時候，賣票的人已經把票寫好了。

兩人各自拿了船票，下樓從郵船公司走出。

欲雨不雨的梅雨天氣，好像印度人的臉色一樣籠罩在黃浦灘上。在街頭叫着客的黃包車夫，在碼頭上吃着油豆腐的苦力，駱駝一樣拿着一根黑棒步來步去的紅頭巡捕，他們那超然物外的神情，好像沒曉得黃浦江頭浮着有幾千噸的外國兵船和巨舶的光景。他們的午夢很濃，尖銳的汽笛聲，嘈雜的機關聲，都不能把他們叫醒。他們是把世界征服了。他們在和天地精神往來，他們的世界是另外一個世界。他們是返虛入渾，他們是等於『無』——世界上就等於沒有他們一樣。



——中國朋友！我們明天在船上再見罷！我要回北四川路。

且教授抱着小兒坐上了一座黃包車了，青年還立在N公司門口。

——好！明天再見。

——準定到莫斯科麼？

——到莫斯科。

——阿丟！

——阿丟！

且教授乘起車子走了，青年還佇立在N公司門前，他心裏橫亘着一個莫大的問題，但不是征服世界的東方的精神文明，也不是未來的天國莫斯科；他是在躊躇着——他今天中午在甚麼地方開飯。

他回上海五個月了，找事找不到手，也沒有人可以攀緣，吃書籍，吃衣裳，吃到近來只



剩着一張大學畢業文憑了。他昨天決計把文憑拿到虹口日本人的當舖裏當了四張五圓的老頭票，買船票去了十五圓，餘下的五圓便是他唯一的財產了。他近來每晚上都在滬寧車站上過夜，吃中飯的時候大概是銅板十枚的兩碗陽春麵。——這麵的名字他很喜歡：在這兒他很感謝東方的精神文明，因為東方人愛給一種不值錢的東西，加上一個超然物外的名字：陽春麵，雪裏紅，荷花少，長手將軍，花柳病，精神文明，國故整理，武威將軍，歐化文，人生觀的論爭，等等，等等，等等。

青年躊躇了一會，在褲包中取出了四個銅板來向油豆腐擔上走去。

他自己心裏嘆道：

——噯，陽春喲！我只好從此和你告別了。



# 喀爾美蘿姑娘

Donna Carméla

喀爾美蘿姑娘

我們別來將近兩月了，你雖然寫了不少的信來，但我還不曾寫過一封信給你。我臨走的時候，對你說的是要到此地的電氣工場來實習，但這不過是我藉口的託辭，可憐你是受了我的欺騙了。你以為我不寫信給你，怕是因為我實習事忙，你只要我偶爾寫張郵



片來告你以安否——啊，朋友，像你這樣的愛我，這樣的關心我的人，我纔不能不欺騙你。我凝視着我自己頹敗了的性情，凝視着我自己虛偽的行徑，連我自己也有哀憐我自己的時候。我自己就好像一枝頹蠟，自己燃出的火光把自己的身體燒壞，在不久之間，我這點微微的火光也快要熄滅了。丟在國內的妻兒承你時常照拂，我很感謝你。我把他們拋別了，我很傷心，但我也沒法，我的瑞華你是知道的，她是那樣一位能够耐苦的女性，她沒有我也儘能開出一條血路把兒女養成，有我恐怕反轉是她的贅累呢。我對於她是只有禮讚的念頭，就如像我禮讚聖母瑪麗亞一樣；但是要我作她的丈夫，我是太卑下了呀太卑下了。她時常是在一種聖潔的光中生活着的人，她那種光輝便是苛責我的刑罰，我在她的面前總覺得痛苦，我的自我意識使我愈加目擊着我和她間的遠不可及的距離。朋友，我和她的結婚，要算是別一種意義的一齣悲劇呢。

我自從到此地來，也不會給瑞華寫過一封信。她在初也和你一樣，以爲我是認真在



實習了，她也寫了不少的信來勉勵我。近來大約是S夫人告訴了她罷，她知道我又在過着頹廢的生活了，她最近寫信來，說她願意和我離婚，只要我能改變生活時，便和我心愛的人結婚她也不反對。啊，這是她怎樣高潔的存心，並且是怎樣傷心的絕望呢！我知道她是不愛我了，她是在哀憐我，她是想救助我。她想救助我的心就好像有責任的父母想救助自己的不良的子息一樣，她是甚麼方法都想盡了！我想起她的苦心孤慮處來，我是只有感泣。她還說兒女她能一手承擔，決不要我顧慮。我的一兒一女得到她這樣的一位母親，我暗地替他們祝福。我想到我自己的無責任處來，我又慚愧得無地自容，但是我又有什么方法呢？我連對於我自己的身心都不能負責任的人，我還能說到兒女上來嗎？兒女的教育我看是無須乎有父親的存在，古今來出類拔萃的詩人，藝術家，乃至聖賢豪傑，豈不是大都由母教養成的人嗎？我想到這些上來，也時常聊以自解，但這不過是像我這樣不負責任的父親纔能說出的話，朋友，你請原諒我罷。



我的瑞華，她對於我的友人總是極力掩蔽我的短處，她的目的是想把我熔鑄在她所理想的人格之中，使我自己也不得不努力矜持，在實質上勉強成爲她所理想的人格。但是她這個方策是失敗了，她只是逼迫我成了一個偽善者。友人們心目中的我並不是實質的我，只是她所潤色出的我的寫真。實際說來，認真是我的朋友的，我恐怕一個也沒有罷。我把我的內生活赤裸裸地寫出來時，我恐怕一切的朋友們都要當面唾罵我，不屑我；我恐怕你也是會這樣的罷。我現在寫這封信來，要使你不得不飽嘗着幻滅的悲哀，我是誠然心痛，但是我們相交一場，我們只是在面具上彼此親吻，這又是多麼心痛的事實！喲！我要寫這封信給你，本費了不少的躊躇，我現在決心把我的真相顯示給你，這對於我的女人，我所崇拜的瑪麗亞，顯然是一種叛逆，但我也沒法，我要求我自己的真誠，我不能不打破她替我塑成的假像。我知道她是定能原恕我的；我雖然背畔了她，我對於她的禮讚是全未損滅的呢。



人事的變遷，真是誰也不能前料。回想起來僅僅是兩年間的歲月，而我這兩年間的生涯真正是日落千丈了。兩年以前我還是F市的工科大學的二年生。三月的尾上，第二學年的試驗受完，學校放了春假了。假期最是我們快樂的時候，我們把機械的強制的課程丟開，把自己的時間可以隨着自己的慾望消費了。我生平是沒有甚麼嗜好的人，我只喜歡讀讀小說。假期到了，我每天午後定要往F市的圖書館去讀些原本或譯本的小說，讀到傍晚回來，便在電燈光下對我的瑞華談說我所讀的內容。我們是雍睦地享受着團圓的幸福。有一天晚上，我們不知道談到了甚麼人的小說上來，敘述到女人的睫毛美；瑞華對我說，花壇旁邊一條小巷裏有家賣 *Karumêra* 的姑娘，眼睛很美，睫毛是很濃密的。她說，她最初看見她的時候，總不想出她是小戶人家的女兒，S夫人有一次尾隨過



她，纔發現了她的住址。瑞華這麼平淡地說了在她自己本沒有甚麼存心，在我聽來也只是平常的閑話一樣；但是有誰知道，從這一點微微的罅穴中，會有劇烈的火山爆發呢！

我的寓所本在市外的江海岸上，從寓所到圖書館當坐電車，電車的停留場，花壇和

我的寓所，恰好是一個正三角形的三個頂點。我第二天午後要到圖書館去的時候，我爲好奇心所動，便繞道向花壇走去。花壇是一個小小的公園，離我的寓所本來不遠。我走上三四分鐘光景，我便走到了那條小巷了。這條巷道我也不知道走過多少次數，但我從不曾注意巷內有甚麼賣 *Katunera* 的人家，更不曾注意巷內有甚麼睫毛美的少女。

朋友，*Katunera* 這樣東西，我怕你不會知道罷。我聽瑞華說，這是一種賣給小孩子吃的糖食，是砂糖熬成的。有的鑄成達摩祖師，有的是西洋囹囹，有的是人魚，有的是菓品，在這些上面再塗以泥金朱紅及他種顏料。有的只是饅首形的糖餅，拳頭大的一個只消銅元一枚。這樣東西我不僅在花壇巷內不曾見過，我在日本就住了將近十年，也是完全不



曾見過呢。人的注意力究竟是很散漫，不到有一種意志去凝視物象，好像總不容易收入意識界裏。我走到花壇巷了，巷口東側有一家飲食店，一株垂柳幕在門前，葉芽還帶着鵝黃的顏色。西側是日村的破爛的公會堂。我留心向兩側注視，公會堂的南隣有一帶貧民窟，臨巷道的一家人家在窗外擺着兩個粗舊的木匣，四周和上方是嵌着玻璃的。匣內像浮石一樣的糖餅從玻片後透了出來。匣後的紙窗嚴嚴閉着。這兒就是她的住所了。對面人家的小園中，有一株粉紅的茶花，正開得十分爛漫。巷裏沒有行人，一條白犬蜷伏在前面的路中，聽見人的脚步聲只悠悠地站了起來，往對面走去了。我在窗外躊躇，我想破一個臉去賣她的糖餅，但我又害羞。我穿戴起大學生的制服制帽，却厚得着面皮來買謊小孩子的糖點。她就露出面孔出來，我的醜劣的心事不也要被她看透了嗎？但是我的好奇心終竟戰勝了我的羞恥心，我乘着巷裏無人，決心走到窗前，我不敢十分大聲地叫道：

『對不住，對不住，請把一些糖食給我。』



連我自己都忍不住要發笑了。但我的叫聲還未落腳，早聽見窗內有一聲回應，啊，她那十分嫵雅聲音喲，在鄉下人中是再也不曾聽過的呢。紙窗微微推開了，只見一個少女露出了半面出來，我驚得發生戰慄了。這種戰慄便是現在我也還可以感覺着，我只要一想到她的眼睛。啊，你看，你看，她的眼睛！你看，那是不能用言語來形容得出的，那是不能用文字來形容得出的！她是那麼瑩黑，那麼靈敏，那麼柔媚呀！她一見了我便把眼瞼低垂下去了，眼睫毛是那樣的濃密，那樣的鮮明，那樣的富有生命呀！啊，我恨我不是詩人！我假如是詩人，或者也可以形容得出幾分之幾的她的美處，但是我，但是我，我心裏這麼靈活的東西，怎麼總不能表現在紙上，表現在齒上呢？啊，我恨我不是一個畫家！我假如是個畫家，我要把她畫出來，把她那跪在破紙窗內露出的半面，低垂着的，嬌怯着的，眼下的睫毛如像覆着半朵纔開放着的六月菊一樣的，完整地畫了出來，完整地畫了出來！啊，她那頭濃膩的黑髮！我看見她希臘髻上的西班牙針了。我很想像一隻高翔的飛鷹看見一匹



雛鳩一樣，伸出手去把她緊緊抱着。我要在她的眼上，在她的臉上，在她的一切一切的膚體上，接遍整千整萬的狂吻！我的心頭吃緊得沒法，我的血在胸坎中沸騰，我感覺着一種不名的異樣的焦燥——朋友，我直接向你說罷，我對於她實在起了一種不可遏抑的淫慾呀！我的惡心，我的惡心，她定然是看透了！她把眼低垂下去，臉便暈紅了起來。一直紅到了耳際。可愛的處女紅！令人發狂的處女紅！啊啊……她羞怯地不語了一會纔微微把眼瞼張起來，問我要買多少？她的聲音是十分微細的而且有幾分顫動。我把一角錢拿出來全給了她，她矇惑地接受着了，手指也有幾分戰慄的光景。她起身走到對壁的箱櫥旁，從抽屜中拿出了一個報紙貼成的紙囊來了。我看見箱櫥下坐着一位頭髮全白的老婦人，怕有八十多歲的光景，我估諳是她的老祖母呢。她把糖餅交給我的時候，我禁不住把我的手指去捫觸她的指尖，她驚惶着急於收回去了。她還輕輕地道了一聲多謝，啊，她這一聲多謝！多謝我的甚麼呢？她把紙窗慢慢地掩閉了。——啊，月亮進了雲後的黑暗喲！



我抱着一大包糖餅離開了她的窗前，但我走向甚麼地方去好呢？圖書館我不想去，我也不能去了。我出門的時候瑞華只給了我一角錢，本是作為來回的電車費的，我通同給了她，我再也不能走去了。我的家計完全是由瑞華經手，我們每月的生活費僅靠我每月所領的幾十元官費，所以我們的費用是不能不節省的，我的零用錢也全要由她經手。我抱着這大包糖餅，不待說更不能回去見我的瑞華。她在我的心中，我覺得成了恐怖的對象了。我一面躊躇着，一面走進巷口的花壇，在池塘岸邊一個石塊上坐下。池塘裏的敗荷還挺剩些殘莖，是蝦蟆抱卵的時候了，一對對的蝦蟆緊緊措負着在水面上游泳。我坐着一面想着她，一面嚼着糖餅，糖餅的內容就好像蜂窩一樣，一觸牙便破碎了。我想像着她的睫毛便把糖餅嚼一下，我想像着她羞怯的眼光又把糖餅嚼一下，我想像着她的臉，我想着她左嘴角上一個黑痣，我把她全身都想像遍了，糖餅接連地嚼了七個。囊的內容好像仍然未見十分減少的光景，我纔注意檢視內容，却還剩着五個。啊，這是多了兩個了。這



定然是她數錯了的。不錯，這定然是她數錯了的。——朋友，日本的一角小洋是只能換十個銅板的呢。我好像得着一個靈感一樣，便跳起來跑到她的窗前。

「對不住，對不住，姑娘，請你出來一下。」

她應聲着又把紙窗推開，看見我便先點頭行了一禮。

我說，「糖餅多了兩個呢，你是數錯了罷？」

她羞紅着臉說道：「不是錯了，不是……是……因為有幾個太小了一點。」

啊，朋友，你能不動心麼？她這樣優美的心情，你能不動心麼？這豈是利己性成的一般

商人婦所能有的心情，這豈是那貧民窟裏的女兒們所能有的心情，這豈是你我所能不動心的心情嗎？她這種優美的心情，我不敢僭妄着說她是對於我的愛意，但是，你能叫我不愛她，你能叫我不愛她麼？朋友，我向你說句實話罷。我愛我的瑞華，但是我是把她愛成母親一樣，愛成姐姐一樣。我現在另外嘗着了一種對於異性的愛慕了。朋友，我終竟是人，



我不是拿撒勒的耶穌，我也不是阿育國的王，我在這個世界上的愛慾的追求，你總不能說我是沒有這個權利。我拋別了我的妻兒，我是忍心，但我也無法兩全；而我不負責任的苛罰，我現在也在飽受着了。

糖餅畢竟太甜，我轉回花壇，吃來還剩兩塊的時候，終竟吃不下了。我把來投給鐵籠裏的兩隻白鶴。我以為只有那清高的白鶴纔配吃她賜給我的兩個 *mannin*，但是白鶴却不吃。我惱恨了牠們，我詛咒了牠們，牠們這些高視闊步的偽君子！我恨不得把牠們披着的一件白氈，剝來投在污泥裏呢。牠們把身上的羽毛剝去了的時候，不是和鵝鴨一樣嗎？高傲些甚麼？矜持些甚麼？我把白鶴咒罵了一場，但是時間真不容易過。我在花壇裏盤旋了一陣，我又到她窗外去往復了好幾回，她的紙窗終是嚴閉着的。我很焦渴着想見她，但我又慚愧着怕見她。她纔十六七歲的光景，而我比她要大十歲，我可以稱她的父執輩了。時間真不容易過，我只得走到學校裏去，橫在草場上看同學們打野球。草場上的每



莖嫩草都是她的睫毛，空氣中一切的閃爍都是她的眼睛，眼睛，眼睛……她是佔領了我全部的靈魂……好容易等到天色向晚了，纔起身回家，但我不直從海岸回去，我却又繞道走向花壇。我遠遠望見她在門口煮飯時，我的心尖又戰慄起來了。她似乎是聽見我的腳步聲，她回過了頭來向我目視，我的心尖更戰慄得不能忍耐了。——啊，朋友，我第一天看見她的時候便是這樣的神情，我現在追憶起來也覺得非常幸運呢。她的名字我是不知道的。她賣的是 *Kartunéna*，這個字的字源我恐怕是從西班牙文的 *Caramelo* 來的。我因為這個字的中聽的發音，我便把她仿着西班牙式的稱呼，稱她為 *Donna Carmela*。我使她受了西班牙女性的洗禮，但我不相信她的心情就會成爲西班牙的女性一樣。朋友，你可知道麼？西班牙的女人是最狠毒的。我在甚麼書上看見過一段事情，說是有一位男子向着一位西班牙的少女求婚，少女要把馬鞭舉起打他二十五下然後纔能承應。男子也心甘情願把背部袒了出來受她鞭打。她打到二十四下不打了，男子戰慄着準備受



最後的一鞭，並且豫想到鞭打後的戀愛的歡樂。但是第二十五下的馬鞭終竟不肯打下。沒有打到二十五鞭，少女是不能承應的，她的二十四鞭已經把男子的背部打得血跡縱橫，而她把鞭子丟掉，竟至嫣然走了。——這樣便是西班牙女子的楷模，我們東方怕是不曾有過。我雖然戲使她受了西班牙式的洗禮，但我相信她的心情不會便成了西班牙的女性呢！朋友，但我受她無形的鞭打已經早受到二十四下了。我的性格已爲她墮頹，我的靈肉已爲她糜爛，我的事業已爲她拋擲，我的家庭已爲她離散了。我如今還不知道她的心情是怎麼樣，我在苦苦追求着這欲滅不滅的幻美。第二十五下的鞭打喲，快些下來罷，我只要聽她親自說出『我愛你』的一聲，我便死也心甘情願！

本是在同一的村落，本是在同一的時辰，樂園和地獄的變換真個是速如轉瞬。我回



到寓裏了，我的大女兒聽見我開門便遠遠跑來迎我，我走進門看見我的瑞華揩着纒滿週歲的二兒正在廚下準備晚炊。靜穆的情韻強迫到我的神經，我好像突然走進了一座森嚴的聖堂一樣。我眼淚幾乎流出來了。我心裏在懺悔。我很想跑去跪在我女人的腳下痛哭一場，懺悔我今天對於她的欺憫。但我不知道是受了甚麼掣束，使我這良心的發現不能成爲具體的行爲。晚飯用過了，在電燈光下談話的一幕開始了。我的女人問我今天讀的甚麼書？我却不要思索地便扯起謊來，我說讀的西班牙作家 Blasco Ibarnez 的

“La maja desnuda”——這是我在好久以前讀過的——我把模模糊糊地記得的內容來談了三分之一的光景。我說只讀了這一點，要等明天後天再去讀，纔能讀完。我的女人仍和平時一樣，她的眼中輝耀着欣謝的感情，使我懷着十分的不安和十分的徼倖。我們的一天過了，我們擁抱着睡着，而我擁抱着瑞華，却是默想着西班牙的少女。我想着她的睫毛，想着她的眼睛，想着她的全部，全部，啊，我這惡魔！我把她們兩人比擬起來了。瑞華



的面貌，你是知道的，就好像夢中的人物一樣，籠着一層幽邃的白光，而她的好像是在鎂線光中照耀着的一般奪目；瑞華的表情就好像雨後的秋山一樣，是很靜穆的，而她的是玫瑰色的春郊的晴靄；更說具體些時，瑞華是中世紀的聖畫，而她是古代希臘的雕刻上加了近代的色彩。我抱着聖母的塑像馳騁着愛慾的夢想，啊，我的自我的分裂，我的二重生活的表現，便從此開始了！

朋友，春天真是醉人呢，我們古代的詩人把『春』字來代替女色，把『春』字來代替酒醴，他們的感官真是銳敏到可怕的地步。我們在春季的晴天試走到郊野外來，氤氳的晴靄在空中暈着粉紅的顏色，就好像新入浴後處女的肌膚，上天下地一切的存在都好像中了酒的一般，一切都在愛慾中燃燒，一切都在喘息。宇宙就是一幅最大的春畫。青



春的血液還在血管中鼎沸的人，怕不會以我這句話爲過分罷。況在日本的春天，櫻花正是穠開的時候，最是使人銷魂，而我又獨在這時候遇着了她。我自從認識了她，每天午後都要去買一角錢的糖餅，晚上回家又編些謊話誑騙瑞華，忠實的瑞華，她竟不會疑過我一次。那是在遇她之後第五天上了，我走到巷裏去的時候，遠遠望見她臨巷的窗門是嚴閉着的，我心裏吃了一驚，怕她家裏或者她的身上，是生了甚麼變異。我待要走到她的門口的時候，聽見裏面有敲擊的聲音；她的老祖母弓着背走出，她在門內也弓着背在調整甚麼的光景。她大約是聽見我的腳步聲，在我過身時她抬起頭來，向我行了一禮。她的衣裳比平時穿得更華麗，臉上是附着粉的。她們當然是要往甚麼地方去的了。我退藏在鄰近的屋角處等她出來。她出來得很遲，出來時向我走過處瞻望，我從屋角閃出，她向我笑了。她扶她的祖母徐徐向對面走去，我在巷心佇立着目送她。她行不幾步掉轉頭來，看見我立在那兒，她嬌羞着向我行了一禮。又行不幾步又掉轉頭來，看我還是立在那兒，更嬌



羞得滿面都是紅笑，又向我行了一禮。又行不幾步，又回過頭來了，她使我的心尖跳得疼痛起來，我把兩手緊緊按着胸部，我看她的脚下也幾乎有不能站穩的光景。我追上前去了。追出了大街，但她不再回轉頭來。她扶着她的祖母走到電車的車站，我也跟着走上車站。她們上了電車，我也跟着上了電車。我看她有些羞澀，我不敢過於苦了她，在電車上只遠遠地坐着。我把我的三角錢買了三區車票，聽電車把我拉着走，拉到她下車的地方我便可以下車。但我只怕她所到的地方要超出三區以上。走過一區了，她們不見下車。又走過一區了，她們也不見下車。啊，危險，危險，再過一區她們再不下車時，我是空跑一趟了。過了一小站，又一小站，終竟到了第三區，而她們沒有下車的意思。絕望了！我只得起身下車，故意從她的面前經過，她也把可憐的眼光看我。我很想說：姑娘，我是只有一角錢，不能送你到目的的地點，請你恕我罷。

『火速！火速！』



車掌催着我下了車，我立着看那比我力量還大的電車把我的愛人奪去。我恨我沒有炸彈，不然我要把電車炸成粉碎，我要把那車掌炸成粉碎！我要和她一道死！電車直到看不見了，我還站着不動。我不知道她究竟是往那裏去了。我明知她去了是還要回來，但不知道她幾時纔可以回來，好像這場小別就是永別的一樣。我沒精打采地幾乎是絕望地沿着下市一直向丑村走回，走了有十里多路的光景。我走回花壇又從她的門前經過，我看見她的門上貼着兩張字條，一張寫着『郵件請交北隣公會堂』，一張寫着『新聞停送。』字跡是異常端麗，這除了她是沒有第二人寫的了。朋友，她年紀還不過十六七歲的光景，在日本國中別的有錢人家的女兒，在這樣年紀還是進高等女學（與男子中學相當）的時候，她不過小學畢業，而她的字跡是這樣好！我起了盜心！我乘着巷中無人便把兩張字條從門上揭了下來。我跑回家去照樣寫了兩張，瑞華問我有甚麼用處，我只誑她是隣近的漁夫託我寫的。我又偷了兩粒米飯，跑去替她貼上了。



一日三秋，古人的話並不過火。我自從別了她後一天不見她就好像隔了三世紀一樣。瑞華叫我到圖書館去我也不去了。她看我神氣不揚，她以為我是用功過度。她在第三天上叫我往N公園去看櫻花。N公園在F市的南邊，和我們住的村落正是兩盡頭處。住在家裏縱橫是無聊，我便聽從了瑞華，攜着大女兒同往N公園去。從市的此端坐車到彼端，在園前下了車。園在海中的一個土股上。通向公園的大路絡繹着遊人，路旁的櫻花正是盛開的時候。平時很寥寂的街店都競爭着裝飾起來招誘行客。醺醺沉醉着的人唱着歌在大道上顛連橫步。學生，軍人，女學生，青年夫婦，兩人扛着酒瓶，有的捧着葫蘆邊走邊在溜飲，咕嚕咕嚕咕嚕，捲舌聲，園中流出的三絃——村：村：香，殺鵝一樣的聲響……這是日本特有的奇景呢。日本人在櫻花開的時候，舉國都是這樣的風氣，就好像舉行國



慶一樣。我攜着女兒隨着行人向園門走去，突然在一家街店門首，啊，我看見了她！我把她的一位父親恨死了——她的家裏除一位八十歲的老婦人之外，還有一位中年的男子，我想來是她的父親。她是在替一家糖食店做『看板娘』，坐在店頭招致來客。有這樣的父親肯把自己的女兒來做這樣的勾當嗎？這不是等於賣身嗎？我對於她的同情一時麪集起來，我把我得見她的歡喜忘記了。我替她悲哀，我幾乎流下淚來。出門時候瑞華把了一塊錢給我們，是作爲我們在園裏吃中飯用的，我竟跑進店裏去向她賣了一對達摩祖師。啊，可憐她！可憐她！她看見了我竟羞澀得抬不起頭來。我的同情的表現是失敗了。我本是想要安慰她，而我反轉使她不安，不安到這步田地。我失悔了。我攜着女兒匆匆走進公園，擇尋濱海處的崖頭坐下。天是深藍，海是眞珠貝般的璀璨，白色的海鷗在浪頭翻飛。崖上青青的古松夾着幾株粉紅的櫻樹，可憐的花瓣被海風吹飛，飛落下深沉的海裏。我看見這些落花，禁不住哀憐到她的運命。險惡的海潮把落花飄盪，誰能知道又會把她飄流到



何處的海岸呢？

我在崖頭上兀坐着，儘我的女兒在近處草原中追拾落花，找尋紫羅蘭草。她找了不多的藍色的紫羅蘭來催我回去時，我們在園裏住了兩個鐘頭的光景。我們回去的時候，故意揀別的一條路徑出園，我是怕見她，怕使她看見我羞澀得可憐相的。到家的時候，女兒把兩個糖人獻給她的母親，她說是買給她媽媽和弟弟做贈品的，瑞華歡喜得抱着她親吻起來，我的良心又來苛責我來了。啊，她那裏知道我是濫用了她的愛情作了豪華的施舍呢？錢也並不是她——*Donna Carmela*——得了的，她只是被人家利用了的釣餌罷了！我怎麼這樣的愚，我怎麼愚得這樣該死呢！累得瑞華又爲我們準備中飯，啊，該死的惡魔！



少女星高現在中天的時候，我一人悄悄開了後門走出昏暗的巷道裏來。遠遠聽見幾聲犬吠。我自己好像在做強盜一樣，心裏生出一種無名的恐怖。從寓所走上F市要通過一個松林，松林內有座古廟，廟前兩排石燈從廟前一直排到海岸。我從松林中走過，從廟前走過，突兀的松幹，幢幢的石燈，就好像猙獰的鬼影。市頭的電燈發出蒼黃的冷光，擊柝的聲音三下，電車早已停了。我決心一人走往N公園，在深夜走十四五里遠的道路。我並不期望會遇見她，只是她在的地方便是我的聖地，巡禮耶路塞冷的信徒，並不是期望着要會見耶穌。我從大街上走去，全街的燈火都在瞇着眼睛做夢。天星是很燦爛的，北冠星現在頭上，南斗星橫在東方，熊熊的火星正如一粒紅火從天際上昇，好像在追逐那清皎的少女星的光景。微微的西風從海上吹來，捲着街心的紙屑，在我面前就好像有幾隻玳瑁鼠兒馳騁。淒淒涼涼地走了怕有兩個鐘頭，N公園的松樹掩映在電燈光中，好像一朵朵透明的雲霞。我結局走到了她的店首了。門是緊閉着的，街上已經全無人跡，只有些



酒食店裏還有些饒有睡意的三絃和妓女的歌聲。我在她的店前立了一會，心子跳躍得發出聲響來，我貼身去在那門板上親了一吻，門板上分明是現着她的眼睛。我又走上園裏，在我白天坐過的崖頭上坐下。

啊，奇怪！在這樣夜深的時候，從對面的路上公然還有人走來。模糊的白影，好像是一個女人，使我全身的毛根伸了幾下。女人的影子徙倚着漸漸向我走來，走到近處突然站立着了，啊，是她！我心裏這樣叫着，立刻跳起來，跑去捉着她的兩手。她也沒有畏縮。

『這麼夜深你還沒有睡嗎？』

『唉，我們是十二點過纔關的店門，現在不過是兩點鐘的光景。』

『你勞了一天怎麼不早睡呢？』

『我怎麼能夠睡呢？我自從白天看見你來，便沒有看見你回去，我猜你還是留在這園子裏。我等關了店門便上這園子裏來，我在這裏徘徊了將近兩點鐘了。』



「啊惹得你這樣關心！我們到那崖頭去坐着說罷，你冷麼？」  
「不冷。」

我們兩人並坐在崖頭上，她的臉色在星光下看來是非常蒼白，眼睛是黑得怕人，睫毛是一根一根可以看得清楚。

她問我，是回去了又來的嗎？

我答應她是。我向她說，白天便坐在這兒也有兩點鐘的光景。回去的時候我是怕看見她，不是怕看見她，是怕她看見我害羞，纔故意繞從別道回去了。我問她是不是怕看見我？

她說：從前不是那樣，現在却有點怕了，但是不看見的時候心裏又焦燥。她問我：「你來的時候太太和小姐們睡了沒有？」

我驚惶得說不出話來。



「你別瞞我，你是有太太和兒女的人，我早是曉得的。你的太太人很好，在日村住了兩年沒人說她好的。倒是那位法學士的S夫人面貌雖然美，心術却有幾分不慈和的樣子。你認識我好像是纔不久的事情，但我是早認識你的，不過你不曾注意罷了。你今天帶來的不是你的大小姐嗎？」

「唉，唉，是的，是的。我對不起你！」

「倒是我對不起你呢。但是……只要……」

「只要甚麼呢？只要我愛你麼？」

「唉，那樣時，我便死也心甘情願。」

「啊，姑娘！（我突然跪在她的膝前握着她膝上放着的兩手）啊，姑娘，姑娘！我愛你，

我死心愛你，你讓我的心子來說我不能說出的話罷！（我把她的手引來按在我的心窩）

你看牠是跳得怎樣厲害，怎樣厲害喲！」



『我是曉得的。』她的聲音低沉了，結局帶着哭聲說道：『啊，對不住你的夫人！』她突然把頭來垂到我的肩上，我們的嘴唇膠合着。兩人緊緊抱着戰慄在無言的黑暗裏。

最後是她把我扶了起來，仍然坐在她的旁邊，她細細的說。她說：她是生來便是被父母拋棄了的人。她沒有受過人的愛情。她的母親是一位未婚的貴族的處女，她的父親是甚麼人，她現刻也還不知道，她現在的養父只是從她母姓的貴族得了二千圓的養育費抱繼過來的，剛在生下地時抱繼過來的。她的養父就只有一位老母，平生只是獨身。他的老母是那貴族家裏的女婢。

她說的這些話使我一點也不驚奇，無論甚麼人看見她，都可以斷定她不是下賤人家的女子。

她說：她的養父和祖母都不愛她，都只把她當成奇貨。她平生沒有受過別人的愛，她受我的愛情要算是有生以來的第一次。



她說着又把我緊緊擁抱着，連連叫道：『對不住你的夫人，對不住你的夫人！但是我  
可以死，我是死無遺憾的了！』——平常那麼嬌怯的女兒竟熱烈地向我親吻，吻了我的  
嘴唇，吻了我的眼睛，吻了我的肩頸……『你……你……你不要忘我，我是死也不能忘  
你的，我是死也不肯離開你！』——她說着把我的水管自來水筆抽去，她要我給她做紀  
念。我答應了她。她又抱着我的頸子和我親了一吻，把手撒開了。『你不要忘記我，』說着  
便一翻身從崖頭便向那深不可測的黑海裏跳去！

『啊』我驚叫了一聲，急忙伸手去抱她——我抱住了，但是，是我同床的瑞華！瑞華  
也驚醒了，她問我是怎麼一回事，我驚愕得一時回答不出來……『啊，我怎麼不死在夢裏  
呢？』



春假過後學校開了課了。我的中飯是在學校的食堂裏用的，每天照例從瑞華手裏拿去三角錢，我從此以後便很富裕了。我每天不吃中飯剩下三角錢來作我和她接近的機會。我每天不論落雨天晴總要到他的窗下四五次。她在家的時候真好過，她不在家的時候真苦。我看不見她是一層苦處，我疑她或者到情人家裏去了的猜忌心更使我吃苦。我爲想和她接近，我把香煙也吸起來了。看見她在門口煮飯的時候，我便遠遠把香煙銜在口中走去向她討火。她最初一次幾乎要把火柴擦燃替我接上了，但她又忍着把火柴匣遞給了我。啊，她遞給我的火喲，火喲！我快要燒死了！

五月二十七和二十八兩日是日本的海軍紀念日，日俄戰爭時把俄國波羅迭海艦隊打沉滅了的正是這兩個日子。日本人每年在這兩天要舉行慶祝會，各學校都要放假。F市的慶祝會場便在近旁的且神社前面。幾日以前便準備着結棚搭廠，賣食物的，賣飲料的，演戲法的，曲馬場，電影館，戲臺，講演廳，中學生的角力場，擊劍場，柔道場，弓箭場，青年



團的運動會……平常本是荒涼的古廟，立地變爲喧嚷的市場。開會的日期中海上有軍艦實演海戰的光景，魚雷爆發聲，大砲聲，轟轟不絕，飛行機從空中飛來，在低空中作種種的遊戲，陸軍軍樂隊的奏樂聲，人噪聲，拍掌聲，喝彩聲，人頭在塵煙中亂湧，一直要湧到夜半。夜來有花砲，有電影，有探海燈，有不斷地招客的大鼓，灰塵更輕減得多，遊人却更雜沓得多了。我在二十七的午後過她門前時沒看見她，晚上又去時看見門上是上了鎖，我揣想她必定到會場上去了。我便到會場裏去找她，在路上遇着幾位同學，叫我快去看，那兒有位『香』，有位『香』——這『香』字是德文 *Schoen*（美）的音變，日本學生中用來作爲『美人』的代用語的——他們指着一家小店，店前人是擁擠滿了。我走上前去一看——啊，那可不就是我的 *Donna Carmela* 嗎？她又在這兒替人做招牌了！仍然是糖食店，店前安置着兩個球盤，後半部有無數穴孔，前半部有木球五個，從穴孔有畫線導至盤周，置放着糖人糖魚糖餅之類的彩品。木球滾去嵌入穴孔時便能得彩，彩品多寡大



小是不均等的。這樣的一種誑小孩子的東西，而聚集着的人羣不斷地投滾。一角錢滾五球，連滾十次的也有一球一球地滾去，要滾五十次。滾的人是買她的笑，她以笑來買他們的錢，我恨殺了！我看見她笑一次，我心裏就要痛一次。她是站在盤後監督着球盤的，她公然要笑！我在心裏罵死了她：我罵她沒品性，我罵她畢竟是下流的女兒，我罵她是招集蒼蠅的腥肉，我罵她醜醜醜醜……她在人羣中突然發見了我，她的眼睛分外生了光彩，笑着向我行起禮來。圍集的人大都掉頭來看我，啊，我真優異！我真優異！我是做了南面王，我是這些雞羣中的一隻白鶴！我把人衆劈開，挨近球盤，抱着五個球同時打去，接連打了二十下，看的人只是笑，我把我私積下的錢把了兩圓給她，彩品也不要，抱着頭便鼠竄起來。許多驚奇的眼光在我背上燒着。我快興，我快興，我覺得把那圍着的人羣都踏在腳下了一樣。但我一回想，我覺得也侮蔑了她，我是顯然在和她作玩，我自己也成了一匹蒼蠅了。我失悔起來，覺得不應該如此下作，我決心明天清晨去向她謝罪。



第二天的清晨，剛打過五點鐘的時候，夜氣還在海濱留連，清靜的會場好像把昨天的煩囂忘記了的一樣，除去幾家飲食店前，有些女人在洒掃之外，還沒有甚麼動靜。我走到她的店前，看見店門開了，但沒見有人，我繞向店後去，我遠遠看見她了！蒼蒼的古松下橫着一輛荷車，車上竹籃中堆積着白色的糖人，她穿着藍色的寢衣，上有白色的柳條花紋，站在車輪旁在替達摩祖師塗上硃紅袈裟。她看見我，笑了起來。待我走到她身邊時，她向周圍看了一下，却先向我低聲地說道：『真是鬧熱呢！——啊，『真是鬧熱呢！』他這一句話雖是沒有甚麼意思，但這是她先向我說話的第一次！而且她在說話之先還看了周圍一下，她這種嬌怯的柔情是含着多麼深濃的情韻喲！這回總不會是夢罷？』

我望着蒼蒼的天，我望着蒼蒼的海，我望着蒼蒼的松原，我自己是這麼清醒的，這回總不會是夢罷？我揣想她的心中對於我也生了一株嫩芽——愛情的嫩芽——不信，你看罷！你看她把話說完了，低着頭又在畫袈裟，她的唇邊的筋肉隨着手的動作在微微顫動，



好像有幾分忍俊不禁的樣子，你看她這種狀態是甚麼意思呢？你會簡單說一句：她是在害羞。但是她爲甚麼見了我要害羞呢？害羞不便是愛情的表現嗎？我呆着了，我立在松樹脚下看她，前回的夢中情景苦惱着我，我羨煞那糖鑄的達摩祖師。她把硃紅塗好了，很靈敏地又塗上泥金，是袈裟上的金扣。她不再向我說話，我也找不出話來問她，我不知道怎麼見了她我的話泉便塞了。我呆立了一會，只得向她說了一聲『再見』——『啊，再見！』

荏苒之間暑假又來了，學校派我到大阪工場去實習，這是不能不去的，因爲實習報告書在畢業之前應該提出。我在大阪住了兩個月，這兩個月間真苦，我苦的不消說是不能看見她。但我也覺得舒服，我舒服的是得和我的瑞華暫時分離了。我是怕見我的瑞華，見了她便要受着良心上的苛責。我在大阪實習了兩個月，直到九月初旬纔回F市，我在



未到家之前，先往花壇去看她，啊，可憐！她是病了！她的頸上纏着綳帶，左角的臉上帶着

Pikini 酸的黃色，皮膚是浮腫着的。

我問她：『你得了病麼？是受了風邪嗎？』

『唉，不是。是瘰癧。在大學病院行了手術。』

啊，瘰癧！這不是和肺結核相連帶的嗎？牡丹纔在抽芽便有蟲來吐了！不平等的社會  
喲，萬惡的社會喲！假如她不住在這樣的貧民窟裏，她怎麼能得肺癆？假如她不生在這貧  
民家裏，她縱得肺癆也可以得相當的營養了。啊，殘酷的社會！鏗鏗的鐵鎖鎖着貧民，聽猛  
烈的病菌前來蹂躪！我要替她報仇，我要替她報仇……

我一面悲憤填胸，但我一面也起了一種欣羨的意思。朋友，我欣羨甚麼，你曉得麼？朋  
友，我欣羨你們做醫生的人呢！你們做醫生的人真好，捫觸女人的肌膚，敲擊女人的胸部，  
聽取女人的心音，開發女人的祕庫，這是你們醫生的特權，一切的女人在你們醫生之前



是裸體。你們真可羨慕，單只這一層便可以引誘多少青年去進醫科大學呢！啊，我恨我把路走錯了！假如我是醫生，我可以替她看病；我可以問她的姓名，問她的家族，問她的病歷，更用手指去摸她的眼睛，摸她的兩頰，摸她的頸子，摸她的手，摸她的乳房，摸她的腹部，摸她的……啊，不想說，不想說，我全身的骨節都酥了！我這 Mephistopheles！

我知道她病了，我知道她每天要進大學病院去療治，於是乎我也病了，我裝着神經衰弱症，每天也跑去和內科先生糾纏，我是借這個口實去看她。我看她坐在外來患者的待診室裏，只消彼此遠遠招呼一下，我也就心滿意足了。有一次我看見她在外科治療室裏，一位青年醫生蠻腳蠻手地把她的綳帶解開，把鉗子夾在傷痕上亂壓，又把一根銅條來透進她的傷口有二寸來往深的光景。啊，可憐！她是把眼睛閉緊，眉頭繃緊，牙關咬緊，嘴唇都痛紫了，雪白的牙齒從唇間露出來，濃密的睫毛下凝着幾顆淚珠，那根銅條就好像刺着我的心臟一樣。我在這時候又詛咒你們醫生，詛咒了你們一千萬遍！你們都是社會



的病菌！你們是美的破壞者！你們做醫生的，人不知道悲哀，不知道慈愛，你們只想把人來做試驗動物，圖博士的稱號，圖巨萬的家財，你們只獻媚富豪，你們是貧民的仇敵，你們不把貧民的生命當生命，你們是和人相似的黑猩猩！你們何嘗配得上說是人道，何嘗配得上說是博愛！『死』的威脅迫在你們的面前，社會的缺陷迫在你們的面前，你們的眼中只是看見銅板！你們和病菌是兄弟，你們該死，該死——啊，朋友，我無端地罵了你們一場，你別生氣罷。我們的生命終久是歸你們宰制的，我們是你們的死囚，將赴刑場的死囚，謾罵上官是沒有罪過，我望你也不要見罪罷。總之現在的社會，一切都值得我痛罵——連我自己也在內——不僅是你們醫生。

她的癩癧好了，在大學病院療治了一個月的光景，她不再去了。但是我的病却是弄



假成真，我的神經的確生了變態了。我晚上失去了睡眠，讀書失去了理解力，精神不能集中，記憶力幾乎減到了零位以下。我讀書時讀到第二頁便忘了第一頁，甚至讀到第二行便忘了第一行，一拿着書便看見她的眼睛她的睫毛在每行每字間浮動，看見M的字母便想到 *Madonna*，看見A的字母便想到 *Aphrodite*——不是想到，是她們自己躡到我腦裏來。直接的連續，間接的連續，一連便連到無窮，而且非常神迅。製圖也沒有心腸，實驗也得不出效果，畢業試驗看看臨頭了，畢業論文也不能不從事準備了，我十分焦燥起來，弄到坐立都不能安穩了，而我却又時常去看她。到她家前看見了她一次的時候，可以安穩得幾分鐘，但剛好等她把窗門掩上，我又焦燥起來，籌畫着再見她的方法了。遇着她糖餅賣完了的時候我是最苦，我無法見她，在她的窗下走來走去要走上二三十遍。整整一天不見她的時候也有，那樣的時候便要大發雷霆，回家去無緣無故便要打罵自己的兒女。瑞華她曉得我是病了，但她不曉得我的病原，她以為我負着病還每日在學校裏



勤工苦讀，她時常十分盡心地慰貼我，但她愈盡心愈使我苦惱，我覺得她和兒女是束縛着我的枷鎖。有時晚上到她窗外去的時候，窗門已經關了，我貼身從縫穴中望進去，望見她在電燈光下或者在縫衣，或者在讀報，看她愛抬起頭來望着空漠處凝想，我在這時候愛把我自己來放在她思想的中心。有時又看見她家裏有客人，遇着是年青的男子的時候，我便非常惱恨。她的祖母就好像幽靈一樣，時常在她的身邊。她的父親大概是甚麼地方的工人，清早一早出去，要到晚上纔回來。我有點怕見他，我看他在家時，便有糖餅也不買，筆直地通過。一家的家政都是全靠她經理，煮飯洗衣洒掃貿易都是她一個人經理。冬天來了，我看她清晨提鉛桶到鄰家去汲水，提着一滿桶水回家，把臉漲得緋紅，我覺得她是怪可憐見的。她的兩手也凍得生了龜裂。我時常想和她談話，但總談不上兩句話來，她也羞怯，我也羞怯。並且我怕她曉得我是中國人，我怕日本語不好。我又時常想寫信給她，通我的心曲，我起稿也不知道起了多少回，但又扯了。有一回我寫了一封信幾乎納在她



的手中，但我終竟收了回來。我怕她曉得我是中國人，會使她連現在對於我的一點情愫都要失掉。這是我所不能忍耐的，這是值得我的生命的冒險。我怎麼做呢？我有時率性想不畢業，再在F市多住兩年。但是落第是莫大的恥辱，並且也太累了瑞華，她和我在異邦吃苦，只望早早畢業回國去做些事業，我假如一落第，這會使她無面目見人。我是不能落第！但是精神是糜爛到這步田地了！畢業試驗漸漸逼迫攏來，而她對於我的情愫又不見些兒增進。她見了我仍是害羞，仍和三月間最初見面時一樣。她到底是不愛我嗎？她還是嫌我太呆滯了嗎？年假中有一次我看見她在看一封信，是西洋信紙寫的，她讀着露出十分愜意的微笑，這顯然是甚麼人給她的 Love-letter 了！我這一場發現使我硬定了心腸，我決心不再和她纏綿，我決心準備着試驗的工作。但是時候是太促逼了。製圖還剩下八九張，論文還全未準備，最苦的是實習報告書，暑假中奉行故事地在大阪住了兩月，也實習了兩個工場，但是昏昏迷迷地如在夢中過了的一樣，日記零碎不全，要編造出來



真是絕頂的難事。到這時候我的詭計生出來了，我記起K大學的一位友人恰好同時和我在大阪工場實習，我便寫信去要求他的底稿來照鈔。製圖趕不完的待試驗後補繳。我專心在論文上準備，從教授領得一個研究題目來從事實驗，從早到晚幾乎一天都在實驗室裏，但是腦筋總不清醒，實驗總得不出甚麼結果。時間如像海裏的狂瀾一樣，一禮拜過了，兩禮拜過了，看看臨到三月初十，我的論文還沒有眉目，我是全然絕望了。十一的一天，學校我不去了，清晨我去看我兩月不見的 Donna Carmela，我走到她的巷裏，楊柳又正是抽芽的時候，對門的茶花又在開放了。一切都是一年前見她時的光景，而她的窗下不放着糖匣，我是成了再來的丁令威了。啊，她是幾時搬了家，搬到那兒去了呢？我在花壇巷裏徘徊了將近一點鐘的光景。我往日神社的松原裏她站着畫過袈裟的地方站着，天是蒼蒼的，海是蒼蒼的，松原也是蒼蒼的，我也是如像從夢裏醒來的一樣。我又走到N公園，在夢中我們並坐過的崖頭上坐着，舊態依然的蒼松，舊態依然的蒼海，不斷地在



鼓弄風濤，白鷗在崖下翻飛，櫻樹已經綻着蓓蕾，但是去年的落花淘洗到何處去了呢？一切都是夢，一切都比夢還無憑。最大的疑問是她對於我的愛情，她的心就如像那蒼海的神祕一樣，她到底是愛我麼？相識了已經一年，彼此不通姓名，彼此不通款曲，彼此只是羞澀，那羞澀是甚麼意思呢？在我是怕她曉得我是中國人，怕她曉得我有妻子，她怕是已經曉得的罷？落第已經迫到臨頭，我已受着死刑的宣告，她又往那兒去了呢？我不能和她作最後的訣別，這是我沒世的遺憾了。我想到國內的父母兄弟，想到國內的朋友，想到把官費養了我六七年的國家，想到且海岸淒寂地等待着，我晚上回家的妻子，我不禁湧出眼淚來，我是辜負了一切人的期待！我的腦筋是沒中用了，我還有甚麼希望呢？我還有甚麼顏面呢？卑劣的落伍者，色情狂，二重人格的生活者，我只有唯一的一條路，我在躊躇甚麼呢？我從N公園穿向鐵道路線，沿着鐵道路線向北走去，上下的火車從我的身旁過了好幾趟了。走到工科大學附近，又穿到海邊上來，且村已經走過了。太陽已是落海的時候，從



地平線上高不過五六丈光景的雲層中洒下半輪輻射的光線下來——啊，那是她的睫毛！她的睫毛！玫瑰色的紅霞令我想起她的羞色，我吃懨得不能忍耐。蒼海的白波在用手招我，我挽着那冰冷的手腕，去追求那醉人的處女紅，去追求那睫毛美……所追求的物象永遠在不改距離的遠方，力盡了，鉛錘垂着我的兩腳，世界從我眼前消去了，鹹水不住地灌注我，最後的一層帷幕也洞開了，一瞬之間便回到了開關以前。

自分是已經死了的人却睡在安輦的床上，又是一場夢境麼？瑞華坐在床頭執着我的兩手，模糊間有許多穿白衣的人，我知道是睡在病院裏了。我口苦得難耐，我要些茶水，聲氣好像不是我自己的聲音。瑞華把些甜汁來傾在我的口裏，大約是葡萄酒的光景。瑞華的眼裏我看見有一種慰悅的光輝。我冷得不能忍耐。白衣人們都很歡喜的樣子，有一



人對瑞華吩咐了些甚麼，都先後退出去了。黃色的電燈，好像在做夢的光景。

我是在昨天晚上被江村的漁船救起的，當時抬到了這大學病院裏來，直到現在，人事纔清醒了。已經夜半過後了。兒和女聽說是託了S夫人。

我冷了一會又發起燒來，模糊之間又不省人事了。燒退時是第二天的中午時分。醫師說只要沒有併發的症候，再將養兩個禮拜便可以望好。

第二天午後瑞華去把兒女引了來，病室裏有兩張寢台，一家人便同住在這裏。晚上最後的檢溫時間過了，兒女們都在別一張寢台上睡熟了。瑞華坐在床緣，我握着她的手只是流淚。

她問我：『你爲甚麼要這樣傷心呢？你是因爲不能畢業麼……這一學期不能畢業到來一學期不過遲得五個月的光景，沒有甚麼傷心的必要呢。』

我哭着只是搖頭。



『你怕你跳水的事情傳出去不好聽嗎？這是你近來神經衰弱了的緣故，這是病的發作呢。我恨我平時沒有十分體貼你，使你病苦到這步田地。』

我愈見哭，只是搖頭。

『別只是傷心罷，燒纔退了，醫生還怕有別的併發症呢。你是怕有併發症嗎？』

我到這時候纔哭着把去年春假以來的經過，詳細告訴了她。她靜默着聽到最後，在我的額上親了一吻。她說她很感謝我，能把這一切話都告訴了她。她又說開始是她的錯誤，她不該說她的眼睛好，睫毛好。最後說到畢業的事情，她叫我不要心焦，只要身體好起來，遲五個月畢業也不要緊。她這些話把我的精神整作起來了，我也沒有甚麼併發症，比醫師所預料的早一個禮拜便退了病院。以後我到九月畢了業，畢了業後便直接回到上海，在上海直住到今年的正月。那段時期的生活你是曉得的呢。就是我自己也覺得我對於 Donna Carmela 幾乎是全然忘記了。



啊，我恨死那跛脚的S夫人！她就好像那 *Macbeth* 中的妖婆一樣，我的運命是她在播弄着的。*Donna Carmela* 的住處，是她告訴了瑞華，我纔得認識。回國以後她在今年正月寫了一封信來報告我們：說是 *Donna Carmela* 在F市做了咖啡店的侍女啊，我看看已經癒合了的心傷，被她這一筆便又替我鑿破了！我對於她的同情，比以前更強烈地甦活了起來，我對於她的一年間的健忘，殘酷地復起仇來，我又失掉了睡眠，失掉了我一切的精力了。朋友，你大約還記得罷？我自從正月以來吃過你多少臭化鉀，你大約還記得罷？

咖啡店的侍女——這在上海的西洋人的咖啡店中是有的——在日本是遍地皆是。咖啡店的主人爲招誘生意計，大概要選擇些好看的女子來做看板。入時的裝束，白色



的愛布籠，玉手殷勤，替客人獻酒，這是一種新式的賣笑生活——我的 Donna Carmela 終竟陷到這樣的生活裏了。我爲要來看她，所以借口實習在四月裏又纔跑到了這裏來。

——朋友，請恕我對於你們的這場欺騙罷！——我初來的時候，向 S 夫人問了她的咖啡店，我走去探問她時，她已經在兩禮拜前辭了職了。我的命真是不好。我以後便在 F 市成了了一個咖啡店的巡禮者。F 市的每家咖啡店我都走遍了，我就好像去年東京地震，把兒女遺失了的父母在各處死屍堆中撥尋兒女的屍首一樣，我在這 F 市咖啡店裏的侍女中撥尋我的 Donna Carmela。這兩個月的巡禮把我所有的生活費都用盡了。我前天跑到 S 夫人那裏去向她借錢，她把她的一對金鐲借給了我，叫我拿去當。她的丈夫又往外方去視察去了。她留我吃晚飯，備了酒，十分殷勤地款待着我。

這位 S 夫人是這 H 村上有名的美人，和我是上下年紀，只是左脚有點殘疾。她是因爲這殘疾的緣故呢，或者還是因爲自尊的緣故，我們不得而知，她是素少交際的，和她往



來的日本人幾乎沒有一個。她的丈夫是一位法學士，在這F縣的縣衙門裏做事情。他們沒有兒女。他們連和縣衙門裏的同僚們都沒有交際的樣子，但是奇怪的是他們和我們非常要好，尤其是S夫人，她對於我有些奇怪的舉止。

她留我在她家裏吃酒，她親自替我斟，有時她又把我喝殘了的半盃酒拿去喝了。她說她年青的時候住家和『遊廓』——日本的娼樓——相近，娼家唱的歌她大概都記得。說到高興處，她又低聲的唱起來。就在這個狀態之下我向她借錢，她把手上的金鐲脫給了我的。

我近來酒量很有進步了。在咖啡店裏日日和酒色爲隣，我想麻痺我的神經。我醉了，忘記了瑞華，忘記了我的兒女，也忘記了她，忘記了她的眼睛，我最是幸福。醒來便太苦了，我是在十字架上受着磔刑。

我在S夫人家飲了四合酒的光景，醉了。我要走，她牽着我的手不許走：



「外邊在下雨，你也醉了，今天晚上就在這兒睡罷。」

我聽她把我扶到一隻睡椅上睡下。她收拾了房間，把大門掩上，打了一盆水來替我洗了臉，她自己也洗了。她把衣服脫了，只剩下一條紛紅的腰圍，對着鏡子化起粧來。她是背着我跪在草蓆上的。粉的香氣一陣陣吹來，甜得有些刺心。她的頭髮很濃很黑，她的兩肩就好像剝了壳的一個煮熟了的雞蛋一樣。她的美是日本人所說的一種娼妓美，雞蛋臉，驢肩，頹唐的病色——從白粉下現出一種青味，顏面神經要一分也不許矜持。她一面傅着粉，一面側轉頭來看我，她問我：她比我的 *Donna Carmela* 怎樣？我裝着醉沒有答應她。她裝飾好了，起身鋪起睡褥來，被條是硃紅緞面的新被，她說這緞面便是我們送她的，今天晚上纔蓋第一次。她走來看我，又走去銜了幾粒仁丹來渡在我的口裏。我微微點着頭向她表示謝意——但是我的心裏實在害怕起來，我在籌畫今天晚上怎樣纔可以逃脫她的虎口。她坐在睡椅下，把兩腳伸長。把右手的上膊擎在我的胸上，她的臉緊緊對着我。



她說我那樣迷着 Donna Carméla，她不心服。Carméla 就只一對眼睛好，但是沒有愛嬌。她最後說她纔不久看見 Carméla，梳着『丸髻』了。（這是日本女子已婚的證據）她說她往車站上去送朋友的時候，看見她和一位商人風的肥黑的大漢坐在二等車裏，她的老祖母在車站上送行。車要開的時候，她的老祖母對她說：『到了東京，快寫一封信回來。』……我聽她說着這些話，心裏就像有尖刀刺着的一樣。她還說她怕是成了那位商人風的大黑漢的外妾了。——啊，妖婆！你要把我苦到怎樣的地步呢？但我在裝着醉，我儘她說，儘她殷勤我，我一點也沒有發作。我知道她是在燃着了，她抱着我，她說她怎麼愛我，在心裏想了我四年。她叫我脫了衣裳去睡。我一點聲息也不作，一動也不動，只是如像死人一樣。她揉動我，催促我，看我不應，她又把冷水來冰我的額頭，把仁丹來渡在我的口裏，我只把口張着，連仁丹也不咽一下。她窘着了，甚麼方法都用盡，而我只是不動，她最後把了一條毛氈上蓋在我的身上，她好像失望了的光景，她各自去睡了……睡不一會，



她又起來，又來作弄我，她最後在我大腿上扭了一把，嘆息了一聲，便把電燈滅了。我在心中不禁暗暗發起笑來。

我現在在甚麼地方，我在甚麼狀態之下寫這封信給你，你總不會猜到罷？我把S夫人的金鐲質了五十塊錢，我現在坐在往東京的三等車裏，火車已經過了橫濱了。地震的慘狀不到橫濱來時想像不出來。大建築的殘骸如像解剖室裏的人體標本一樣，一些小戶人家都還是天幕生活。我在這外面的鏡子裏照出了我自己的現形，我自己內心中藏着的一座火山把我全部的存在都震盪了。我的身體只是一架死屍，這乘火車是我的棺材，要把我送到東京的廢墟中去埋葬。我想起我和瑞華初來日本時，正是從橫濱上岸，那時四圍的景物在一種充滿着希望的外光中歡迎我們，我們也好像草中的一對鹿兒，我



們享樂着目前的幸福，我們規畫着未來的樂園，我們無憂，我們輕快。如今僅隔十年，我們飽嘗了憂患，我們分崩離析，我們骨肉異地，而我更淪落得沒有底止。廢墟中飄泊着的一個頹魂！哭罷，哭罷……窗外是梅雨，是自然在表示他的愁思。

我隨身帶得有一瓶息安酸，和一管手砲，我到東京去要殺人——至少要殺我自己！我最遺憾的是前年在她門上揭下來的兩張字條在我跳海時水濕了，如今已不見了。一年多不見她的姿態已漸漸模糊，只有她的眼睛，她的睫毛，是烙印在我靈魂深處。我今生今世怕沒有再見她的時候了！平心想來，她現在定然是幸福，至少在物質上是幸福。她坐二等車到東京來作蜜月旅行，在現在這一瞬間，或者是在淺草公園看電影，或者在精養軒吃西餐，她的心眼中難道還有我這嚼糖塊的呆子存在嗎？可憐瑞華寫信來還要勸我和她結婚，我真好幸福的 Don Juan 喲……

好了，不再寫了，墳墓已逼在了我的面前。







(二)

叛逆的女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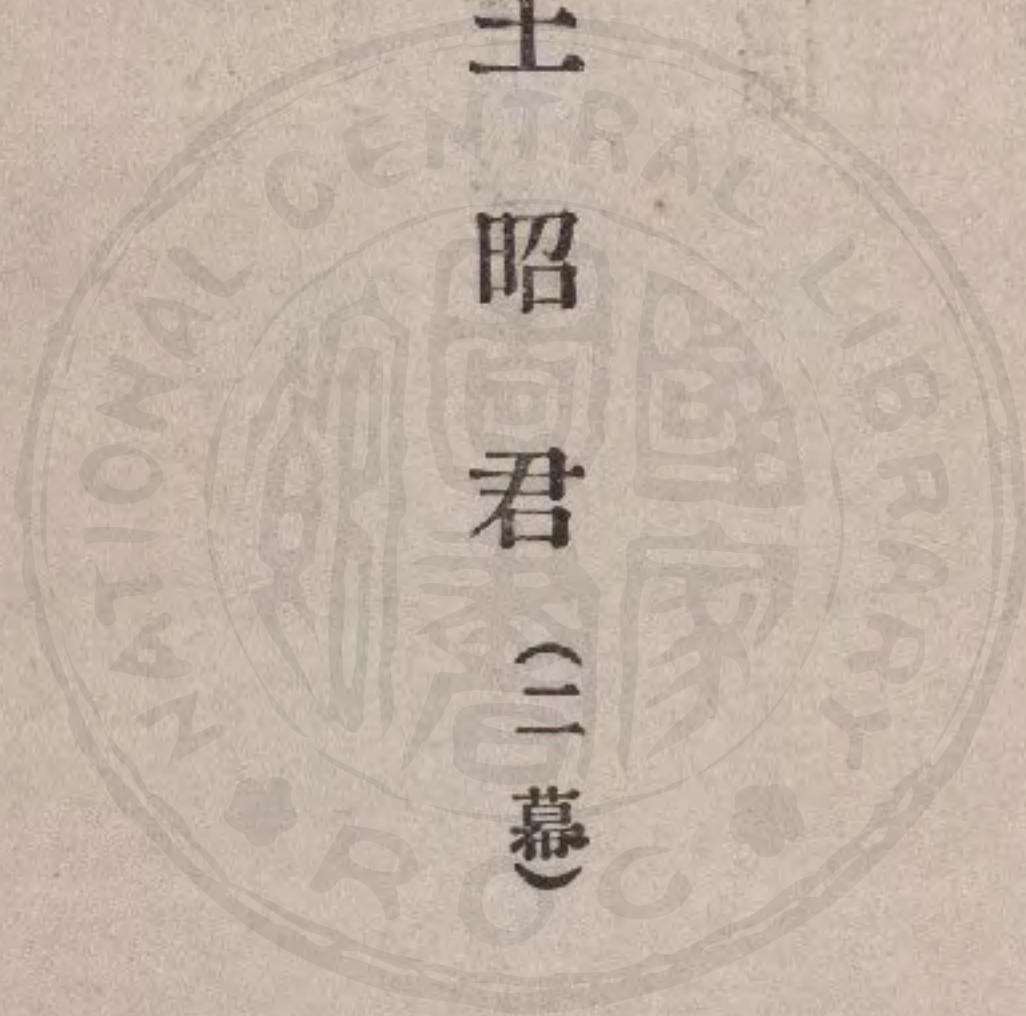
(戲劇三篇)







王昭君 (三幕)





登場人物

毛延壽(畫師)

龔寬(延壽之弟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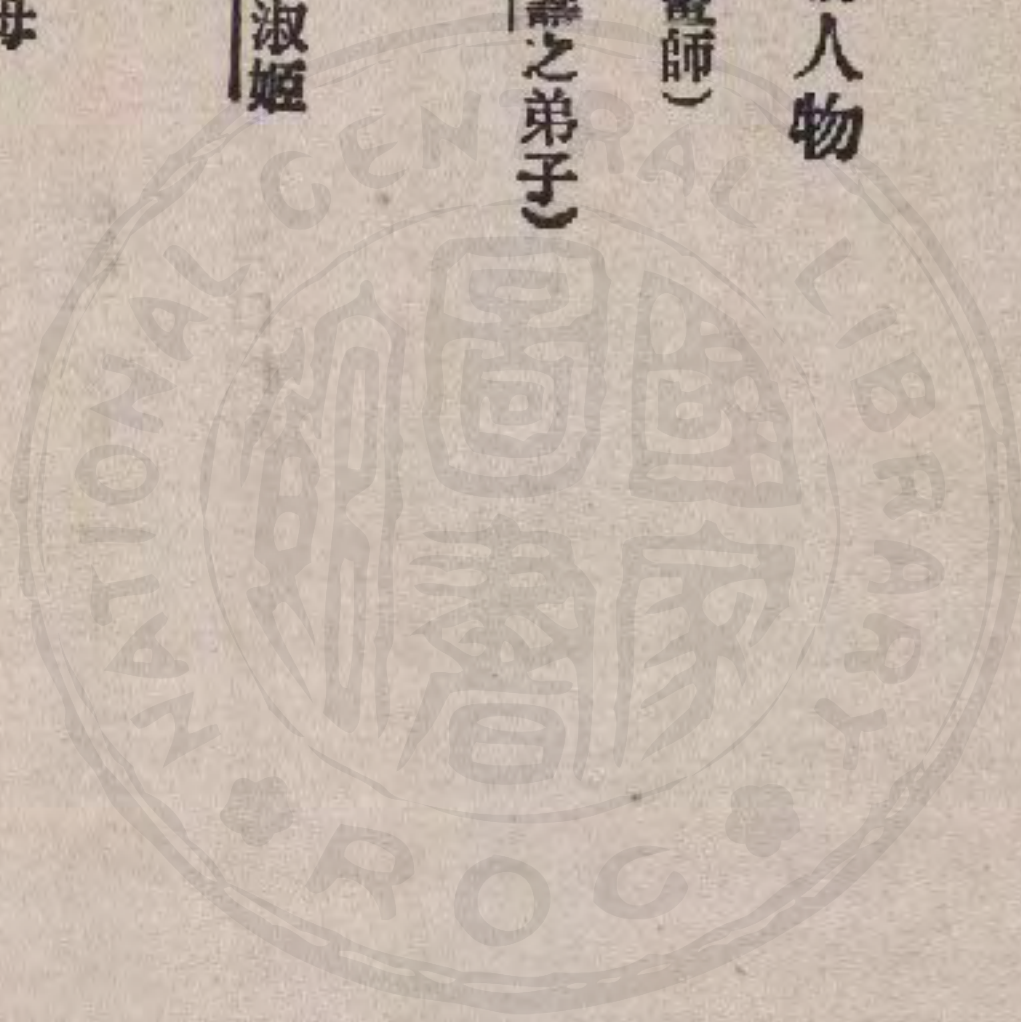
漢元帝

延壽之女淑姬

王昭君

王昭君之母

其他侍衛,御醫等數人





第一幕

——毛延壽之畫室——

背而一帶油碧紗窗，窗外園景隱約可見。窗下橫置長案一，案頭置文房器具多件，兩端堆集畫軸。左隅有戶通後園，掩閉。左右壁中央處各有戶口相對。左壁沿置書櫥。右壁掛古畫數幅，前端靠壁竹榻一。正中爐火一盆，炭火熊熊。爐旁置茶檯棋枰湘妃椅諸事。未開幕前先聞女子讀書聲。

「噉將出兮東方，

照吾檻兮扶桑。

撫余馬兮安驅？

夜皎皎兮既明。」

（歌聲中輟，幕開，毛延壽女橫臥竹榻上讀楚辭）



「青雲衣兮白霓裳，

舉長矢兮射天狼。

操余弧兮反淪降，

援北斗兮酌桂漿。

撰余轡兮高駝翔，

杳冥冥兮以東行。」

延壽（在內） 淑姬，你又在讀那種神說鬼話的書了。

毛女（坐起） 啊啊，爸爸，我以為你又到掖庭去了，你沒有去嗎？

延壽（自右戶口出） 沒有去，今天皇帝陛下說一早要微行到我們家裏來下棋，所以我吩咐

龔寬去了。現在快到正午時候，陛下不見來，龔寬想也快要回來了。（至爐畔坐左側湘妃

椅上）你又在讀那神說鬼話的楚辭啦。



毛女 是，是楚辭，楚辭我總是愛讀。不怕爸爸不喜歡，我總覺得這裏面有許多畫，比爸爸們畫的更還有趣。

延壽（撥爐火） 你總愛瞎說，那明明是字寫成的，那裏面有甚麼畫？

毛女 爸爸，怎的沒有？便是這首東君，這不是一幅好畫嗎？你看這太陽神的『東君』穿着青色的雲衣，白色的霓裳，乘在馬車上，手裏拿着長箭，彎着長弓，射逐那黑暗中跳梁着的狼犬……

延壽 哎喲喲，够了，够了！那只謊得你們一些小孩兒和女子！那是甚麼畫！那只是瘋子說的夢話。

毛女 瘋子……夢話？

延壽 瘋子呢！屈原正是一位瘋子。他瘋了，還惹得許多人去學他，如像宋玉景差都是些假瘋子。就是我們前代的賈誼，也是太學像很了，學得瘋癲識倒地哭死了。我只恨秦



始皇燒書沒有把這部楚辭燒絕種。

毛女 爸爸，你太過火了罷？你怎把屈原恨得那麼厲害？

延壽 我就恨他愛作假，作假是使人不得不極端厭恨的。就譬如他這東君一篇，我們試問世間上甚麼人曾經看見過太陽神，並且還穿甚麼青衣白裳，還乘甚麼馬車，還操甚麼弓矢呢？世間上甚麼人又曾經看見過有天狼在那裏呢？本來是沒有的東西偏要虛構出來，這便是在說夢話，這便是假。

毛女 爸爸，你不能這樣說。你是太把人的眼睛看得比精神貴重了。爸爸，譬如我們在穴居野處的時候，房屋本來是沒有的東西，聰明的人把樹木斫來，把土石運來，築成了一座高大的房屋，我們會說他是在做夢，是在作假，是一位瘋子嗎？我們在沒有衣裳穿的時候，披些獸皮樹葉，聰明的人教人種棉，教人養蠶，教人紡織，又教人把織成的布帛縫成本來是沒有的美好的衣裳——爸爸，這樣的人我們也可以說他是瘋子，



是在做夢，是在教人作假嗎？

延壽 你這譬比怎麼和太陽神扯得攏呢？裁縫用我們看得見的材料來做出我們看得見的衣裳，木匠用我們看得見的材料來做出我們看得見的房屋，太陽神你看得見嗎？天狼你看得見嗎？

毛女 你的精神看得見嗎？

延壽 看不見的。

毛女 看不見的便是假嗎？

延壽 假人只是一團肉！

毛女 啊，爸爸，你這教我沒有話說了。

延壽 你們小孩子，你們女娃兒少說話的好。大人們說的話，你們是應該洗耳敬聽的。曉得麼，我委實對你說，凡爲做詩做文學畫，都是不可走入邪道。像屈原那一派瘋話便



是詩文上的邪道，幸好我們現刻是把牠擺脫乾淨了。我們畫畫，尤其是我們畫人物畫，第一總要畫得像，要像就是真，真到毫髮畢肖，那便巧奪天工了。你曉得麼？空空洞洞的亂想是不成東西的，無論如何總要像，要像，要像，我向你說二十四個『要像』，除此而外都是不實在，都是假。

毛女 啊，你老人家一點也不假，人家本來是醜的，你要把他畫好看些，人家本來是好看的，你要把他畫醜些。

延壽（瞋目握拳打椅靠） 甚麼！甚麼話！老子做的事，你少得放些屁！老子千辛萬苦，爲的要光大門庭，興家立業，使你們享些福，我全靠一枝毛錐在鑽幹，你們享福够了，要來罵我了嗎？

毛女（起身步至延壽旁置書正中一椅上而撫其背） 爸爸，你別要這樣生氣罷，你女兒並不是在罵你，做女兒的也並不敢罵你爸爸呢。



延壽（氣色轉溫和） 哼，你並不是在罵我。我曉得你總是這樣，你罵了人，立刻又來賠笑。

毛女 爸爸，我實在是沒有罵你呢。

延壽 哼，你沒有罵我，總之我畫醜畫美是不許你干涉的。

毛女 但是呢，爸爸！

延壽 甚麼？

毛女 我覺得你應該把你的藝術看貴重，不要欺負人。

延壽 是呀，這是不消你說的。我把我的藝術原是看得很貴重。我又何嘗欺負過人？

毛女 當今的天子，把爸爸看作兄弟，把我們看作他自己的兒女一樣，我們是不該欺負

他的罷？

延壽 自然是不該欺負，我何曾欺負過他？

毛女 可憐無告的人，我們怕也是不該欺負的罷？



延壽 自然是不該欺負，我何曾欺負過誰？

毛女 那掖庭的待詔王昭君，你何苦定要欺負她呢？

延壽 我何曾欺負過她，是她把我的藝術太看賤了。我素來在宮庭畫像，都是要受人重大的報酬，後宮佳麗經了我的靈筆點染，都要受當今皇上的眷寵，我的藝術是多麼貴重，我是不許人賤視的。只有這新從窮鄉僻境來的王待詔她偏要賤視我，我下氣向她請求，她偏還要凌辱我，說我是卑鄙的畫匠。我是當今皇帝的尙方畫伯，怎容得他人說我卑鄙？我爲尊重我的藝術起見，要請求些筆潤，她也怎能說我是卑鄙？我求她的筆潤，也並不是虧負她，以她的姿首，更加上我靈筆的傳神，她何愁不成爲李夫人鉤弋夫人，而她偏偏要吝惜幾個錢，還要以惡劣的言辭來罵我，她是不願享受她將來的福分，我何曾欺負過她？

毛女 爸爸，你雖是這麼說，但我覺得她真是可憐。自從前月爸爸叫我去說勸她的時候，



她一面在彈琵琶，一面在流眼淚。她看了我去，纔把眼淚收了。她那天生的豔質，真好像雨落過後的明月一輪，我站在她的面前，自己覺得就好像只是一點閃爍的星子。爸爸，我不誑你，你雖是叫我去向她說錢，但我去了好幾次，我在她面前，終是不好意思把錢字說出口……

延壽 哼，你真是高潔！無怪乎鬧了一兩個月，連錢的影子也不見一個。哼，你不誑我！哼，你……

毛女 爸爸，你別生氣，你聽我再往下說罷。

延壽 哼，你說，你別在我肩頭上忸怩，你好生坐下說。

毛女（退坐椅上） 啊啊，我坐在書上了！（忙起身插書入書櫥）

延壽 那樣的書是只好拿來墊座。我以後要把這類徒說夢話的書全盤投在火坑裏的。

毛女（復座） 爸爸，你聽我說，別要在書上生氣了。



延壽 哼，你說。（斟茶一盃細呷）

毛女 爸爸，自從頭一次去見王待詔呢，我便發見一樣可驚異的事情，爸爸，你們怕不會留意罷？

延壽 甚麼可驚異的事情？

毛女 王待詔身旁不是有形影不離的一位老婢嗎？

延壽 怎麼老婢怎麼樣？

毛女 你以為她真是王待詔的一位侍婢嗎？那是錯了。我當初去見她的時候，她在彈琵琶。

她一見了我便把琵琶推在一旁，叫那老婢取去掛在壁上，但她叫那老婢的時候，她叫了一聲『姆媽』，忽地又掉口叫成『王媽』。我當下便覺得可疑。我留心看那老婢的舉動，又較量她們兩人的面孔，她們真是相像，我便疑心她們是母女了，但我也不好直問。後來……



延壽 唔，後來？

毛女 後來我伺着機會慢慢問她，問那老婢是她甚麼人？她說，是她同族的一位叔母。——

——我說『叔母怎麼能同你來呢？』——她說：『去年冬天我家奉了朝廷的詔敕要選我進京的時候，我家父母捨不得我一人遠離，所以纔請了我這位叔母來伴我。』——我接着說道：『你們真是相像呢，請恕我唐突，你們就好像母女一樣。』——她聽了我這句話，便吃了一驚，呆地許久不能回答。

延壽 唔，不能回答了，又怎麼樣？

毛女 倒是她的母親——

延壽（鼓掌） 哈哈，她的母親！真是她的母親嗎？

毛女 真是她的母親呢。她的母親看見她回答不出來，倒走來向我跪下了。我倒過意不去，急忙扶着她。她說，『好姑娘，請你可憐我們在難的母女。』——『喂呀，媽媽，



你這倒折我了。——我說了，忙把她扶了起來。

延壽 唔唔，你是聰明，你怎麼早不向我說！

毛女 我是向龔寬說過的，早就想向爸爸說，但我們怕你更要作難她們。爸爸，她們畢竟是可憐。你請聽我把她們的身世詳細告訴你罷。起初我聽見王待詔的母親說她們是在難的母女，我很驚異。我以為受了大選入宮，總算得是光宗耀祖的事體了，誰知身當其境的人，纔是別有懷抱。——

延壽（欠伸） 哎，龔寬去了這麼多時，怎麼還不見回來呢？

毛女 爸爸你沒有在聽我嗎？

延壽 你說罷，我在聽你。

毛女 我聽她母親說，說她們是秭歸縣的人。她們秭歸縣的山水是很有名的。有巫山十二峯在近旁，有浩蕩的長江時時刻刻奏着不斷的音樂。我一聽見她們說起她們的



故鄉，就好像在我愛讀的楚辭裏神遊着的一樣，在我面前的王昭君，就好像從宋玉高唐賦裏降下來的巫山神女。她們從她們那神妙的故鄉，移到這重垣疊鎖的宮裏來，她們的悲哀已就不堪設想了，那知道她們還有更悲痛的事情令人難受。——

延壽（起身） 啊，難受，燠熱得難受！（開正中紗窗兩扇露出一帶庭園雪景在室中盤旋）

毛女（問） 爸爸，你終沒有聽我的。

延壽 我在聽喲，你儘管說罷！——啊啊，龔寬這孩子怎麼還不回來？（欠伸又自斟一杯茶細

啣） 唔，你說罷。

毛女 我說啊，你總要聽纔行。

延壽 聽喲，聽喲，我的耳朵又沒有塞着。

毛女 那王待詔呢，她本是一個孤女，她母親養她到三歲的時候，父親就死了。她母親纔又抱繼了一個異姓的兒子。這個兒子比王待詔長一歲，她們母子三人便平平安安



地過了十五年。不料去年大選，王昭君便當了選，說是是族上的人想謀她們的財產，私下替她在官長處報了名的。當選的消息一確定，要由官府催迫進京的時候，可憐她的異姓哥哥竟跳到長江裏面死了……她們母女的傷心是不用說，可憐她們伶仃的母女又不得不天長地久地永遠分離。好在要謀她們財產的族上人替她們畫策，教王昭君的母親裝着隨身的侍婢，瞞過了護送的官長，所以她們母子纔得淒淒涼涼地聚首到如今。爸爸，你說她們可憐不可憐呢？

延壽 可憐她們欺瞞君上，倒是罪該萬死！

毛女（愕然） 啊，爸爸！你不能那麼說！你要那麼說時，你做的事情難道不是欺瞞君上嗎？別人家天生麗質……

（龔寬自左戶口倉黃出）

延壽（見龔寬作怒聲） 龔寬你這蠢才！你去了一大半天，你去幹了些甚麼？



龔寬 先生，你請恕我。啊啊，我們是罪不容恕！先生，我們是做了不好的事情！我們是罪不

容恕！

延壽 哼，甚麼事情！值得你那樣張謔！

毛女（兀坐瞠目仰視龔寬默不作一語）……

龔寬 先生，啊啊，我們做的這件事情，始終是問良心不過！

（抱頭作愴痛狀坐前刻延壽所坐椅

上

毛女（轉目仰視龔寬無語）……

延壽（逼近龔寬坐前）哼，你瘋了嗎？到底是甚麼事情？

龔寬（沉默有間始昂頭向延壽）先生，匈奴單于呼韓邪來朝，你曉得麼？

延壽 好天大的事！我怎麼不曉得，昨天皇帝陛下已經親自對我說了。

龔寬 單于來朝，懇求與天漢和親，皇帝陛下允許了，詔在後宮佳麗中挑選容貌最下乘



的下嫁單子。掖庭待詔王昭君，因為她的畫像被先生畫得太醜，她便受了挑選了！

毛女（作大驚愕狀起立欲行復坐）……………

延壽（貌加冷酷略略領首）……………

龔寬（垂頭喪氣默有間又斷續作語）啊啊，不料我們竟作出這麼大的一件虧心事……先生，

我早晨一出去的時候，我就聽得這個消息，詔書是昨晚下的，王昭君封爲『寧胡閼氏』，限在十日之內，便要隨呼韓邪單子出嫁匈奴。可憐她們母女——啊啊，先生，你知道她們是母女麼？

延壽 少張謬些！我比你更還知道得明白！

龔寬 先生，你是知道的時候，那是更好使你傷心了。可憐她們母女在昨晚上接受着聖詔，王待詔的母親便驚駭得失了主宰，我今早到掖庭的時候，她是已經發了瘋了！

毛女（如前）……………



延壽 你去了老大一半天，你儘管這麼嘮叨，你幹的事情究竟怎麼樣了？錢呢？

龔寬 先生，我們陷害別人到了那樣傷心的地步，還能說到錢上來嗎？

延壽 哼，沒中用的蠢奴！你怕也和老婆子一樣，一駭便駭瘋了！老婆子的發瘋只駭得你們這些蠢子……只要給我的錢，我可以叫她不會出嫁匈奴，叫那老婆子的瘋病會好。叫她也可以立昇雲霄。她若仍然不給我的錢，我倒打算要去告發她們欺憫朝廷，她們是罪該連誅九族，瘋了，嫁了，還是便宜了她們呢……蠢子們，你們別都呆呆地如像兩隻木鷄！你們隨便那個都好，你們走一個到掖庭去，去向她們說，說我是有回天的力量的，我說的話當今的天子是句句採納的，只要她們肯給我重大的報酬，我可以打救她們。我只消向皇帝說，說我獻上去的王昭君的畫像是弄錯了人，我畫好了的一份真本，到今朝纔尋了出來。我只要把我的真本，獻給皇上看一眼，包管皇上能够收回成命。——你們走一個去向她們這樣作最後的勸誘罷。問她們究竟想走



那一條路！

(兩人均瞪視無語)

啊啊，真是兩隻木鷄！你們都不願意去嗎？

(兩人無語)

你們都不願意去，那就讓我去罷。皇上今天總怕不會來了，我去了，假使皇上來了的時候，你們說我去畫匈奴人騎馬射箭圖去就是了。

(兩人仍瞪目無語延壽由左戶口下)

龔寬(自語) 啊，我不想人之無良！至於此！孔子說『當仁不讓於師』……我的師傅這樣的行爲，我是要……

毛女(起執龔寬手) 龔寬，你不要認他爲師，我也不願認他爲父了！那是虎豹不如的銅毒！

啊，我不幸纔生爲了他的女！(啜泣)



龔寬（吻毛女額默有問）淑姬，如今我們不是傷感的時候了，人落在井裏了，我們應該快去

打救，不能再看着別人再從井口下石。

毛女 是，是的！我們就跳下井去救她，也是應該。我剛纔想了一下，龔寬，你看怎麼樣？我想

我是要去向皇上說，叫他把我假冒着王昭君，等我去下嫁匈奴。

龔寬 不行，不行！你這怎麼使得！你這不是殺我麼？

毛女 殺你？你是真心肯爲我死的嗎？

龔寬 我怎的不肯真心爲你死啊，你全然不知道我的心呀！

毛女 我並不是不知道，不過你怎麼總不向我父親提說婚事呢？

龔寬 只怕你父親不肯罷了。

（此時紗窗有人影隱現）

毛女 啊，龔寬，你是太謹慎了。——不是，不是，他已經不是我的父親！



龔寬 你肯犧牲他麼？

毛女 啊，龔寬！我有那一樣沒有爲你犧牲的呢？如今他已不是我的父親，也不是人，我

現刻就爲你犧牲了他，也不吝惜。

龔寬 你真的麼？

毛女 你還要疑心我嗎？

龔寬 那末，你這樣做就好了。（環顧向毛女耳語）

毛女（領首） 唔，這是最好的方法。

龔寬 但是事不宜遲，我們要趕快做纔行，等到先生回來，便萬事都會休了。

毛女 啊，是，我去取來。（右由戶口下）

龔寬（起行於室中呈得意狀）

（漢元帝自窗口現出）



元帝 龔寬——

龔寬〔驚愕〕 喂呀，陛下，陛下是幾時駕臨的。

〔速開左隅戶迎元帝入室〕

元帝 我已經到了多時了。〔坐正中毛女所坐椅上〕

龔寬〔捧茶獻元帝〕……

元帝 我是已經到了多時，我是從後門來的。我本約的是早上來，却是太來遲了。我來時，教闈人不必報到，我便從花園裏，繞道到這裏來，因為我想看幾分雪景。我到窗外來的時候，聽見你和淑姬在談論甚麼，我就不便來擾了你們——

〔毛女攜畫軸一幀自右戶口走出見元帝驚喜〕

毛女 啊，陛下，你已經來了嗎？

元帝 我到了多時了，你父親出外去了嗎？



毛女 陛下，他到掖庭去了。

元帝 到掖庭去？

毛女 是的，他是到掖庭去了。陛下，你請先看這幅畫像罷。

元帝 畫像是甚麼人的呢？

(毛女開畫軸與龔寬各執一端示元帝)

元帝 (起立觀畫) 啊，好一幅美人畫！(默賞有間) 這畫的是甚麼人呢？……這是畫的奔月的

嫦娥？……是浣紗的西施？……是爲雲爲雨的巫山神女？……啊，但是這又着的是時

裝，彈的是琵琶。(問) 我想，我活了四十多年，不曾看見過這樣的美女啊，但是，你們快

些捲好，快些捲好，怕她要離去這個塵寰，飛回天界去了呢！龔寬，你知道麼？這到底是

甚麼人畫的？這畫的是甚麼人？

(毛女捲畫)



龔寬 陛下，請恕臣等死罪，畫這像的人是臣師毛延壽。

元帝 唔，是要延壽纔有這樣的手筆。這畫的究竟是甚麼人呢？

龔寬 陛下，這便是新封寧胡關氏的掖庭待詔王昭君。

元帝 啊，有這樣的神技，有這樣的神技，昨天我纔揀閱過她們的畫像，王昭君的相貌不是這樣的。

龔寬 陛下，請恕臣等死罪，是臣等欺瞞了陛下。

(毛女授畫軸於元帝)

元帝 是呀，我看你們畫家的手腕，說壞時，終竟是不免於欺瞞。自然裏面本沒有那麼美的東西，一落到你們畫家的手下便另外生色了。詩人也大概是這樣。但是這正是畫家和詩人可以感謝的地方，假使天地間沒有你們，我們是會被醜惡的勢力壓成木塊了。啊，延壽的手腕畢竟非凡，我時常怪他畫的像總比本來的面目美好，王昭君這



張畫像當然是離實質很遠的了。

龔寬 陛下，不是這樣，不是這樣。

毛女 陛下，我的父親他完全不是好人！

元帝（驚疑） 怎麼說？

毛女 陛下，你不知道他做了多少欺瞞你的事。美的他要畫醜，醜的他要畫美，只看施贈他的賄賂爲轉移。王待詔的本來面目比他這張畫像還要美得多呢！她那種天界的美終不是我父親的污濁的精神和污濁的手筆所能表現得出的，只因王待詔沒有賄賂給我父親，所以他便故意把她畫成了無鹽一樣，把來欺憫了你。——

元帝 唔，有這樣的事，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無怪乎他畫的像總和實質不同。啊，他真誤我不淺！有這等美貌的人我怎捨得她去和親呢！

毛女 陛下，王待詔去和親，在她自己或者是情願也說不定。你還不知道她所身受的慘



苦呢，陛下！

元帝 是，我約略也知道。但我可以叫她不要到匈奴去。你們知道走向掖庭的路麼？我要去安慰她。

毛女 陛下，你不知道，王待詔的母親已經瘋了。

元帝 淑姬，你說的話是真實的嗎？她怎麼會有母親在這兒？怎麼又會瘋呢？

毛女 陛下，事情已經到了這步田地，我不能不對你說明。王待詔本是秭歸縣的人，三歲的時候，她的父親死了，她母親撫育了一個異姓的螟蛉，因此便遭了她們同族的異議。去年大選的時候，她們同族人便把王待詔報呈了縣令，王待詔便當選進京，她的異姓哥哥在她動身之前，說是跳在長江裏面死了。

元帝 啊——（作不安狀）

毛女 她母親不忍和她遠離，看看地角天涯要使她們伶仃的母女永遠不能相見，她們



的悲哀更是不待說的了。還是希圖她們產業的同族人，替她們主謀，教王待詔的母親假充着隨身的老婢，她們母女纔一同進了京來……

元帝 你這是從甚麼地聽悉的呢？

毛女 這些都是她親口對我說的。她們來京之後，可憐又受了我父親的毒害，直到現刻也還陷在掖庭，不得和陛下相見。聽說昨夜和番的詔書下後，王待詔的母親悲傷得喪失了心性，已經成了狂人……

元帝 啊，你不用說了，你不用說了。你們知道掖庭在那兒麼？

毛女 陛下，我們知道。

元帝 你們快引我去罷。（匆匆向後戶口走去）我是一刻也不能遲延，我是一刻也不能遲延了。

（龔寬速前開門與毛女二人默隨元帝同下）



## 第二幕

### ——王昭君所居之掖庭——

雪景。右翼一帶石山。左後隅現掖庭之一部，庭外有欄干迴護。庭前斜流御溝一道，溝上橫一弓橋，前後有石闌。左路斜走通掖庭，路旁大理石獅各一。右路走入假山中隱去。溝岸多古槐，木葉已脫落。槐下有梅花數株，花正開。

背面一帶宮殿的遠景。

王昭君束髮爲辮，着玄色長衣，全無修飾，扶狂母在樹下盤桓。狂母若有所尋索，口中只呼叫『人往那兒去了呢？人往那兒去了呢？』聲聲不絕。白髮黃衣，兩眼凝滯。

毛延壽坐左端石橋後闌上。



延壽（喚母女盤桓至橋頭時）

王昭君！

昭君（扶母延佇）

……

狂母（欲作馳脫勢）……人往那兒去了呢？……人往那兒去了呢？……

（此語須叫至狂母將死時不可間斷）

延壽 王昭君！你假如是個聰明人，我說的話，你總該明白的了。你欺誑了朝庭是罪不容

誅的呢。

昭君（低抑） 你不欺誑朝庭！你獻去的畫像是假的，我早就曉得了。你的目的，不過想要我

給你點子錢罷了。錢我是沒有，他們要殺我們母女，我希望他們快來，好把我們母女所身受的痛苦超脫。（漸漸激昂起來）毛延壽，你去罷！你快去叫他們來，來殺我們母女！

（復扶母往雪上盤旋）

延壽（沈默了一會）

王昭君，你別太倔強了……你並不是在和我作對，你是在和你的運



命作對呀！……我今天來，是爲救你而來，你沒把恩人當做仇人了。……你須曉得，我的勢力是比尋常不同，當今皇上是最親信我的，我說一句，他要聽十句。我把你的醜像獻去，——這大約是龔寬告訴你的罷？——也並不曾料得會生出這樣的結果，我是望你早遲看重了我，我可以向皇帝說明，是我獻像時弄錯了人，我再把你的真像獻去，那時你不愁不能榮達。……但是誰能料得會生出這樣的結果呢。……

(母女復盤旋至橋頭)

王昭君，現刻還不算遲，我的力量還能救你。我只消把你的真像獻去，皇上是定能收回成命的。

昭君 (無語仍扶母盤旋而去)

延壽 (起立在橋上往來一兩遍徐徐向母女身旁走去)

王昭君，我知道你就要報償我，你現刻的身

邊恐怕也不能够。可是，我是可以救你的。(尾隨二人)



王昭君，你看那邊是鴛鴦殿，這邊是披香殿，那兒是玉填居楹，金壁飾璫，牆不露形，屋不呈材，隨侯明月，流耀含英，珊瑚碧樹，周阿而生，那裏面的人是紅羅綺組，俯仰如神。

王昭君，那兒的榮華是在向你微笑……

王昭君，腥膻的北風從沙漠吹來，帶來的消息是，那兒是廣漠連天，黃砂遍地，人如野獸，茹腥逐膻，淫如山羊，狠如犬狼，穹廬卑陋，夏則燠熱，冬亦不能避寒。王昭君，那兒的淫風也在向你癡笑……

王昭君，你的運命替你開張着兩條路，你還是想走近路，還是想走遠路呢？

昭君（無語如前）

延壽（愈逼近昭君身旁）

王昭君！我其實是……愛你呢！……啊，梅花沒有你這樣的清艷，白

雪沒有你這樣的純潔，春天是棲寄在女兒們的心裏的，你沒要像那槁木一樣的枯

寂罷。（手撫其背）

王昭君！



昭君（瞋視閃避其手離去） 甚麼！

延壽（佇立復追去） 王昭君……我知道你現刻也不會有金錢酬報我，但是呢，你……你  
有比金錢還要貴重的花園，你的園門緊閉，是還沒有被人欣賞過。你能够……（饒臉

走至昭君面前）

昭君（避易） 甚麼！

延壽 啊，我是……（左右顧）我是想吃你這個櫻桃！（雙手搭昭君肩上欲接其吻）

昭君（放母用力披延壽頰拍然有聲） 狗狗不如的下走！

狂母（奔向樹間口中仍呼）人往那兒去了呢？……人往那兒去了呢？……

昭君（馳至母旁扶之） 姆媽！姆媽兒在這裡呀，姆媽！

延壽（自捫其頰） 哼，你，你，你打我！你打，打得好，打得好。我叫你今晚上，你這兩隻母雞

便會沒，沒，沒，沒有命活！（匆匆向橋上跑去）



(劈頭元帝手執畫軸同毛女龔寬及侍衛數人自山石後走出)

延壽(驚惶失措) 啊，陛下！

元帝 王昭君呢？啊啊，那是她了，那是她了，(指昭君母女) 那扶着狂母在梅花樹下盤旋的。

啊啊，怪可憐人的！(顧毛女) 你去請她們到橋上來，我有話說。(顧龔寬) 龔寬你去叫御醫來罷。

龔寬 是。(下)

(元帝及毛女步至橋上延壽及侍衛數人默侍橋之右側)

毛女(步至母女旁) 王待詔，皇帝陛下召你們往橋上去對話。

昭君(領首扶母隨毛女至橋上)

元帝(坐橋欄上) 啊，王昭君，是我害了你們的一家，我自己做了當代的桀紂。我直到今天

纔明白了我誤信了小人。(回顧毛延壽) 毛延壽！你來。



延壽(遲遲而前)

元帝(以畫軸示延壽)

延壽，你這畫的像我應該道謝你，但是你剛纔在這兒做的勾當我是

在石山後面聽得分明的了。延壽，我不想你竟有這樣禽獸的心腸！

延壽(俯首無言)

元帝 唉，人真正是不容易知道的。我平常待你自信不薄，我封你爲尚方畫伯，賜你不少

的俸錢，這怕是自有天地以來的破例。你試想，你一個畫匠幾會有人和一位萬乘的天子稱弟稱兄的呢？

延壽(如前)

元帝 唉，不想出你纔那麼貪鄙。把你的一枝爛筆來騙女人的錢，污穢我的宮殿。啊，你這

禽獸！你這禽獸不如的毛狗！你還在這兒欺凌孤兒寡母，你還想偷食禁樹啦？你這禽獸！你這禽獸不如的色鬼！



延壽（低首下心地）陛下，你請饒恕我罷。我以後要多替你畫些……

元帝（怒招待衛）來！你們快把這禽獸拿去斫了，把頭首給我送來！

（侍衛數人縛延壽）

延壽（白眼）喂，漢皇帝，你要殺我了麼？你畫春宮的時候要我，你如今有了絕代的佳人，你

要殺我了嗎？你做起你那個仁慈的面孔，其實你那面孔下面的騷毛比山羊還要長五寸呢。啊啊，我是可以死了。我死了，詛咒你就在今年年內跟着我來！（睥睨其女）淑姬，

你也可以榮華利達了。你的買賣做得好，你賣了你的老子啦！啊，可憐你是受了龔寬的騙！你知道麼？龔寬他已經是有妻有子的人呢！他而且是花街酒巷的狂徒，他只要

看見女人的紅裙便要發瘋的。你以為他是好方正的男子嗎？你假如不信，你可以問

問那位王昭君呀！（侍衛強牽延壽）啊，我也可以死了，我是死無餘憾了，王昭君的嫩手

打過我的臉，我是死無餘憾的了。王昭君喲！我祝你一生做個永久的處子喲……



(被侍衛強牽下)

毛女(欲隨復止默倚橋欄俯視)

(舞台沉默只狂母仍連呼「人往那兒去了呢?……人往那兒去了呢?」聲聲不絕)

元帝(呆立了一會)

啊，這是多麼深祕的天啟喲!世間上實在是一個人也沒有了。啊，老媽媽，你是喚醒人世的聖母!你的女兒是不會到匈奴去的呢，老媽媽，你的女兒是不會到匈奴去的呢!

狂母(輾呼呈凝神態)

元帝 老媽媽，王昭君是不會到匈奴去的，我可以任意命人代替呢。

狂母 啊，是甚麼人在向我講話?

元帝 我是當今天子呢。

狂母(跪倒) 喂呀!當今天子皇帝陛下，萬歲萬歲萬萬歲呀!



元帝(扶狂母) 老媽媽，你起來，你的女兒王昭君，她不會到匈奴去了。

狂母 真的嗎？

元帝 我是不說謊的，你的女兒我真的不教她到匈奴去了。

狂母(起抱昭君) 哈哈，女兒！哈哈，女兒！你是不會到匈奴去了。哈哈，女兒！你是不會到匈奴

去了。哈哈，哈哈，哈哈……(笑倒在地死)

昭君(跪撫其母) 媽媽！媽媽！

元帝(摸母手) 啊，連脈都停了，這是怎麼弄起了的呢？這是怎麼弄起了的呢？啊，太醫還不

見來！

毛女(趨撫王母屍立昭君旁無語)

(龔寬領太醫侍衛數人同上)

昭君(哭聲) 媽媽，媽媽呀！你怎麼不答應你女兒呢？你就捨你女兒去了嗎？媽媽，媽媽呀！你



再答應你女兒一聲罷！……你睜開你的眼睛，再看你女兒一眼罷！姆媽，姆媽呀！你就捨你女兒去了嗎？你睜開你的眼睛，再看你女兒一眼罷！……

元帝 昭君，你別要過於傷感，她是驚喜，一時轉不過氣來，你要使她靜謐下纔好。

昭君 姆媽，姆媽呀！你就捨你女兒去了嗎？姆媽，姆媽呀！你再看看你女兒一眼罷！……

(龔寬與太醫侍橋右)

龔寬 陛下，御醫來了。

元帝 啊，你們在遲挨些甚麼！快走來診察一下罷！

(龔寬與太醫渡橋)

昭君 姆媽，姆媽呀！你睜開眼睛，再看你女兒一眼罷！……

元帝(向昭君) 昭君，你要靜鎮纔行，等太醫來察看罷。(向太醫)這位媽媽，是纔笑斷了氣的，

你趕快把她救轉來！



太醫 待臣診視。(就王母摸額摸手闌衣摸胸腹連連擺頭)陛下，臣知道，這是不可救藥了。腹部雖有微溫，心竅已不鼓動，脈是停了，額是冷了。雖有扁鵲再生，恐亦無回生之術。

昭君 啊，姆媽呀……(哭泣)

元帝 哼，真沒中用！你們滾罷！龔寬，你教他們來把這屍首抬下，去埋在個好的地方。毛延壽的頭首你替我拿來。

(龔寬揮侍衛諸人運屍同下)

昭君 (掩面跪哭不起)

毛女 昭君姐姐，你不要那樣傷心，我們都是一樣，是甚麼都是失掉了的人，你看我，我連我的眼淚都失掉了。

元帝 (向毛女) 淑姬，你也可以去了。

毛女 啊，我也可以去了。但是我往那兒去呢？(離昭君側欲行)



昭君（執毛女衣袂）  
淑姬姐姐！

毛女（佇立）  
……

元帝 昭君，你別要太傷感了。人死了是哭不轉來的，別把身子哭壞了。

昭君（起立）  
淑姬姐姐，你引我一同去罷！

元帝（驚愕）  
昭君，你去不得，你要往那兒去？

昭君 我要往匈奴單于呼韓邪的幕下去。

元帝 昭君，你去不得，我不要去和親去，我立地換一個人來代替你就是了。

昭君 你不要我去，我也還是要去。我現在是甚麼都沒有的人，我歡樂也沒有，苦痛也沒

有了。我的歡樂我哥哥替我帶去了，我的苦痛我媽媽替我帶去了。啊，我現在只剩得  
一塊肉，我這塊肉我願有熾熱的砂石來灸灼，狼犬的爪牙來撕裂。我能看見我的心  
肝被狼子銜去在白齒中間咀嚼，我的眼睛被野鴉啄去投在北海的冰島上納涼，我



或者還可以生些苦痛的感覺，或者還可以生些歡快的感覺。

元帝 你別要那麼悲憤，我立刻就冊封你爲皇后，你總可以快樂了。

昭君 皇后又有甚麼。能够使我的媽媽再生能够使我鍾愛的哥哥復活嗎？

元帝 你要知道我是愛你呢。

昭君 你縱使真心愛我，也是無益，我是再沒有能以愛人的精魂的了。

元帝 你縱使不愛我，你留在宮中不比到窮荒極北去受苦的強多了嗎？

昭君 啊，你深居高拱的人，你也知道人到窮荒極北是可以受苦的嗎？你深居高拱的人，

你爲滿足你的淫慾，你可以強索天下的良家女子來恣你的姦淫。你爲保全你的宗室，你可以逼迫天下的良家子弟去填豺狼的慾壑。如今男子不够填，要用到我們女子了，要用到我們不足供你淫弄的女子了。你也知道窮荒極北是受苦的地域嗎？你的權力可以生人，可以殺人，你今天不喜歡我，你可以把我去投荒，你明天喜歡了我，



你又可以把我來供你的淫樂，把不足供你淫樂的女子又拿去投荒。投荒是苦事，你算知道了，但是你可知道，受你淫弄的女子又不自以為苦麼？你究竟何所異於人，你獨能恣肆威虐於萬衆之上呢？你醜，你也應該知醜！豺狼沒有你醜，你居住的宮庭比豺狼的巢穴還要腥臭啊，我是一刻不能忍耐了，淑姬，你引我去麼？不則我引你去，引你到沙漠裏去！

(龔寬捧毛延壽的首級上)

毛女 (趨前受首)

啊，這便是我父親的頭首！父親喲，你作偽一世，只落得這樣一個下場。但是我如今也醒了，我當初以為你的作惡是你自己的罪過，我現在纔知道是錯怪你了。在這天下為私的制度之下，你喜歡要錢，在這一夫可以姦淫萬姓的感化之下，你喜歡漁色，這個我們何能怪你，爸爸，我是錯怪你了。啊啊，但是，但是你死了也乾淨。你可以少作些惡，少使人因你的作惡而受苦。(授首於元帝) 陛下喲，這是一張鏡子，你可



以照照你自家的面孔罷！（挽昭君）昭君姐姐，走，我陪你到沙漠裏去！

龔寬（畏怯地） 淑姬，你怎麼的？你怎麼可以去？

昭君（向龔寬） 龔寬先生，我多謝你呢。你今天清早不是還強要我和你私奔嗎？我現在跟

着我淑姬姐姐私奔了，私奔到沙漠裏去了。

（二女下元帝及龔寬瞠目而視）

（舞台沉默）

元帝（溫和地） 龔寬呀！

龔寬（畏縮地） 陛下，王待詔的話是誣枉臣的呢。

元帝 龔寬，你也可憐！今天我自信很能了解你，我想你也能够了解我罷？你可以下去了，

讓我一人留在這掖庭裏，我不再回宮殿裏去了。

龔寬 感激陛下的恩德。那我下去便把陛下的意旨傳示給他們。



元帝 好，你去，你去！你以後却不要再到這兒來了。後宮裏你儘可以去畫畫，你有甚麼愛好，我也聽你自由。

龔寬（叩頭） 臣死罪死罪，臣不敢了。

元帝 你也沒用怕我。我不怕是一位皇帝，但我們在女人面前，彼此都是赤條條的好，你可以去了。

（龔寬起身下）

元帝（沈默有間） 唉，匈奴單于呼韓邪喲，你是天之驕子呀……

（把延壽首置橋欄上展開王昭君真容覽玩一回又向延壽首）

延壽，我的老友！你畢竟也是比我幸福！你畫了這張美人，你的聲名可以永遠不死。你雖是死了，你的臉上是經過美人的披打的啊，你畢竟是比我幸福！（置畫捧延壽首） 啊，延壽，我的老友！她披打過你的，是左臉嗎？還是右臉呢？你說罷！你這臉上還有她的餘



惠留着呢，你讓我來分你一些香澤罷！（連連吻其左右頰）啊，你白眼釘着我，你詛咒我在今年之內跟你同去，其實我已經是跟着你去了的一樣呀。啊，我是已經沒有生意了。延壽，你陪我在這掖庭再住一年罷。（置首捲畫）我要把你畫的美人掛在壁間，把你供在我的書案上，我誓死不離開這兒，延壽，你隨我到掖庭去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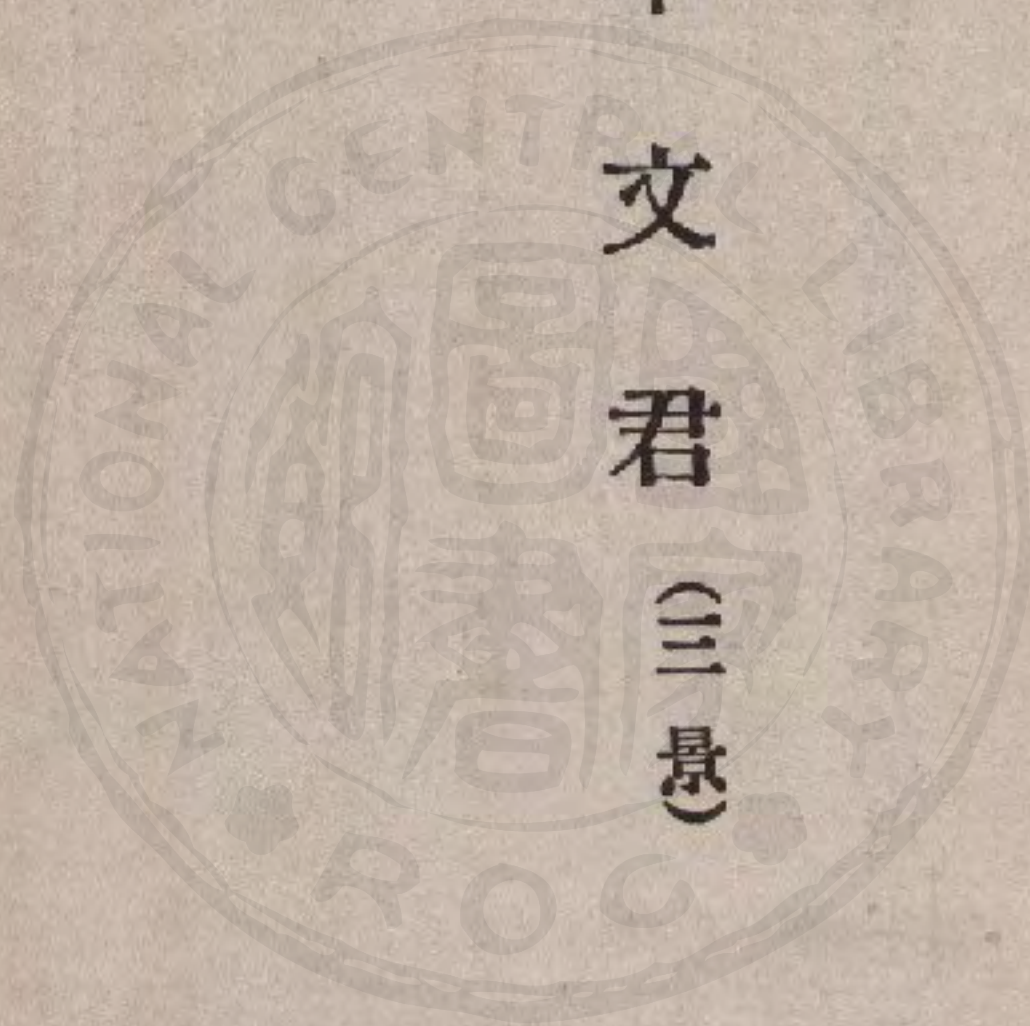
（挾畫軸於肘下捧延壽首連連吻其左右頰向掖庭步去）

——幕徐下——

（一九二三年七月十二日夜脫稿）



卓文君 (三景)





人物

卓文君……………二十四歲

紅籬(文君之侍婢)……………二十歲

卓王孫(文君之父)……………四十以上

程鄭(文君之舅)……………四十以上

臨邛縣令王吉(相如之友)……………三十四五

司馬相如……………三十歲

此外文君之弟妹各一人蒼頭周大(四十歲)及家僮秦二(二十一、二歲)

時——漢武帝初年。

地——西蜀臨邛縣城外。



## 第一景

池水，月光，池畔四面有假山林木圍繞，屋脊亭榭自山後聳出。

右手臨池樓房一座，額題「漾虛樓」三字，窗軒敞豁；下有遊廊，隔牆由圓門一道，與右院通。院落不可見。樓房中有竹製棹椅諸事；臨池諸面，有欄可憑眺。

林中多木蓮，花正開。

（卓文君與侍女紅簫從側門走上。）

紅 | 文 | 文 | 紅  
哦，好月亮呀！甚麼都像龜在水晶石裏一樣！

文 | 紅 | 文 | 紅  
今晚上怕不早了罷？月兒已經在天心了。

文 | 紅 | 文 | 紅  
月兒已經在水心了——

文 | 紅 | 文 | 紅  
怎麼還不聽見彈琴呢？



紅 兩個心中一輪月，你的心中有他，不知道他的心中有你不呢？  
文 啊哈，你又在調弄人！（以手欲撲紅，紅奔馳上樓，文隨後。）

（三人在樓上追逐，最後紅簫跪地求饒。）

紅 小姐，你饒了我罷！你饒了我罷！

文 噯，你這沒志氣的磕頭蟲！

說時順口，說後頓首；

我若打了你時，也要污了我的貴手。

紅（憤憤然起，偃憑正面憑欄上。）

噯，你們小姐姑娘們，真是高貴，真是有志氣，……

你有志氣為甚麼事事都要求教我們丫頭呢？



文 啊，你生氣了，你生氣了。（撫摩其肩。）

紅 我們做丫頭子的人那敢生氣喲，我們是沒有氣的墊腳橈呢！

文 啊，你別生氣，你恕我說順了口罷。——木蓮花香得很呢！

紅 唉，香得很，是特爲小姐姑娘們香的。

文 啊，你打我罷，你請打我出口氣罷！（跪下。）

紅 簫姑娘，請你高抬貴手，

打我這個頓首的丫頭！

紅（啞然發笑。） 你這真是有志氣呢！

文 我就是沒有志氣了，噯，我若是有志氣，早就逃出了這座水晶石的囚牢了。

紅（喚文君起。） 你聽，好像有琴音呢？

文（與紅簫並肩坐。） 你別誑我，我沒聽見甚麼。



啊啊，木蓮花的香氣真好，我一聞着這股香氣，就好像隔了一世人生的一樣。

紅 你往年一聞見木蓮花香，不是便要昏倒的嗎？

文 你不說我倒完全忘了。咳，真是使人傷心的木蓮花呢！

紅 爲甚麼又傷心呢？

文 紅簫，你忘記了嗎？

紅 忘記了甚麼？

文 四年前我出閣的時候，不是正當這木蓮開花的時候嗎？在出閣的前一夜，我們兩人

紅 不是在這漾虛樓上，在這木蓮花的香氣裏面哭昏過一次嗎？

文 哇，是的，我記起來了。那時還是我的不是，我打聽得程家姑爺是目不識丁的人，我不

紅 該立地告訴了姑娘，姑娘那時還想自殺過呢——

文 我素來本是歡喜木蓮花的。我喜歡牠那潔白的花瓣，翡翠般的綠葉，濃烈的香氣，但



是我自從出閣以後，我一聞着牠的香氣，我便要暈倒了。  
紅 今年却是好了。

文 我不知道是甚麼緣故。自從前幾天你告訴我，說這兒可以聽見他的琴音，我們每晚  
上便到這裏來。我們期待着，傾聽着，便把甚麼都忘記了。我把我的病也忘記了。我現  
在聞着這木蓮花香，我處女時代純潔的前生又好像甦活轉來了的一樣。但是我不  
曉得是甚麼緣故呢。

紅 怕是程家姑爺死了的緣故罷？

文 怎麼還不聽見琴音呢？快要到三更了呢。

紅 連二更都還沒有打。

(沉默)

文 你聽，不是琴音嗎？



紅 ……不是，是風吹得竹葉兒玲瓏呢。

文 是從下方來的。

紅 ……是水搖得月影兒叮咚呢。

文 是從遠方來的。

紅 ……不是，不是，甚麼音息也沒有呢。啼飢的鴉聲也沒有，吠月的犬聲也沒有……  
文 啊，沒有。真的甚麼也沒有。是我的耳朵在作弄人了。

(沉默)

(遠處更聲二起)

紅 小姐，你聽，纔打二更。

文 啊，真的纔打二更。我還怕他生了病來。

紅 小姐，你怕他生病，他倒真的是有病的人。我聽說他正是因為有病纔從梁國回來的。



文 啊，是甚麼病呢？

紅 是文人害的憂鬱病罷？是月兒害的消瘦病罷？他天天晚晚高興着彈琴，他又時常騎

着白馬在官道上馳騁，想來也怕莫有甚麼沉重的病症呢。但是月亮一天一天地豐滿了起來，却又一天一天地消瘦了下去。說不出病源，只怕是太孤獨了的緣故罷？

文 好新鮮的醫案，你可算是女扁鵲了。

紅 要小姐纔是呢？

文 你又來了。——我記得從前讀他的子虛賦的時候，我以為他是古人；不想他纔是我

們西蜀的人，更不想在這臨邛地方我們在呼吸着的浩氣中，他也在呼吸。啊，我們真是幸福！我們這偏僻的西蜀出了他那樣的一位天才，他將來是要與屈靈均賈太傅們在文學史上爭光的，他的成就是不可限量的呢。我只望他的病早早好，不要像屈賈一樣，不得終其天年而死。



紅 小姐，其實他是不會死的。他是永遠不會死的。你不是纔說他要在文學史上與屈賈爭光嗎？

文 但是呢，紅簫！我不知道是甚麼緣故，這天地間總有許多不合道理的事情。有許多無足輕重的人，他們在世間上偏能富貴壽考；反是稍有天賦的人，總要爲貧病憂患所苦。

紅 那是不可抵抗的運命呢。

文 我所不能了解的。就是這天地之間，何以會有這樣悖理的，不可抵抗的運命——就如我自己……啊，也是太爲這黑暗的運命所播弄了……我聽從親命嫁了程家……

……啊，我如今就好像成了個破了的花瓶一樣……（破聲而哭。）

紅 小姐……小姐……

文 紅簫，你是曉得的，我是不想再回程家去的了，我不想再和那老禽獸相見了！



紅 小姐，你不回去就好了，如今你成了自由之身，也要算是不幸中之幸呢。——  
文 唉，普天下的兒女，都是做父母的把他們誤了！

紅 恐怕也不盡然罷？

文 爲甚麼呢？

紅 我不說。

文 你說罷，說了有甚麼要緊？

紅 說了我怕你生氣。

文 我決不會生氣，你說罷。

紅 那嗎，我說——

文 爲甚麼要說又停止了昵？

紅 小姐，你真的不生氣嗎？



文 我是決不生氣的，我的紅簫呀！

紅 小姐，我覺得說被父母誤了的兒女，多半是把父母誤了的。自己的命運爲甚麼自己不去開拓，要使爲父母的都成爲蹂躪兒女的惡人？像我這無父無母的孤兒，我倒比小姐們少費得一番心力，我的運命要由我自己作主，要永遠永遠由我自己作主。我服侍了小姐多年，正因爲小姐，你愛我，我也愛你。你不把奴婢待我，所以我也就自甘於奴婢的命運了。不然，我早……

文 啊，紅簫，你別說了。你的話是絕好的教訓。你從今後是我的先生，我要永遠服從你的指導。

紅 小姐，你總是這樣！你一謙遜起來，又要令人難堪。各人的運命，是該各人自己去開拓的，他人不能指導，也無從指導。小姐，如今又有個絕大的命運的試驗，逼到你眼前來了呢！小姐，你看這短箋上寫的是甚麼？（自懷中取短箋一紙授文君。）



文（捧就月光中念出）

『鳳兮鳳兮歸故鄉，

遨遊四海求其凰。

室邇人遐毒我腸，

何由交接爲鴛鴦？

鳳兮鳳兮從凰栖，

願託子尾永爲妃。

交情通體必和諧，

中夜相從別有誰？』

紅簫，你這是從甚麼地方得來的？



紅 是方纔秦二交給我的。他剛纔對我說，他清早進城的時候，路過都亭，便遇着那司馬

長卿先生。司馬先生問他，前幾天我們家中有琴音遠颺，是誰人彈的？他答應是小姐。那司馬先生便控留着他，轉身去寫了這張短箋，教他回來時，面交小姐。他沒緣遇着小姐，只遇着我，所以他便交給我。

文 啊，他真大膽呢。萬一落到父親手裏，不會起一場險惡的風波嗎？

紅 小姐，你到底怎樣答覆他？

文 你叫我怎樣答覆呢？這種要求，我是萬難答覆的。他怎不向我父親說呢？

紅 小姐，你究竟還是要仰仗父親。萬一父親不允許他呢？

文 …… 噯，我終竟是個弱者。…… 你莫逼我，你等我事到無可如何的時候，再走絕路罷。

紅 低聲些，有人的脚步聲呢！



(三人凝默。)

(卓文君弟妹二人由側門走出，妹可十四五，提紅燈前行；弟可十歲。)

弟 有人在漾虛樓上講話呢。

妹 ……唔，那是姐姐和紅簫了。姐姐，我們甚麼地方不會把你找過呀！

文 你們別跑，看跌在池子裏了！

(弟妹上樓，弟投入文君懷中。)

妹 姐姐，爹爹在叫你呢！

弟 白話白話是她自己要叫姐姐去教她彈琴。

妹 討厭的弟弟，你纔不說白話啦！

弟 你纔叫討厭呢，別人家不說白話，你要說白話。



文 你們不要鬧罷，不要鬧罷，你們先回去，我隨後就來。

弟 不，我不回去，我要和姐姐一路。

妹 我一個人也不回去。

文 那嗎，紅簫，請你和妹妹兩人先回去罷。

紅 好，二小姐，我們先回去罷。（三人下樓。）

妹（涉迴廊上。）紅簫，你們又在樓上聽琴嗎？

紅 我們是在樓上望月。

妹 我曉得的喲，你們這幾天晚上，都在這裏聽琴，一直要聽到夜半，我是曉得的喲。

紅 二小姐，你別到處亂說呢……（二人由側門下。）

文 爹還沒睡嗎？



弟 還沒呢。

文 你怎麼曉得我們在這兒呢？

弟 我們到你房裏去找你，找不到。二姐說：你們一定到漾虛樓去了，她說前兩夜看見過你們來的。

文 爹爹說過甚麼話沒有？

弟 說是明天要請客呢。

文 請些甚麼人呢？

弟 請程姻伯，請王縣令，還要請一位……唉，姓兩個字的先生。

文 姓兩個字的先生？

弟 是呢，說是纔到我們這縣裏不久的呢。我記不起了。

文 啊。要他肯來纔好啦！



弟 姐姐你認得他麼？

文 別作聲！

（舞台左端有琴聲幽颯而起，隨後有低抑的男子歌聲。姊弟緊相依抱，立樓頭諦聽。）

（歌聲）

柳影氤氳，

四周如夢，

城上已是二更。

我對着明月鳴琴，

漸自覺心魂甦醒；

安得那月裏姮娥，



前來慰我仳伶！

可憐我落拓半生，

無處把心魂寄定；

我好像辭枝落葉，

隨風四處飄零。

我魂兒已倦遊，

身兒又病，

回到故鄉來，

故鄉——



啊，也是一座愁城！

四處都是愁城？

何處是華胥國境？

幾次想，仰我三尺長劍，

令我魂兒飛昇！

(歌聲止息)

姐姐，你怎麼在流眼淚呢？

……

姐姐，你怎麼在戰慄呢？

啊？……夜深了，冷起來了，我們回去罷。



(二人下樓，攜手步迴廊上。)

弟 姐姐，你認得那姓兩個字的先生嗎？

文 他怕是住在我們這鄰近的都亭中的司馬先生罷？

弟 是的，是的，是『死馬』很怪的姓啦，死了的馬兒！

文(笑) 不是死馬，是司馬呢！

弟 管他『四馬』也好，『五馬』也好，姐姐，你怎麼認得他呢？

文 我並不認得他，只曉得他會彈琴……

弟 就給姐姐一樣啦！

文 會做詩賦……

弟 也就給姐姐一樣啦。

文 看着路走，別跌倒了。



弟 姐姐，你聽我唱個歌兒給你聽，好不？

文 好，你唱罷。

弟（手舞足蹈唱兒歌）。

月光娘娘，

水裏梳妝。

影在水中，

身在天上。

水間天上兩相望，

一朵白雲飛過江。

都朗朗



都朗朗

都朗朗朗朗朗

一朵白雲飛過江。

(三人同入側門，餘歌在牆內唱。)

月光嫂嫂，

水中洗澡。

星星偷看，

嫂嫂心惱。

惱得星星晃眼睛，

一朵白雲過江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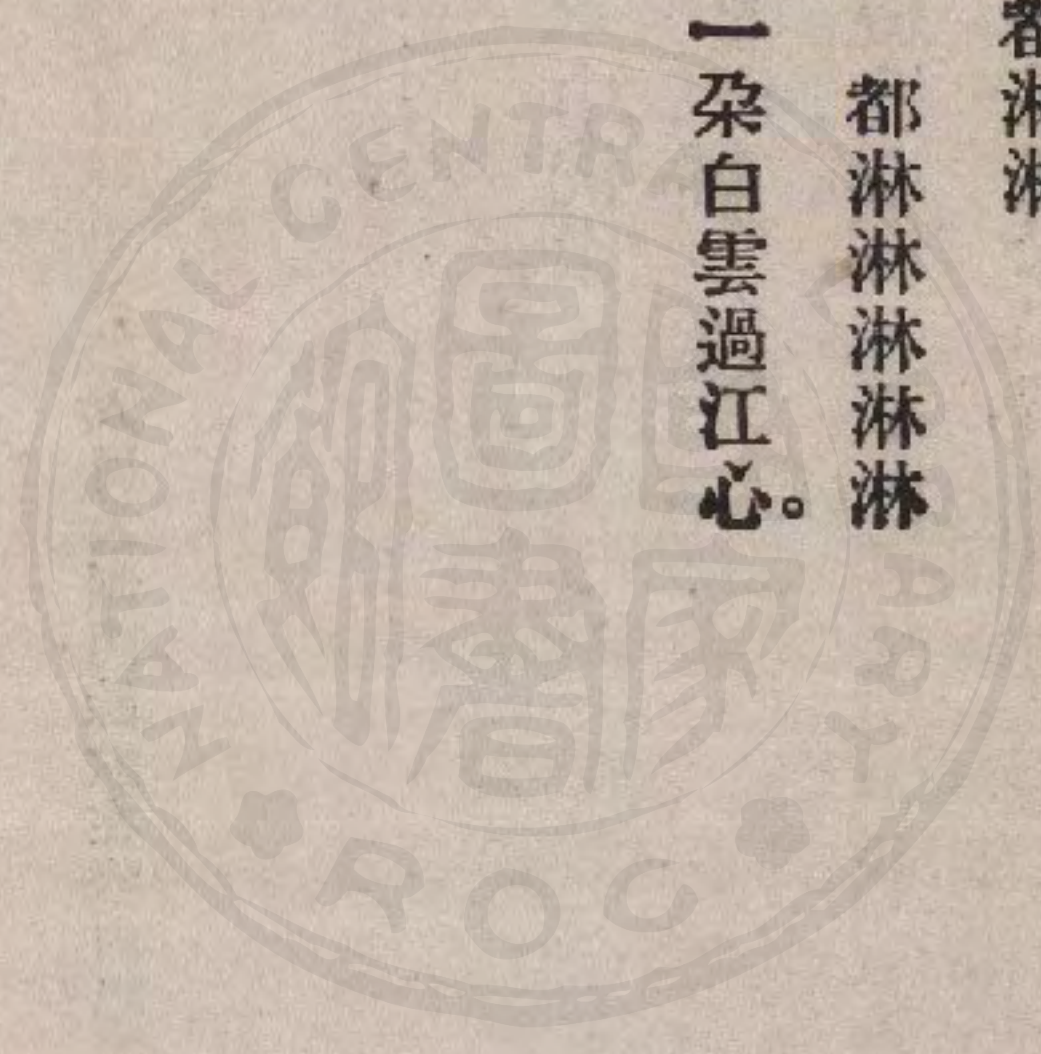


都淋淋

都淋淋

都淋淋淋淋淋

一朵白雲過江心。





第二景

華麗之客廳。

廳下爲庭園，右翼及右後隅有林垣界隔。後通後園。左翼前端有疏籬斜界，有門通外院。

廳上左手，以紙壁爲門，壁上畫松鶴遐齡圖，可通內室。背面左三分之一，凹壁爲龕，龕中以藍色蜀錦張壁，下置牡丹花一大瓶。餘壁廠豁，下以碧絨面地。正中陳圓形朱漆矮棹一。

廳之前面，右翼，背面右三分之二，均有廣廊迴護。

(紅簫以白帕蒙頭在迴廊上掃除。)

(秦二由廳後繞上，兩人相向而笑。秦二走至紅簫脚下，斜坐迴廊上。)

紅 秦二，你到甚麼地方去來？

秦 我到司馬相公那里去來，我去催他來的。他在問我，昨晚上的信交到沒有交到呢？



紅 我已經替你交了。

秦 有回信沒有？

紅 小姐說不寫回信。

秦（含笑） 你請把頭埋下來我向你說句私話。

紅 有甚麼私話好說？

（埋頭就秦二）

秦（兩手抱紅簫頸，親其頰）

紅（披秦二頰） 你真膽大！別人看見怎好……（左側有人脚步声）快放手，人來了！

（秦二向籬內遁去）

（卓王孫開左側紙壁門走上，文君與其弟隨後）

卓（向紅簫） 這麼一大半天，怎麼還在這兒掃地呀？



紅 剛纔老爺插花的時候，撒了不少的牡丹花葉在這廊沿上。

卓 唔，你掃乾淨了便可以下去了，看看是客來的時候了。

(紅簫下。)

卓 文兒，你看這客廳的陳設怎麼樣？

文 唉，還可以敷衍得過。但是這瓶牡丹花大沒意思了。司馬先生不是會彈琴嗎？我看倒

不如把我的綠綺琴來陳在這兒。

卓 唔，不錯，不錯。王縣令也是長於音律的。放架琴在這兒是最雅緻的了。——紅簫！紅簫！

(無應聲。)

文 不必叫她，等我自己去抱來好了。(下)

卓 但是這瓶花，也要有人來移動纔行呢。三兒，你去叫周大來。

(三兒下廳，步入籬門內，叫周大。)



(周大上。三兒在園中自行取樂。)

卓 哦，周大！你來，你來把這花瓶移到這圓桌上！

周 是。(上廳移花瓶。) 老爺還有甚麼吩咐沒有？

卓 沒有了，你去罷。——轉來！席面是設在漾虛樓上，你們沒弄錯嗎？

周 是，早已陳設好了。

卓 現刻是甚麼時候了？

周 剛纔纔看了貓兒的眼睛，是一根線了。是已經交了午時了。

(文君抱琴上。)

卓 程老爺們怕快到了，你去罷。來了的時候，教他們引到這裏來。

周 是。(由籬門下。)

文 (置琴籠內。)



卓 不錯，這樣是雅緻得多。你看，花瓶放在桌上怎麼樣？

文 也好。不過牡丹花，我總不很歡喜。

卓 你談話總不像有福氣的人。牡丹花是富貴花，是花中之王，那有不被人喜歡的道理？

文 我就嫌牠太富貴了。

卓 唔，你居孀人的心境，或者是這樣。但是憂能傷人。年青人總還要達觀些纔好。——

（文君弟在園中尋紫羅蘭，隨時信口唱歌）

紫羅蘭，紫羅蘭，

摘得紫羅蘭，

把給大姐做花簪。

紫羅蘭，紫羅蘭。

至此摘得紫羅蘭一朵，飛上客廳。



弟 姐姐，你看這朶紫羅蘭花！我把給姐姐簪在頭上呢。

文 啊，謝謝呢。

卓 (坐地，肘倚圓棹上，自語)

說起琴來，文兒，你近來怎麼不大喜歡彈琴了呢？

文 我有些怕彈得。

卓 爲甚麼呢？

文 這幾晚上從那漾虛樓東首的都亭中，時時有琴音彈出……

卓 啊哈，你說的就是那司馬相如。

文 因爲彈得太好了，所以我怕見笑了。

卓 果真彈得好麼？其實他們那些窮文人，打秋風的慣技，便是離不得賣文賣藝；他們彈

琴賦詩，就好像乞丐們喊街賣唱一樣，不見得——

弟 爹爹，你爲甚麼要請賣唱的來吃飯呢？



卓 哈哈，哇哇兒，你還年輕呢。不過我也告訴你罷。你要曉得，屎尿是很齷齪的東西，但是

假如是皇帝的屎尿的時候，那我們是不敢有那種大逆不道的思想，說是齷齪的了。假如皇帝要教我們吃他的御屎御尿，我們也當得是受寵若驚，如像吞食龍肝鳳膽一樣。司馬相如他雖是窮文人，雖是等於賣唱的乞丐，但是他是王縣令的朋友；所以我們請他，並不是請的窮文人，我們請的是縣令的朋友，就好像我們蒙皇帝御賜排洩物的光榮，並不是吞食的屎尿，是吞食的龍肝鳳膽呀。哈哈哈哈哈……

弟 爹爹，你吃過皇帝的糞嗎？

卓 哈哈，不過是打的譬比罷了。

文 爹爹雖是那樣說，但不曉得他肯來不肯來。聽說王縣令去訪他，他也時常稱病不會呢。

卓 那怕他不肯來！他不來，我們倒可多剩些殘飯來喂狗。



文 爹爹，你說話總是這麼過火！

卓 過火？他鄙薄縣令，只怕是那兒沒有甚麼秋風可打罷了。我們有錢人，那怕他不來巴結？

文 啊啊，爹爹，你把錢看得太重了！

卓 不重嗎？世間上除了金錢而外，那一樣事情辦得到？上而天子王公，下而蒼頭走卒，都是我們有錢人的傀儡。一碗飯可以養活淮陰侯，五羊皮可以買死秦宰相。任你甚麼英雄豪傑志士仁人，離了錢便沒有命。

文 假如他是肯來，那是再好沒有。爹爹，我想我們學琴，終是不曾得過名師的指導。我想假如司馬先生肯來時，我們請他住在我們家裏，等我和二妹，專心向他學琴，那倒是很幸福的呢。

卓 幸福的？你真個有點異想天開了！你還年青，又是纔居孀的；你妹子也是年近及笄的



處女，那個怎麼辦得到？怎麼辦得到呢？

辦不到嗎？

辦不到！絕對辦不到！

只要有錢，不是沒有辦不到的事體嗎？

哈哈……，哇哇兒真聰明！你這一問，倒幾乎把老子問窮了。啦，三兒，你還不知世故。你

要曉得天地間錢自然是很貴重，但是也還有一樣東西，和錢同等貴重的。

是甚麼呢？

就是名譽呀！錢可買名，名可賣錢，人生沒有別的，就是名與利紐成的一道彩繩！哈哈

哈哈！

爹爹，我覺得教兒女，不當是這樣教法！

呀，你要來教老子了！不當是這樣教法，要怎樣教法？——



(家僮秦二由籬門上。)

秦 老爺，程爺和王爺來了。

(文君偕弟下。)

卓(起立) 司馬先生呢？

秦 還沒有來。

卓 你快從後門去催請他去。

秦 我剛纔去催過了。

卓 你再去一趟罷，叫他快來！

秦 是。(繞客廳向後園中隱去。)

(卓王孫整理衣服一巡，下廳步至竹籬門次。程鄭與王吉，笑語由外院走入。)

程 『有事弟子服其勞，』卓親翁，我邀王公同來了。哈哈哈哈哈……



(三人相迎揖。)

王 卓翁，司馬長卿還不曾來嗎？

卓 是，治下纔吩咐下人去催請去了。

王 哈哈，今天總要有他來，纔有興致啦。

卓 是。

(三人步上客廳。)

王 (見綠綺琴) 啊，卓翁，你真是雅人。我還不曾知道你是通曉音律的。

卓 不瞞父台說，治下關於此道，本不擅長，這只是下家小女文君的用物。

王 文君小姐原是會彈琴的，我倒一時忽略了。幾時有機會很想領教呢。

卓 豈敢，豈敢！父台和司馬先生，纔正是如今的子期伯牙，我們今天是定要拜聆幾曲高山流水的。



程（同時發言） 自古道：『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則。』如今天下，唉，是禮樂久廢

了，我們縣裏，得王父台主持風教，使民家女子，也能彈琴，這要算是『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呢。哈哈哈哈哈。

豈敢，豈敢。（略略撥琴數下）

程 王 啊，老父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

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始作，翕如也，縱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

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盡美矣，又盡善也！（搖頭擺腦，盡一唱三嘆神氣）

王（愕然） 哦呀，我那當得起你這麼的稱讚呢……卓翁，女公子，多少年紀了？

卓 今年滿二十四歲了。



王 還未字人嗎？

程 『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無。』不瞞老父台說，文君正是治下的孀媳呢。

王 哦，令郎是幾時謝世的？

程 『鯉也死有棺而無槨。』豚兒有棺而無槨者，已經將近一年了。

王 顏路哭顏淵，仲尼哭伯鯉，這種傷心的際遇，在古先聖哲，也是不能避免，倒虧得程翁曠達。

程 好說，好說，『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上天要命我們貧，我們不能富；要命我們夭，我們不能壽。治下是『樂天知命故不憂』呢。哈哈……

王 那真難得。——卓翁，我倒想起一樁心事來了。卓翁，你該曉得，司馬長卿名揚四海，如今尙未青廬，假使他能得女公子爲他的內助，那豈不是天作之合嗎？

卓 ……承蒙父台見愛，真是寒門之幸，但是古禮，妻喪三年。小女纔賦孀居，望老父台明



鑒，恐怕不便議禮。

王 哦，這是我一時糊塗了，恕罪，恕罪！

程 『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其過也，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老父台，要算是今之君子人了。

王 要程翁這麼『文質彬彬』，那纔『然後君子』呢。

程 哈哈……

（秦二自後園上。）

卓 司馬先生到了嗎？

秦 啓稟老爺，司馬相公說，有病不能奉陪。

卓 啊，這定是你們請得不周到，得罪了司馬先生——

王 不然，不然，長卿的脾氣，素來是這樣。我平時去訪他，他也屢次謝病，以閉門羹相待；今



天還是等我親自去邀他來罷。

卓 那怎敢重勞父台？

王 我們都是如像弟兄手足一樣，不必客氣。

卓 讓治下奉陪同行罷。

王 那也儘可不必，我此去，準定可以把他邀來，長卿是嗜琴如命的人，我去說，女公子有架名琴，一定要他來鑒賞，他是一定肯來的。假如他不來，我也就不再來告別了。恕罪，恕罪。

卓 那真重勞父台了。——秦二，你跟隨王大人，從後門到都亭去來，時候不早了，我們便在漾虛樓相待了。

秦 是。

王 失陪，失陪。



卓 重勞得很。

程 「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王父台真是「謙謙君子，卑己自牧」呀！哈哈……

……

（王吉隨秦二，繞客廳由後廊下。）

程 哼！「孰謂鄒人之子知禮乎？」我那麼恭維他，他纔不大耳識我——

卓 親翁，你拋文太拋得厲害了。你總是離了書本沒話說的人。

程 親翁，你要曉得，我們考據家的信條，正是「無徵不信」。我爲今天的話材起見，昨晚  
上把論語來考究了一個通夜。可我今天的成绩，究竟不錯！像我這樣的人，假使是生

在孔子當時，恐怕七十二大賢，要成七十三，「言語宰我子貢」之下要加上我程鄭了。真的，我和子貢總覺得是一流人物。子貢會做生意，我也會做，子貢會說話，我也會說，子貢聞一以知二，我恐怕能够聞一以知四呢。我知道一個方桌是四角，我知道一



個年頭是四季，我知道一朵菜花是四瓣，我知道一雙手，足是四肢，我知道一乘駟馬是四匹，我知道一部詩經是四詩，我知道一個井田是四方，我知道一條耕牛是四蹄，我知道一統天下是四海，我知道一句國風是四字。我知道……啊，我知道的真多，真多——咳，但是，『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我恐怕我終竟不是君子。可惜沒得孔子再生，來品評我一下。

卓 他定會品評你這個骨董是『瑚璉』呢。

程 因為我像子貢嗎？

卓 因為你是『鬚臉』，你是一大勞燒鬚子臉。

程 哈哈哈哈哈，你也可以成爲骨董專家了。

卓 我們且把笑話丟開，還是談正經話罷。我不知道他是甚麼存心，竟替文君女兒說起親事來——



程 哼，可不是嗎？他做起那禮賢下士的樣子，其實他是說錯了話，轉不過環，纔借故脫逃了。

卓 你我的女兒就使要再醮，也說不到那窮措大的分上去呢！

程 可不是嗎？據我想來，怕是那司馬相如和他在暗中作鬼。

卓 真是黃鼠郎想吃天鵝肉了！

程 唉，親翁，說到再醮上來，你的意見究竟怎麼樣？

卓 這有甚麼意見可說！『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女人從一而終，』這是古先聖王所定下的天經地義。雖說文君沒有生育，但應該撫養螟蛉，以全禮節啦。

程 這樣是很嚴正的見解。要這樣也纔合乎你我的門第。不過據我想來，古人抱孫不抱子，與其由文君抱子，倒不如由小弟抱孫了。

卓 那是當然！那是當然！我們就這樣決定了罷。趁着還有點時間，我去向文君女兒說明，







卓 哈哈，你的鼻子真好！

程 可不是嗎？琴要是腐敗了的梧桐木製的纔是好琴，古者惠子『據槁梧而瞑』，所以據小弟考據起來，辨別琴的良否是要全靠鼻子的。第一要有腐木的氣味，第二要有梧桐的餘香。

卓 親翁，你的考據工夫真高明，可是我們現在不是講考據，講骨董的時候了。年青的詩人，要來敲我們的門了，我請你先到濠虛樓去等一下，等我和文君談了便到那邊來。是，是，我就去。

卓 這綠綺琴，也就請親翁順便抱去罷。

程 啊，那是再好也沒有，我抱去，我就抱去。（抱琴懷中）

卓 我立刻就來呢。（下）

程 是。（抱琴由後首下廳，向後園步去，時掉頭四望，復連連吻琴數次，下。）



### 第三景

舞台右翼爲卓邸後部，一帶粉牆，牆基比地平高可數尺。牆後花木建築聳出，後門一道斜向左，門前有月臺，石欄迴繞，有石階數級。背面左端，臨邛城郭，隱隱可見。柳樹成行，夾着一條官道，直與城通。右側樹列至卓邸後門近處而盡。左側樹列至前首，匯成一林，中擁都亭一座。門斜向右，亭中有琴音漏出，直至幕終。

月夜。

(周大立倚石欄望月。)

(秦二匆匆由後門出，將下階。)

周 (瞥見秦二) 秦二，你要往那兒去？

秦 哦，是你嗎？倒駭了我一跳。



周 你這麼夜深，要往那兒去呢？

秦 不往那兒去，我只是出來逛逛。

周 秦二，你今晚上的樣子很高興啦，你有甚麼喜事嗎？

秦 啊，我有甚麼喜事喲，我們做奴隸的人有甚麼喜事喲。周大，我們做下人的人，別人能活五十歲的，我們只算活得二十五歲。

周 怎麼說。

秦 別人一天的時間，整整是他們自己的時間。像我們做下人的人，一天的時間，只有這夜裏的一半纔是我們的。可憐我們這一半自由的時間，還要完全被那不可抵抗的睡眠奪去呢。

周 哼，你說的話，倒有些像在唱戲啦。因為唱戲的下人們說的口白，通是詩人們幻想出來的。你倒很有些詩人的資質了。



周 秦  
周大，你的口總是這麼辣！

不是我口辣，你說甚麼『不可抵抗的睡眠，』我心裏倒有點不高興了。我們在白晝的時候，人家是君主，我們是奴僕；人家是神聖，我們是豬狗，只有晚上睡了，不怕是甚麼君主神聖，也還是和我們奴僕豬狗一樣，他們不會比我們多生得一根毛，他們不會比我們多生得一隻角。我們這一視同仁的睡眠，我每晚上盼不得牠早來，你好像還嫌牠來早了一樣。秦二，你以為我在這兒做甚麼？

周 秦  
你在望月罷？聽琴罷？

哼，我沒有你那樣雅趣龍葱的詩興！我是在這兒望睡眠早早到我眼裏來呢！我這幾晚上，天天都不容易睡熟，文君姑娘雖是喜歡彈琴，但她在晚上是不很彈的。近來來了那位（聲音稍低，指都亭）住在那兒的甚麼死馬死牛，他專門在晚上鏗湯鏗湯地，從

黃昏彈起一直要彈到鷄叫，彈得人真是討厭。我倒幾次三番想去向他交涉。他們做



相公老爺的人，那曉得我們做下人的苦楚呢？

秦

你去向他交涉，他倒未必肯見你，他的腳跡除非他自己想出門，不怕你在外邊就鬧得天翻地覆，他也不動的。今天的醮會，不是費了多少工夫，纔把他請來了嗎？你看他一來，一句也不開口，他好像把我家老爺和程老爺們，看得來好像屎蒼蠅一樣，不怕他們對於我們就好像兩尊活上帝。他一來便彈起文君姑娘的綠綺琴，他彈得真是入神，別人向他說話，向他稱讚，他一點也不管。他彈罷，長嘆了幾聲，連席也沒有入，他就告辭回去了。他這人真是有點奇怪。他好像在嘆息，沒有知音的人心賞他，其實他不曾知道隔牆有一位女伯牙，自始至終立着在傾聽呢。文君姑娘說：『他彈着我的琴，就好像彈着我的心，我全身的琴絃，都被他彈得戰兢兢的。』——這是紅簫親口對我說的呢。

周

戰兢兢？好呵，好個戰兢兢！就這樣，琴台就變成了寢台了。——啊，好孩子，其實你的運



氣也不弱，你好像交了桃花運啦！紅簫對於你真不錯——

秦 咳，周大，你那曉得我的苦楚！我每晚上不能睡覺，你也是曉得的，不過我並不是怕聽琴吵我，我正是爲了想着她的緣故呢。

周 是你自己癡，你怪得誰呢？你爲甚麼不趕緊向她求婚？

秦 我何嘗不？不過我向她請求過好幾次，她總要叫我忍耐，忍耐。她說，我們做奴婢的人，身子是不自由的；要想結爲夫婦，除非得主人許可，不然，便只好脫逃。向主人請求，我不敢，她也不願；她教我只好等待時機逃走——周大，你不是別人，我纔這麼對你說。你要曉得，她說的話我是甚麼都唯唯聽命的。

周 哼，癡孩子！你簡直被婦人的腰帶纏昏了！脫逃？你向甚麼地方脫逃？你怎麼能够脫逃？你的智慧，連麻雀兒大的腦子也沒有！你們逃得到的地方，官府的力量比你們還快。並且像你我做奴隸的人，除去永遠做人奴隸之外，還有甚麼自活養老婆的本事嗎？



脫逃！你們真想得輕巧！

秦 啊，逃不了的嗎？

周 你逃給我看看！

秦 啊啊！我失望了！我失望了！我快瘋了罷！啊啊啊啊……

(在月台上抱頭四竄。)

周 秦二，你怎麼做起了？

秦 (啜泣)  
……

周 你怎麼做起了？你不真是瘋了嗎？

秦 我能够瘋……我倒……好了。

周 嚇嚇，你真是在說瘋話，好好的怎麼會哭起來？

秦 周大，我告訴你件事情，你千萬別向外人說罷！



周 我這人是素來不洩漏人家的秘密的，你那回晚上和紅簫私會的事情，我曾向別人說過嗎？

秦 謝你，你不曾向別人說過。我在世界上，除紅簫而外，我便只信任你。——

周 你有甚麼話告訴我，你說罷。

秦 周大，你不曉得。前幾天我和那司馬先生遇見過，就是在這個地方。那時候，文君姑娘正在漾虛樓上彈琴。他一遇着我，便問我彈琴的是甚麼人？我答應是文君小姐。他要我等了一刻，交了一封信給我，教我親手交給文君小姐，但是我是交給紅簫去了。我不瞞你說，今晚紅簫纔交一封信給我，要我親自去交給那司馬先生。紅簫對我說，那是小姐的回信。她又教我好生準備，她說我們脫逃的機會來了。她教我在三更時分在都亭聚齊，好隨着司馬先生連夜向成都逃去。——啊，依你說來，我纔在做夢！逃也逃不掉，教我要苦到幾時纔了呢？啊啊啊啊……（啜泣）



周（沉默一響） 傻孩子！你哭也哭不了呀！信在那兒，你已經交去了麼？

秦 沒，還在我的懷裏。

周 哈哈，好運來叩你的門，你纔閉門不納。天上落了個星星下來，你纔說是白火石。你這

人真蠢！真蠢！

秦 我有甚麼好運？你沒儘揶揄人了！

周 我揶揄你？我對於你是表示滿腔的同情的！你把小姐的信給我看看罷。

秦（授信於周） 你看得懂嗎？

周 我看得懂甚麼，你也要來！不過我們的老主人是看得懂的。

秦 老主人看得懂又怎麼呢？

周 拿去請他看就好了！

秦 啊，你要教我告發她們嗎？



周 是呢！這正是好運教你走的一條通路。

秦 但是我秦二不是那樣的壞人，我怎麼對得起我的紅簫？並且我壞人好事，我又有甚麼利益？那種事怎麼做得！

周 嚇，你總是癡，你全不想想，你以為那司馬先生到底是甚麼人？他不過是個浮薄的浪子罷了。他雖然能够做做文章，但是他那有我們程老爺利市？程老爺有錢有閑，他講骨董講考據，考證得一本舊書，收買得一件骨董，不費自己一點心血，便可以利達三江；你看他現在的財產，是多麼雄厚！你聽見說過沒有？那司馬先生還是有病的人呢！他們說他得的是消渴病，這病是和女色大有關係的。我們假使聽隨文君姑娘去奔從他，那豈不是害了我們的小姐嗎？所以今天晚上的事，你若是去告發了的時候，第一呢，你便救了文君小姐。

秦 唔，還有其次嗎？



周 其次呢，像他那樣漁色的名家，偷香的老手，你的紅簫跟了去，也難保得他不雙鵬一箭……

秦 啊，那怎麼使得！

周 所以今天晚上，你若去告發了的時候，第二，你是救了你的紅簫。

秦 救了又怎麼樣呢？不能成婚也是枉自做了一場虧心事呀。

周 你聽我慢慢說罷，包管你就成婚呢。你曉得不？我們老主人的脾氣，素來是鄙棄文人的。他這次器重司馬先生，不過因為他是王縣令的親友罷了。我們老主人，他最重家規，最重門第，假使這次文君姑娘去奔了司馬，那我們老主人定會氣得死去活來；所以今天晚上的事，你若去告發了的時候，第三，你是救了我們的主人。

秦 哼，講了半天還是一樣！

周 哼，一樣你想吃的餅餅就在後頭了。你個蠢東西！你想跟着司馬逃走，你最終的目的，



秦

是，是，我真是在做夢！我醒來了！我醒來了！我謝謝你，我去，我就去！

(匆匆向園內跑去。)

周 秦

真的嗎？

不過是想和紅簫那話罷了。他先就替你雕去了，你還能那話嗎？並且將來一弄到官府手裏的時候，刑是該你和紅簫兩個賤人受的，你們的皮子纔够皮條抽呢！但是你若是在事前告發了的時候，那你得了我們老主人的歡心。那時不說你只要一個紅簫，你就要十個百個，老主人也會是千肯萬肯的了。所以今天晚上的事，你若是去告發了的時候，第四，你是便宜了你自己。

啊，傻孩子！(拍秦二肩)你個呆鳥！你在做甚麼夢！你可以醒了！像這樣的事怎麼會是壞事？怎麼會沒有利益？你還是犧牲了一切，替浪子做撮合山，你還是使浪子少犯幾

層罪過，成就你自己的百年好事呢？



周 你往那兒去？

秦 我去告發去！

周 甚麼憑據都沒有，你便想要告發人嗎？

秦（呆然若失） 咦！我真是在做夢嗎？

周 這封信還丟在我手裏，你便想跑去了嗎？

秦 哦哈，我忘了，我忘了。你快把給我，我就去，快要到三更了呢？

周 是，你可以去了。萬一她們先出來了，我便在這兒阻擋着她們。你去向主人說的時候，你能說出是我周大和你同謀，那我也可以沾些利祿了。

秦 是，我曉得。（向門內隱去。）

周（自語） 嚶，心裏真好過，就好像嗑了一杯冷醋一樣。

（周大一人在月台上，彳亍一時，下階，呵欠，自語。）



啊，磕睡倒來了，可是這場把戲，倒不可不看的。

（臨邛城上，遠遠起更三次。）

啊，三更了。她們還沒出來呢。

（此時牆內有人行聲，語聲：「秦二在外邊等得發慌了，小姐，你聽見他的嘆聲沒有？」無回應。）

（周大忙登月台。）

（紅簫與文君自門內出。）

紅 秦二，你等了多一陣了？

周 我不是秦二，我是周大呢！

紅（驚） 唔，秦二往甚麼地方去了？

周 交信去了。

紅 替甚麼人交信？



周 替小姐交信，交給我們老主人去了。

紅（驚恐） 秦二這東西，不想出他纔是……

周 壞家伙呢！他把小姐寫給司馬先生的信來和我商量，他說他要拿去向老主人告發。我說你那樣怎麼對得小姐。他說他是想了又想，他不做，他的良心是不許可的。他說司馬先生原來不是好人，只是一個好色的浪子，他不忍小姐去從那樣的人；他爲救小姐起見，他的良心教他告發。他說小姐假如去從了那司馬先生的時候，我們老主人一定會悶鬱而死；他爲救主人起見，他的良心教他告發。他說他是應該忠於主人和小姐的，他不應該聽紅簫的唆使，破壞卓府一門，做出干犯王法的事；他爲救他自己起見，他的良心也教他告發。他在十分痛悔，說他不該受了司馬先生的賄賂，替他圖謀小姐。他說他要補過。他還想點把火去把都亭燒了，是我勸止了他。我說那都亭是官產，燒了是要嚴究的。就是燒了，也把司馬先生燒不死，他是會逃跑的。他聽了我



的話，都亭雖莫有燒，但是他終竟把小姐的信拿到老主人那里去了，我拖他也拖不住。我看，小姐，你……

(場內多人脚步聲……)

(秦二與卓王孫程鄭同出)

卓 啊，天翻地覆了！天翻地覆了！紅簫，你們要往那兒去？——文君，你是知書識禮的人，我

萬不想你，替我卓門鬧出這樣傷風敗俗的醜事！你這信上寫的是些甚麼話！(將信札

投擲文君)……

程 (至文君前拾信起) 親翁，你不必過於生怒。古人說得好，『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我

看這件事情始終怪不得文君。你看她信中說勸她去聽琴的是紅簫，那『鳳求凰』的詩，由秦二手中接受的人是紅簫，轉交給她的人也是紅簫，教秦二送信去的人是紅簫，如今誘引她出來的人也是紅簫，我看這件事情，始終是這紅簫丫頭在作祟。『中



籌之言，不可說也。」我看她們也還是未遂犯，這件事情趁着還未外颺，最好是就此陰消的好。——文君，你的信中雖然說到家庭的腐敗，雖然說到舊禮制的束縛，但是你也犯不出這麼輕賤了你的金玉之質去從那浪子文人，你有些話實在是誣枉我，但我也不能計較，你們年青人這樣的誤解本是常有的。我們也本該替別人隱惡揚善，不過爲解破你的執迷起見，也不妨對你講講。你知道那司馬長卿究竟是甚麼人？你以爲他真是極清高極敦厚的詩人嗎？你是被你自己的幻想誤了。他在梁國就因爲沉溺於酒色，染得一身惡病，纔落魄回鄉；而且他的家財是一貧如洗，所以他纔來投奔我們臨邛縣令王公。你看他這樣的人，究竟值得你捨身去從他嗎？論學問，是華而不實，淺薄無聊。論品行，是浮誕輕佻，恃才誇傲。論財產，是家徒四壁，乞丐一條。像這樣的人，怎值得你去眷愛呢？『昊天不弔，降孽予一人。』不幸使我顏回早世。但是我家產業也儘足使你享福；你就不願回家，便大歸守禮也是不妨的事情，但你怎可輕



賤你金玉之質，做出這樣有傷風教的舉動呢？你是……

卓 親翁，沒有向她說道理的時候！我卓門不幸，生下這種逆女，我不願甚麼，我只願她早死！（向文君）敗壞門風的淫奔婦！你如還知羞恥，你給我死了罷！（擲劍一柄於文君腳前）

文 （沉默至此始毅然發語） 你兩位老人請不要發怒。

卓 你這說的是甚麼話，你在向甚麼人說話？

文 我以前是以女兒和媳婦的資格對待你們，我現在只以人的資格來對待你們了。

卓 啊，不得了，不得了！造反了，造反了！（欲前撲打文君，程鄭急挽制之）

文 你們一個說我有傷風教，一個叫我尋死，這是你們應該對着你們自己說的話。

卓 造反了，造反了！（欲脫程鄭手，但後者挽愈力）

文 我自認我的行爲是爲天下後世提倡風教的。你們男子們制下的舊禮制，你們老人們維持着的舊禮制，是範圍我們覺悟了的青年不得，範圍我們覺悟了的女子不得！



卓（極力欲脫去） 啊啊，這樣挽着我做甚麼！你這想爬灰的老忘八！

文（指程鄭） 你程家的翁翁，我且問你，爲甚麼你娶了無數妻妾，你還四處如蠅逐膾，你還

能在人面前道人長短？風教不已被你傷盡了嗎？家庭不已被你腐敗盡了嗎？你罵人淺薄無聊，你的深厚在那里？你的有聊在那里？我對你直說罷！你時常迷戀着我的身子，所以你要把我留在你家中。那回你寅夜來叩我的房門，到底是甚麼意思呀？

程 沒有那樣的事！沒有那樣的事！你沒冤枉我！

卓 奇恥大辱！奇恥大辱！這娼婦要把我氣死了！（如前）

文 我不相信男子可以重婚，女子便不能再嫁！我的行爲我自己問心無愧。（向卓王孫） 爹。

卓 啊，誰是你的爹爹！啊，氣死我了！氣死我了！

文 你要叫我死，但你也沒有這種權利！從前你生我的只是一塊肉，但這也不是你生的，



只是造化的一次兒戲罷了！我如今是新生了，不怕你就咒我死，但我要朝生的路上走去！（向紅簾）紅簾妹妹，你與我同向生的路上走去罷！不怕那兒就是荆棘滿途，我與你是永遠要向生的路上走去！這把寶劍，我就借用了，借用來做爲我們開除荆棘的利器了。（拾劍起，牽紅簾，紅簾不動）

卓 啊，氣死我了！氣死我了！秦二，周大，你們快把那潑婦束縛了罷！氣死我了！氣死我了！  
（暈倒在程鄭懷裏，周大欲動，秦二畏縮而股慄）

文 你們這些髒穢的肉塊，誰敢近我們的身來！（挺劍作勢）

程 文君，你太過分了。就有話也可以細說，何必那樣性急，揚刀動武，你還有妹子，還有兄弟，也要做個榜樣呀！

文 我就是好榜樣！

程 你就忍丟下你的弟妹嗎？他們醒來的時候要哭着找你呢！



文 他們醒來的時候，你對他們說教他們到都亭來。我在那兒替他們結識了一位新的姐夫。

程 你做女兒的責任呢？

文 便是我自己做人的責任！盲從你們老人，絕不是甚麼孝道！

程 你就不怕世人議論你了嗎？

文 我的行爲我相信後代的人會來謳歌我。

程 你守着現成的富貴也不要了嗎？

文 不要說那些話來污穢我！——紅簫，走罷！我們走罷！

紅 (始終低頭木立，至此始抬頭向秦二)

秦二，你來！你來！

秦 (瑟縮而前)

紅 小姐，你把寶劍借給我。(自文君手中奪劍，向秦二)

秦二，你這可愛的奴才！你太可愛又太



可憐了。讓我把你解放了罷！（挺劍刺秦二胸。）

秦（驚呼） 啊，是周大，是周……大……（倒地，流血，死。）

周（逃入後門） 啊啊啊啊！駭死人！……

程 啊呀，危險！危險！她們瘋瘋瘋瘋了……（挽卓王孫同入門中，掩門。）

紅（拖秦二屍下階，文君隨之。） 哈哈，你死了嗎？你這可愛的奴才！你終竟得和我一路脫逃了。

（回向文君） 小姐，我們是永生了呢！我要永遠陪伴着你，我們永生了呢！（攤秦二屍月中）

哈哈，可愛的奴才！你怎麼這樣地可愛呀！你的面孔和月光一樣的白，你的頭髮和烏雲一樣的黑，你的奴性和羊兒一樣的馴，你的眼睛和星星一樣的清，啊，星星墜了，你項上的鐵圈也退了，你終竟得和我們逃走了呢！啊，可愛的羊兒呀——小姐，都亭便在前面了，我的靈魂，永遠隨伴着你。我們是永生了呢。

（轉劍自刺其胸，撲倒秦二屍上。）



文（坐地，抱紅簫懷中哭。）

紅簫！紅簫！……紅簫！紅簫呀！啊，你便要死去了嗎？我生命的首途，纔

要犧牲你這麼高貴的代價嗎？……紅簫，紅簫呀！你便要死去了嗎？我們的婚筵纔就

是你的喪禮嗎？啊，（昂頭哀訴）慘淡的月光呀，你快消沉了罷！我所渴望着的太陽！我的

生命！我的光！你怎還不出來照臨啊，我的紅簫，啊，紅簫呀！我倆的合歡，纔就是你倆的

合葬嗎？紅簫，紅簫呀！你終竟就要死了嗎？……

（此時都亭中琴聲劃然中止。）

紅（星眼微啓，聲低微。）

小姐……他……不死的人……來了。（死）

（相如着白色寢衣，長一身有半，徐徐自都亭中走出。）

（文君昂首望相如，相如至文君前俯視者久之，幕徐徐下。）



聶

嫫  
(二幕)

——『棠棣之花』改作——



## 第一幕 濮陽橋畔

濮水橫流，兩岸遍栽桃柳，桃花將殘謝的時候。

正中斜現一橋，橋之彼端不見，此端右側有碑題「濮陽橋」三字，左側酒家一。

酒家中右三分之二爲座場，背面開窗臨河，有欄可憑眺。左三分之一前半爲廚場，後半爲內室。

廚中酒家母女二人對坐紡車，母四十以往，女可十七八。

母 啊，這向的生意真是冷落啦，簡直一天不如一天了。

女 人在好生做生意，生意偏要冷落，那也怪不得甚麼。

母 怪不得甚麼？就要怪你呢：你的身分可拿够了。

女 姆媽，你那怎麼怪得我？難道你要叫你女兒學那不三不四的妓女嗎？

母 並不是要叫你學甚麼妓女，有客來了，你好生殷勤地招呼一下，替他們斟斟酒，這又



會丟你甚麼面子呢？

女 不過呢——

母 像我年青的時候，我的爹爹還在，他一天好酒貪杯，甚麼正經事務也不管，店裏的事情就是全靠我一個人經手的。前幾年我們的生意還很興旺，這幾年我一老了，生意便做不行了。

女 怕是這幾年世道不好的原故罷？

母 那有那麼一回事？世道愈遭兵亂，人是愈喜歡吃喝的。像我活了這三四十年，那一年的世道又平靜過呢？別人家的生意都好，只是我們做不來。

女 姆媽，你的意思我是曉得的。

母 你曉得，爲甚麼不體貼我的意思呢？

女 不過我做不來。加以這兒的人太不好了，見了姑娘們便要做些不好看的模樣。男子



漢我是最恨的。

母 你最恨的？前兩天那位聶先生路過這兒的時候，你又不見得恨啦。臨走的時候你不是還送了他一枝桃花嗎？

女（羞紅起來） 我從今天起就照媽的意思做罷，我甚麼人都去殷勤他，等人家也把我當

成妓女！

母 你總是這樣。誰敢把你當成妓女呢，只要你自已不是妓女？你要曉得，我這樣教你，也是爲的是你呀，娘老了，就只有你一個女兒。

女 我也不想你老母親要爲我做甚麼，你老母親如果死了，我就到外鄉去討口也不要緊。

母 你那說來，是在咒我早死啦！

（少女無語，拋去紡車，氣沖沖地向內室走去。）



母 你這樣是把我當成了甚麼人在看待的呢？我是你的親生的父母呢！啊，我要是死了，你纔曉得好歹。

（灑水中遊船盪槳聲由遠而近，同時有一片男女合唱的歌聲）

春桃一片花如海，  
千樹萬樹迎風開。  
花從樹上紛紛下，  
人從花底雙雙來。  
人來花裏花可知？  
花落舟中人欲癡。  
不願辭花詠言歸，  
願爲花下春流水。



(歌聲至酒店欄外時，有人伸出頭來，舉起一個酒瓶向老媽索酒。)

遊人 媽媽，請你打兩斤酒給我們。

母(起去應付) 好的，你們怎麼不請進店來坐一坐呢？

遊人 在這河裏面一面划船一面喝酒，滿好的。春姑娘怎麼不見呢？

母 那丫頭又和我鬪氣了，像那樣出不得世的人真沒法。

遊人 好的，再隔兩年總會好的，花還沒有開苞的時候總是不肯見人的啦。好了，請了，這

是酒錢。

母 謝謝你。

(遊人退去，酒家母復回廚中紡車。水中盪槳聲與歌聲又由近而遠。)

儂冷如春冰，

郎暖如春風。



冰入春風懷，

化爲春水溶。

水漲泛桃花，

郎浮水上舟。

鼓浪翻郎舟，

郎死儂心頭。

母

春姑，你總不出來嗎？你到底要同娘作對到幾時呢？……你紡了半天的線子，連半錠也還沒有紡好。……哎，這如今的女人們真是了不得，一點本事也沒有，專會和大人們淘氣。……別人家說你還年青，其實你已經不年青了，福氣好的人像我是應該抱孫兒的啦。……自己不會打算，娘也把你沒有法子。……



(聶婆，年可二十四五，着男裝自右手登場，在橋頭躊躇一忽，走向酒店去。)

(酒家母見聶婆，驚喜着叫出。)

母 喂呀，聶先生！你就從韓城回來了嗎？

婆 (疑惑) 我不是……

(少女自內室中走出，凝視着聶婆。)

母 哦，你不是。你沒有走到韓城就回來了嗎？請坐，請坐，口怕走渴了，肚子也怕走餓了，春姑，你趕快備點酒菜來。

(酒家母肅聶婆就坐，少女在廚下準備。)

婆 (疑惑不定地)

好媽媽，你怎麼會認識我呢？——

母 噯喲，怎麼不會認識，你在這兒和嚴仲子喝酒，不是纔不久的事情嗎？我怎麼會不認



識？我還沒有老得那麼糊塗呢。你沒有走到韓城，你是從甚麼地方來的呢？

母 嬰 我？我是從齊國來的，從齊國的軹深井里來的。

母 是呀，這我們前回就曉得的了。我問你的是走到甚麼地方回來的呢？你前回不是纔走向韓國去的嗎？

(少女捧酒食來)

女 姆媽，你認錯了人，這不是那位聶先生呢……

母 (呆視着) 哦哈，真個是有幾分不像啦。那位聶先生要壯些，要黑些。得罪得很，得罪得很，天地間不想出竟有這樣相像的人！前幾天纔有一位聶先生也是軹深井里的人走

到這兒來過，不留心看的時候就和你先生是一模一樣啦。

母 嬰 媽媽，真的有那樣的人來過嗎？他是不是單名叫着聶政的呢？

母 啊，是的，是的。我聽嚴仲子他們正是這樣稱呼他的。他那天因爲天氣熱起來了，還留



了一件衣裳的包裹在這兒，說等回來時再來取。春姑，你去取出來，讓這位先生看一看罷。（春姑走入內室）他那天走到我們這兒來，也恰好是正午的時候，剛好遇着嚴仲子他們在我們這兒打尖，不想出他們纔是絕好的朋友呢。他們在我們這兒喝了一會酒便分手了。那位聶先生是你先生的甚麼人呢？兄弟？

婆 是的，他正是我的兄弟呢。

母 哦哈，怪不得你們這樣相像！連說話的聲音也差不多，不過你的要比他清秀一點。

婆 我們是一胎生下地來的雙生子，小的時候在家裏，連父母都有時認錯的。（春姑捧衣包出，聶婆檢視）這正是我兄弟的衣服，這些都是臨走的時候我替他摺好的。

母 怪不得，怪不得。好，你先生請喝些酒罷。

婆 不，我不喝酒。饅頭假如便當的時候，我想吃些饅頭。

女 好的，今朝剛好纔蒸得有一籠肉心饅頭的。（到廚下檢饅頭來）



母 稍微喝點酒不要緊罷？

婆 不的，我一點酒也不喝。

母 那真難得。前回的那位聶先生也不喝酒。像我們這個地方男子要找不喝酒的人恐怕要和魚兒要找不喝水的一樣啦。你先生想來是曉得的，我們這個地方風氣很好，沒有女人和酒是沒有天地的。像這兒的濮水河裏每天每晚都有無數的游船搖盪着的呢。你聽，他們唱的就是那些腔調。

(濮水河中男女合唱聲)

我把你這張愛嘴，

比成着一個酒杯。

喝不盡的葡萄美酒，

使我是時常酣醉。



我把你這對乳頭，  
比成着兩座坟墓。  
我們倆睡在墓中，  
血液兒化成甘露。

婆 其實隨處都是這樣呢。(少女捧饅頭來) 媽媽，你要曉得，就是這些饅頭在作怪的，有錢的人吃了饅頭沒事做，沒錢的人不賣自己的女兒便吃不成饅頭，這幾年我們中國隨處都鬧成了這個樣子了。

少女 是的呢，我媽媽就因為要吃饅頭，差不多要把我拿去賣了。

母 噯喲，你真會誣枉人。我何曾說過要賣你呢？(向婆) 先生，你要曉得，我這個丫頭真是



奇怪喲，我們開小店的人家，有客來了原是。不能不應酬的，只她偏好像一位大戶人家的。小姐一樣，客人來了，她不惟不去應酬，有時她反轉要得罪人家；她一點也不識趣，甚麼事情都推在我的身上。先生，你看，我們這樣人手少的人家，她假如不見些世面，萬一我一作古了的時候，她豈不會餓死嗎？她那樣的誰個肯要呢？

少女 沒人要也不要緊，我就餓死也不願和我不喜歡的人應酬的。（退去紡起線來。）

母 你看，先生，她就是這樣的脾氣，一說就和我鬪氣了，像先生是初見面的人，她也一點客氣也沒有。

婆 不客氣正好呢。這位妹妹真是很真率。

母 嚶喲，先生，你不要褒獎她了。前回就因為令弟聶政先生誇獎過她幾句，她竟高興得連神魂都顛倒了。一時對我說要想到韓城去，一時又對我說等聶先生回來了要跟着到你們那兒。她這一向連紡線子也沒心腸呢。



少女 姆媽，要你纔會誣枉人啦！

母 我要誣枉你做甚麼？我想你既是那樣喜歡聶先生，就在聶先生的這位哥哥面前直說出了，請他作個主，等聶先生收你去做個丫頭，那我倒也可以了去一番心願呢。（回向聶婆）啊，聶先生，像她那樣的女兒，怕高攀不上罷？

嫗（含笑地） 那有那樣的事體。不過這是兄弟的事情，我只好往韓城去向他說，或者等他回來再慢慢商量罷。姆媽，我兄弟到韓城去住在甚麼地方你可曉得麼？

母 這要問嚴仲子家裏人纔知道呢。嚴家離我們這兒不遠了，沿着這濮水河的上流走去，有一里路的光景。那仲子先生平常是愛打獵的，愛到我們這兒來，這幾天却不見出來了。

嫗 好的，我停一下便到他家裏去探問去。（細細地吃起饅頭來，酒家母退出店外掃地。）



(濮陽橋上流出一片琴音。)

(一幼女年可十一二，攜一盲叟年五十以往，自橋上走出，盲叟抱琴一張。至酒家前，幼女扶盲叟坐階上。)

幼女(向酒家母女哀願) 媽媽姐姐們，你們可以叫我們唱隻曲子麼？

母 你很會唱的吗？

幼女 會的。

母 好，那就請你們唱一隻罷。

(盲叟彈起琴來，幼女曼聲唱歌：)

在昔有豫讓，乃是義俠兒：

初事范中行，其名無所知；

去而事智伯，智伯國士之。



智伯伐趙襄，三家分其地，  
趙襄漆智頭，用以為飲器。

豫讓逃山中，報仇思所從。  
變名為刑人，入宮塗廁中。  
趙襄如廁時，不覺心中動。  
執問塗廁人，豫讓乃自供。  
欲報智伯仇，故變名為傭。

左右聞讓言，皆曰斬殺之。

趙襄曰義人，吾謹迴避耳。



豫讓復漆身，吞炭爲乞兒。  
行乞見其妻，其妻不能知。  
行乞見其友，其友乃悲啼。

友曰：「豫讓乎，胡爲殘汝身。  
以汝之才智，委質爲趙臣。  
趙襄必幸汝，何事不能成？  
讓已不能言，只是淚縱橫。  
途上書五字，不能懷二心！」

襄子臨當出，騎過邯鄲橋。



乞兒出橋頭，對馬揮長刀。  
馬驚襄子笑，此必塗廁獠。  
執之果豫讓，襄子怒爲消。  
不忍殺君身，君義已云高。  
豫讓自斫指，血書在橋頭。  
願斬君之衣，以報智伯仇。  
襄子下馬來，脫衣授其手。  
豫讓斫其衣，還刀自刎頭。  
士爲知己死，義氣耿千秋。



母 唱完了嗎？唱得真好，真好。

幼女 唱完了，還好唱一隻麼？

婆 小妹妹，你們請吃些點心罷。（把剩餘的饅頭都獻給父女兩人，酒家少女亦新添饅頭一盤加上。）

幼女 多謝你們呢，賢惠的先生，賢惠的姐姐。（取饅頭兩枚授盲叟。）爹爹，你請吃點饅頭。

盲叟（盲目中流出些眼淚。）啊，真多謝你們。我們從清早到此刻來，一點東西也還沒有吃過

的。

母 老老，你們是從甚麼地方來的呢？

盲叟 我們是從韓城來的。我們本是南方的人。

母 你們要到甚麼地方去呢？

盲叟 那我可不曉得。我們奔走江湖的人，就和秋天的雁鵝一樣，過一路唱一路，遇着可

歌可泣的事情我們便把牠編成歌兒來賣唱，冷天來了的時候向南邊走，熱天來了



的時候又走到北邊來。我們走的方向是沒有一定的呢。

母 像你老這樣的人聽得的有趣的事情當然是很多的了。

盲叟 是的，我們地方走得多些，也就有這些好處。雖然我們在路上不免日曬雨淋的辛苦，我們有時候又免不掉要饑，免不掉要寒，但我四處聽得些可歌可泣的故事來，或者在山林裏走的時候，或者睡在那兒的橋下聽着河水流着的聲音的時候，我們就給小鳥兒唱出歌聲來的一樣，無心無意便把牠編成曲子。那時候真是再開心沒有呢。不過這些年辰世風也變壞了，連我們可以編成曲子的事情都很少了。

幼女 爹爹，韓城的那件新聞不是很好嗎？

盲叟 啊，是的，是的。我倒忘記了。我們從韓城動身的那一天真聽見一件驚天動地的事  
情。

聶婆（忙向盲叟探問）

是怎樣的一件事情呢？



酒家母女(同時) 老老,你快對我們說罷,說罷。

盲叟 事情是這樣的。說是韓國的國王和宰相,那天正在朝庭上接見一位那一國的使臣的時候——是那一國的使臣呢?我們倒不曉得啦。

幼女 說是秦國的呢。

盲叟 齊國?

幼女 不是,是秦國呢。

盲叟 唔,秦國。管他秦國也好,齊國也好,就算是秦國的罷。那天韓國的國王和宰相正在朝庭上接見秦國的使臣的時候,那時候庭上庭下四圍都是衛兵,保衛得異常謹嚴的。聽說有一位年青的漢子提着一把寶劍,挺着身子一直闖到朝庭上去,衛兵擋也擋不着他,有的只以為他是秦國的使臣的侍衛,便讓他上了朝庭。但他一上了朝庭的時候,他仗着寶劍便向韓國的國王——



幼女 不是國王，是宰相呢。

盲叟 我還沒有說完啦——仗着寶劍便向着韓國的國王左手邊坐着的宰相俠累跑去。他一劍就刺穿了宰相的胸膛，宰相拼死地跑去抱着右手的國王，（做出姿勢來抱着自己右邊的幼女。）想把那國王做擋劍牌，但他沒有想到那漢子再刺一刀，便把國王也一道結果了。

酒家母 哦哈！好刀法！又怎麼樣了呢？

酒家女 衛兵們該沒有動手嗎？

盲叟 那個還敢動手動手的被他殺死了幾十個人，其餘的人駭得駭呆了，駭得駭跑了。

呆了的看着那位漢子只是向着他們發笑，好像還說了些甚麼——說了些甚麼你還記得麼？（回顧幼女）

幼女 我也不記得了。



盲叟 記不得也不消管他。不過頂奇怪的是那位漢子一面笑着，一面把寶劍來割下了自家的上眼皮，割下了自家的嘴唇和鼻子，兩隻耳朵也割去了，一個面孔割得不成個形狀了，然後纔一刀，（做出手勢來）一刀割爆了自己的肚腹，又纔倒下去死了。（自己也倒了一下）

聶嬰（哭叫起來）

啊，天呀！天呀！這一定是我的兄弟聶政呀！

（餘人均驚愕無所措）

盲叟（回向幼女）

講這話的是一位姑娘嗎？——

幼女 爹爹，是一位先生呢。

聶嬰（如前）

嚴仲子早就託過我的兄弟，要他替他報仇，這一定是他，一定是他了。

盲叟 先生，你不可這樣輕率呢！韓城懸着告示在徵求他的姓名，徵求他的家族呢！萬一果真是令弟的時候，那先生是脫不掉干係的。







聶婆 媽媽，你放了我。我現在也不怕甚麼了。我穿的雖是男子的裝束，但是我實在是個女子。我這穿的衣裳是我兄弟小時候的衣裳，你看這不是很短的嗎？你看我的耳垂呢，這是有耳墜眼的。你再看我這頸子罷，你看我這平滑的頸子。

盲叟（點頭） 唔唔，還有聲音也是聽得出的。

酒家母 啊哈，是那樣的！那你是更不能走的了。你一個女人要走多麼遠的長路，便在路上也夠擔心呢。

聶婆 那倒不要緊的，我雖然是個女子，但我是怕甚麼的了。人到連死也還不怕的，還有甚麼可怕的呢？

酒家女（始終掩泣着，至此始進前挽着聶婆。） 姐姐，你可許我稱你是姐姐罷？——姐姐，我要跟

你同去！

聶婆（靜鎮地） 爲甚麼呢？你這怎麼能夠呢？



酒家女 能够的，我要去跟着姐姐去一道死！

酒家母 噯哟，你也發了瘋了！

女 姆媽，我並沒發瘋，我的心是比那天上的太陽還要清醒的。我的心是已經許了人了。我就算配不上，我就替姐姐做個丫頭，陪着姐姐去死，我也心甘情願。

母 你心甘情願？

女 是的，姆媽。你女兒心甘情願地要跳出這兒的火坑了。像這兒的這樣淫蕩的地方不是你女兒可以安身的地方；你女兒住在這樣的地方，比死還要危險呢。

母 你定要去嗎？

女 是的，我定要去。

母 你那樣怎麼好去的呢？你一個年紀青青的女子。

女 我要學姐姐一樣改換男裝的。（取聶政衣示聶婆）姐姐，聶先生這套衣服好讓我穿罷。



聶婆（蹲着） 你這怎麼使得呢！

女 我想來不會有甚麼不可嗎？

聶婆 你丟下你媽媽一人怎麼過意得去呢？

女 唉，媽媽沒我倒反怕快樂些，自由些呢。媽媽的年紀還沒有多麼老的。我自己是連父

親姓甚麼，也無從知道的人……

母 啊，你沒用講罷，你沒用講罷。處在這樣的地方，你媽媽成了這樣，也是迫於不得已的

呀。一家沒有一個人扶持，要全靠一個女人撐紮呢……好，你去我也就聽憑你去，反

正我是不能留你在家的。留你在這兒，結果終怕和我是一樣罷。好，你去我也就聽憑

你去。萬一死的果是聶先生，那你也可以成爲有名的烈女。萬一死的不是聶先生，那

你將來如能够跟了他，我也就可以瞑目了……好，你去我也就聽憑你去。你就借聶

先生的衣裳來穿上罷。你來試試這衣裳的長短。



(少女無言，母親將男衣替她披上。衣太長，掃地。)

母 這套衣裳太長了，不趁身呢。聶先生，你那套要短些，給她換穿一下好麼？

聶婆(躊躇着) 那怎麼可以呢？

母 好的，不用躊躇。我女兒的志向是滿好的，你請玉成她罷！

聶婆(仍然躊躇着)

……

母 不用躊躇罷，好，我們大家進房裏去。(引聶婆前行，女隨後同入內室。)

幼女 讓我也去相幫一下來。(跟着三人進去。)

盲叟(自語紆徐地) 啊，老人活了一輩子，遇着可歌可泣的事情，說不多也有好幾十組，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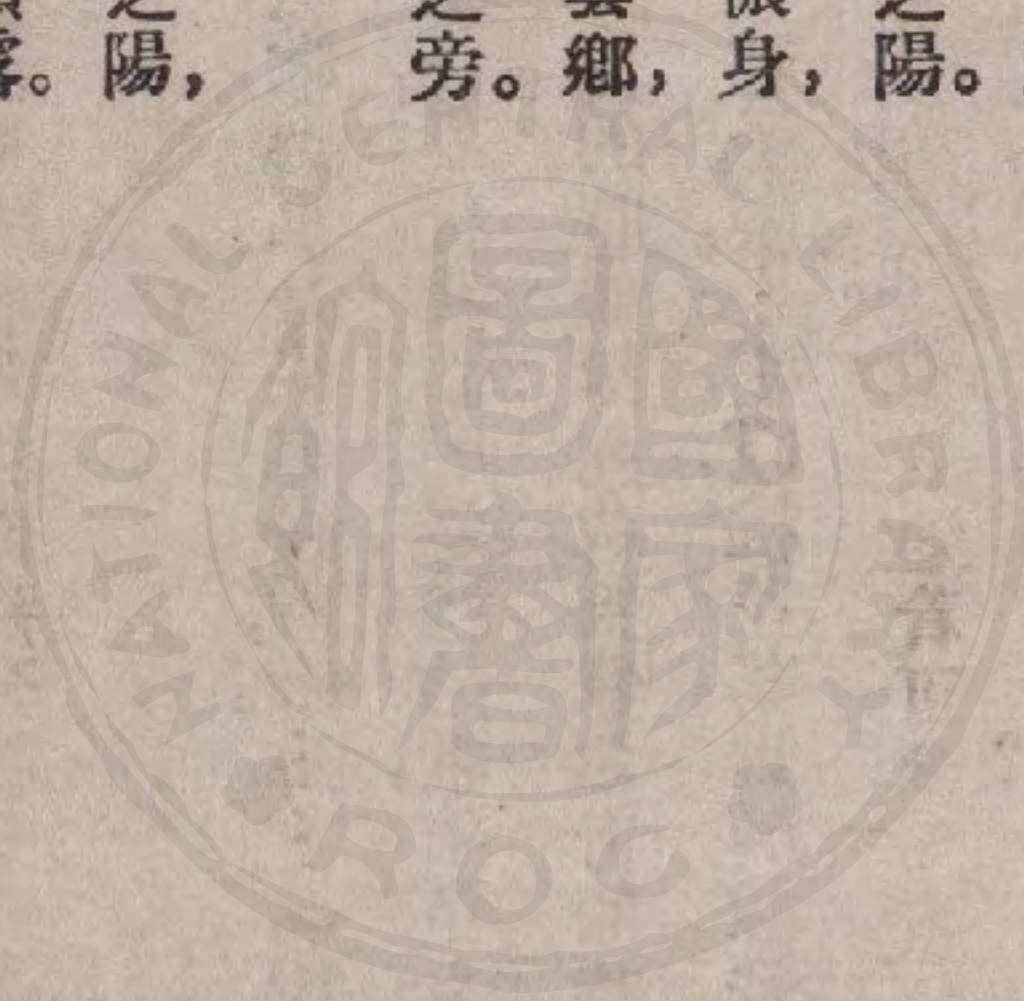
再沒有今天遇的這樣奇特了。古時候有甚麼娥皇女英的故事，但今天的這件事情，比起娥皇女英來還要有趣得十倍呢。兩位女子爭着要去殉死一位英雄。老人以後就專心唱出這曲歌來，也就可以使我這剩下的殘年有點意義了……好，再吃一個



饅頭罷。(又吃起饅頭來)……

(濮水中歌聲復起)

儂本枝頭露，  
君是春之陽。  
君輝照儂身，  
身入白雲鄉，  
魂繞君之旁。  
君是春之陽，  
儂本枝頭露，  
君輝不見假，





儂淚無乾處，  
身隨野草腐。

盲叟（傾聽着）——唔，唔，這些歌辭也是很難得的啦……『儂本枝頭露，君是春之陽。』（曼聲）

仿學兩句）——啊，不行，不行。我要唱這樣的歌，未免也太老了。露水當得在清早的時候早乾，人當得在年青的時候早死。我悔我年青的時候，沒有殺死得那兒的一位國王，再來割破自己的肚子啦……哎，桃花落地的聲音都可以聽得見呀……

（聶婆及其他諸人由內室走出。）

酒家母（向聶婆）——先生——啊，還是叫甚麼的好呢？——

酒家女——姆媽，還是叫先生罷，我們已經不是女子了。

酒家母——好，先生，我這個小兒就讓給先生管束。先生要叫他死也儘管叫他死，要叫他生



也儘管叫他生，他能够隨着先生生死，他是不枉生了一世；我也樂得人家稱讚說：一隻野鴉生出了一匹鳳凰呢。好，你們就請了。

酒家女（哭抱着她的母親的頸子）

姆媽！……

聶婆（躡着）

噯，我看春妹妹你還是不要去罷。

酒家母 不可以的，不可以的。她那一番雄心我們不可以使她挫折，我也悔我年青的時候是自己誤了的呢。

酒家女（振作起來）

姆媽，我體貼你的教訓。我就死，也要不辱沒我的母親的。

母 好，你們可以去了。也要走好兩天纔可以走到韓城。

女（向聶婆）

好，姐姐，我們就走了。

（聶婆微微點頭，被春姑攙扶着，徐徐向橋上走去。）

（酒家母與盲人父女均佇立着望送。）



（蕪婆與春姑行至橋頭，回過頭來向衆人默禮一下，向橋上隱去了。）

盲叟（佇視有間） 啊，去了，去遠了，連脚步的聲音都聽不見了……好，我們怕也動身走了

罷，玉兒，你向媽媽道謝了，我們走了罷。

幼女 媽媽，我們多謝你，我們走了。

酒家母（淒涼地） 你們也要走了嗎？

盲叟（動起步來） 是的，我們也要走了。我們的生離也就和她們的死別一樣，我們這一次

離開，誰個能夠說，我們能有再見的機會呢。

（盲叟抱琴，幼女攔其手徐徐向左手走去。走到將要下場處，酒家母呼喚他們轉來。）

酒家母 彈琴的老老，你請轉來罷。

盲叟 好的，你還有甚麼吩咐麼。

（幼女又徐徐引叟轉來。）



酒家母 老老，你就留在我這兒罷。你的女兒就當做是我的女兒一樣罷。啊，我是不能離  
開你們。

(急湊地擁抱着幼女啜泣起來。)

(盲叟的凹陷着的眼眶中滿滿地含着兩眶眼淚。)

(閉幕時灑水河中的歌聲：)

薄花生樹，

雙鶴高飛。

眷懷伊人，

我心傷悲。

——幕徐徐下。



雙鶴高飛，

薄花生樹。

不見伊人，

我悲誰訴。





## 第二幕 十字街頭

黎明時分的韓市，市上猶餘燈火。天色漸漸分明，燈火漸漸熄滅，時聞雞聲。

叢政屍袒陳於左側，衛士二人（甲乙）酣睡於屍旁，鼓着鼾聲。屍後插一木牌，上面榜書：『大盜刺相兼君，毀面屠腸，不知姓氏，爰暴之市廛，知者賜以千金。』

右側有帳篷一。

衛士二人（丙丁）執長矛，腰間懸掛牛角一隻，一面搓着眼睛，一面從帳篷中走出。

衛士丙 啊，那兩位東西也就給死了的一樣啦。

衛士丁（打了幾個呵欠之後） 半夜交一次班，也難怪得呢。

衛士丙 幸好倒還沒有被狗銜去。（以脚蹴甲，甲翻一懶身，仍然睡着。） 喂，喂，伙計！我們來交班了。



(甲不應。)

衛士丁 這屍首有點臭味了。

衛士丙 算來已經隔了六天，就是一匹老鼠也該臭的了。

衛士丁 哎，這東西不知道要苦我們到幾時呢？一塊面孔弄得比鬼還難看——

衛士丙 一大清早便講鬼！(又以脚蹴乙。)

衛士丁 再隔兩天腐壞了，湧出了蛆來，誰個再能認識他是誰呢？

衛士丙 喂，喂，伙計！我們交班了。

(衛士乙猛可地翻身起來，圓睜着眼睛呆看了一回，又搓了搓眼睛。)

衛士乙 啊，駭死我了！

衛士丙 你怎麼的啦？

衛士乙 我嗎？我做了一個怪夢——



衛士丙 嚶呀，又是夢！

衛士丁 夢見甚麼呢？

衛士乙 我夢見他（指攝政屍首）活起來了，爆着一個肚子，睡着兩個眼睛，兩個眼睛就給

兩個黑崖洞子一樣，那個面孔是不消說的，一張口就像一個血盆，他一起來便來壓在我的身上，正張着兩手要來吞我。我心上一吃驚便醒來了。啊，好不可怕！好不可怕！

衛士丙 你們沒有被狗吞了，倒要感謝天老爺呢。你們真沒王法，兩個人人都睡得像兩條死豬一樣，萬一那屍首被狗銜去，或者被甚麼人偷去了的時候，我們脫得掉干係嗎？

衛士丁 萬一有隻貓來跳過了的時候——

衛士乙 啊，你不要說了，不要說了。

衛士丙 嚶喲，你們的膽子真大！就殭了屍又怎麼樣呢？

衛士乙 怎麼樣？<sup>？</sup> 嚇得先跑的總是你。



衛士丙 我假使殭的是女屍，我要抱着她親個嘴呢。

衛士乙 噯喲，少吹些牛皮了！前幾天東孟會上駭得跑來不要命的是那一位尊駕呀？

衛士丙（惱羞成怒的光景） 我就駭跑了，比一羣狗東西駭得來和死人一樣，連脚也動彈不

得的，總要好一點啦。

衛士乙 甚麼？甚麼狗東西？（兩人欲相搏的光景）

衛士丁（從中排解） 好好的朋友，不要動氣！不要動氣！

衛士丙 我並沒有指名罵你。

衛士乙 你敢指名罵我！

衛士丁（推乙入帳篷） 好了，好了，你請進帳篷去再睡一下罷。（回頭又去搖醒甲）還有這位

家伙，喂，喂，朋友！我們交班了。

衛士甲（朦朧地醒來） 交班了嗎？好，好，讓老子在帳篷裏去睡一覺。（踉蹌入帳篷，移時帳中鼾聲



大作。

丁（向憤悶着的丙）喂，怎麼樣？還在嘔氣嗎？我們在那兒去坐坐，講點閒話罷。守着屍不講

話，實在是再難乎爲情不過。（引丙坐在屍旁街砌上。）

丙 哼，那東西！

丁 那東西（指聶政屍）——唉，不錯——真是有點像女人呢。你剛纔說到女屍的話上

來，其實他在生的時候，假使穿着一件女衫，誰個會疑他是男子呢？那天你還記得麼？他纔走進會堂上的時候，他的舉止真是文雅，面孔是粉白的，眼睛也很有點靈敏，嘴上又沒有一根鬚鬚。我不瞞你說，我那天以爲他是秦國的那位使者的頑童呢。沒有想出他那樣的人纔做得出那樣天大的亂子。

丙（猶有餘憤的樣子）那東西我揣想他是發了瘋的。

丁 的確這也是一種想法。大凡瘋子的面孔總是寡白的啦。不過要說他是瘋子，他講的



話又很有條理的。那天是你先走了，你沒有聽見他要死的時候那番大議論呢。他說他和韓王和宰相也並沒有世仇，他要殺他們的只是他們不該做王做宰相。只要是王是宰相，無論是那一國的，無論是那一種人，他都要殺的。他說我們生下地來都是一樣的人，爲甚麼他們做王做宰相的人，一個錢的事情也不做，而他們偏要吃好的，穿好的？我們做百姓的人，苦了一輩子還是得不了好穿，得不了好吃呢？他們把我們做出來的東西都收到他們自己的倉庫裏了，我們墾出來的田地成爲他們的田地，我們找出來的錢成爲他們的錢，甚至我們的性命身體都成爲了他們的，他們要我們生我們纔能生，他們要我們死我們就不得不死。我們又因爲有了他們纔生出了許多的戰爭，今年替他們去打齊國，明年又替他們去打楚國，打去打來，不管打勝了也好，打敗了也好，享福的還是他們，受罪的是我們百姓。我們仔細想來齊國的人和楚國的人不都是我們的兄弟嗎？我們分甚麼齊？分甚麼楚呢？就是因爲有了他們，因



爲他們享着福不想丟手的原故。他這樣的話不知道還說了多少，他最後勸我們掉頭，大家提着槍矛回頭去殺各人的王和宰相，把他們殺乾淨了，天地間沒有一個王，沒有一個宰相的時候，然後纔得手太平呢。你看他這些話不是很有條理的嗎？

丙 我一點也不懂呢。你要說他不是瘋子，他那麼兇的人爲甚麼要自殺呢？

丁 他叫我們掉頭，我們都呆着沒有人應聲，外邊的兵又趕來了，他看勢火不好，所以纔自殺了的。

丙 他自殺了就是了，爲甚麼要自殺得那樣奇怪呢？

丁 嚇，這一點却是不能了解。怕他是怕人家曉得罷？

丙 他怕人家曉得，他自己不說出真名姓出來就是了，爲甚要把眼睛挖了，嘴唇鼻子耳朵都割了呢？這個人我想他在殺人的時候即使沒有瘋，他一把人殺了，而且殺的是國王和宰相，他自己一時又怕死，因此回不過本性來，便瘋了去了的。你聽我說一件



故事給你聽罷。我家裏的鄰近有過一位很漂亮的人，他就是這樣奇奇怪怪的死了的。他也是當過兵的人，還是獨身，有一回他回到家裏，第二天清早總不見出房來，別人把房門給他打開看時，他是在門環上吊死了的，腳並沒有離地，還是跪在地板上的呢。但這也還不算稀奇，稀奇的是他改扮着女裝，塗脂抹粉地，梳着女人的頭，他的兩手緊緊捧着一面銅鏡。你說這不是很奇怪嗎？並且他的一身有許多口咬過的傷痕，這明明是自已咬的，因為咬的地方都是他自己的口能夠到的地方。你說這種死法到底奇怪不奇怪呢？

丁 這怕是着了魔的。

丙 或許是這樣。總之不是着了魔，便是發了瘋的。他自己明明是看上了他自己的面孔，在他的意思假如有他自己這樣漂亮的女人的時候他可以跪在她的面前求她愛他，而他愛那女子又太過餘了，甚至想咬她想把她弄死纔能夠滿足，殊不知咬的還



是自己，弄死的還是自己呢。

丁 你這說來，倒真果和這凶手有點相像，這位凶手的面孔真是漂亮呀，無論甚麼人看了，怕都會想他的罷？天理良心地說一句話：我自己實在把他的面孔記得清清白白的啦，我只要一把眼睛閉着的時候，便要想着他的面孔——

丙 哼，你這色鬼！你不要想瘋了呢，你去抱着他親個嘴罷！

丁 他那樣割得一個血爛，還有甚麼好處呢？我想來怕他自己也是看上了自家的面孔，尤其是他那雙眼睛罷，所以他要死了，他都要把那眼睛挖去跟着他死。或者他死的時候，已經沒有把自己的身子當着自己的身子，他就當着有一位他那樣的美人在他面前的一樣，也就是你所說的，他愛很了，所以甚至把她弄壞了。他在肚子上加的一刀，那也很有意思的啦。

丙 你這色鬼！該死，該死！



丁 不過要說他是這樣，他又爲甚爲要來殺人，殺了人之後再來殺自己呢？

丙 所以說是瘋子啦。瘋子做的事情誰個會懂呢？

丁 啊，他不曉得有沒有姐姐妹妹呀？

丙 有又怎樣呢？

丁 有啊？一定是美人的了！

丙 好東西！你不要想瘋了罷。

丁（接連幾個呵欠） 啊，肚子又快餓起來了。

丙 喂，你看，那兒不是來了兩個人嗎？（向右手指示） 今朝送豆飯的人不是來得很早的嗎？

丁（隨丙所指處望去） 唔，那是甚麼人？（驚愕狀） 啊，見鬼見鬼！（向左手逃竄） 啊，真的殭了屍了！

丙（亦隨之而逃） 啊，趕上來！趕上來！

（兩人向左手逃下。）







(兩人趨赴屍側檢視，女唸牌上文示。)

婆(哭) 啊，是他，是他了！(抱葬政屍)

女(亦哭) 你怎麼會知道呢？

婆 我怎麼不會知道呀！他就沒有全屍，只要留着一個指頭，我也知道他的呀！不僅是他全身的身材，全身的骨格我是知道，就是他全身的肌皮上的紋路我也是知道的呀！啊，我的天，我的天！你怎麼我使我的兄弟這樣地慘死呢？(痛哭不能成聲)

(將葬政屍首放下，徐徐立起，脫去頭上的巾幘和身上的男衫，露出女子的襯衣來。將男衫和巾幘替葬政穿戴上，少女亦流着眼淚從旁相助。)

婆(一面替葬政穿衣，一面哭訴) 你看他這樣把眼睛也挖了，把面孔也毀了，把肚腹也破了。啊

二弟，二弟！你的意思我是曉得的呀。因為你的面貌和我相同，你是怕人家畫出了你的圖形來找尋兇手的族人的時候，終會要找着你的姐姐的罷啊？你怕你的姐姐



陪你死，你怕你的姐姐怕死，你怕你的姐姐活在世上還想嫁人的嗎？啊，弟弟，弟弟呀！你沒有知道你姐姐的心，你姐姐沒有你連一刻時候也不能活在世上的呢。我們生來是形影不離的，我就和你的影子一樣，但我不是鏡子裏面的影子呀。弟弟，我的弟弟，你等着我，等着我，我來陪伴你來了！

女（把聶政穿殮好後，從懷中搜出一柄短劍來）

啊，姐姐，我心裏痛得不能忍耐了，你讓我先走一

步罷。（擬劍欲自刎）

婆（急阻止之）

啊，妹妹，你不能這樣，你是死不得的，死不得的。你總要聽我相勸纔好，你終是死不得的呢。

女 我來正和姐姐一樣爲死而來的呀。

婆 可是你要曉得，我們都死了，那他的精神不是一點也不能流傳出去，使天下後世的人只把他當成尋常的強盜嗎？並且呀，妹妹，媽媽一人留在濮陽，孤寂得可憐呢……



女 姐姐，你是希望我活着回去的嗎？

婆 是的，我是希望你這樣呀。第一我希望你留着不死，把我兄弟的故事傳佈出去，使天下後世的人曉得有我兄弟這樣一個英雄，也使天下後世的暴君污吏也知道儆戒。妹妹，你真是愛他時，單只這一點也值得你隱忍回去的呢。

女（無言）……

婆 其次呢，妹妹，你既是真心愛他，你也該體貼他的精神。我的弟弟他對於我們的母親是很孝順的。我們的父親死得很早，是我們的母親把我們一手一脚地撫養成成人，我們對於母親的恩愛是十分感激的。

女 我的母親這一次許我來，我也是十分感激的呢。

婆 所以我們就要想如何去報答她。我的兄弟他在十五歲的時候，在外邊殺死過一次人，惹得母親很憂慮了一場，後來他便改行學了屠戶，一步不會離過母親的旁邊。從



前母親還在的時候，那嚴仲子早就到我們家裏來請求過他，他那時拒絕了他，就是因為母親老了，不肯把身子來許給朋友。直到這回母親死了，他纔來這樣爲朋友死了。妹妹，你要體貼他這種孝順的精神呢，你就要爲他死，回去等母親過世之後再死不遲呀。

女（仍然無言）……

嫫 妹妹，你要體貼他的精神呢……你聽我相勸罷，妹妹，你聽我相勸罷。

女（堅決地） 姐姐，我就聽你的話，但是你不要以爲我是怕死的呢。（以短劍割斷左手腕脈，血流

潰湧。） 姐姐，我就聽你的話，活下去罷。

嫫（驚愕） 啊！（奪劍擁少女於懷） 你這是何苦呀！

女 我活下去，活到媽媽死了，我要替哥哥姐姐報仇，就是要學我哥哥去刺殺些王侯將相呀！



| 嫫 啊，你這種志向是再好也沒有的。我兄弟是曉得的時候不知是怎樣歡喜的呢。（釋手）  
好，你可以走了，趁着沒有人看見，你可以走了。

女 姐姐，那嗎，——

| 嫫 那嗎，你就走好了——啊，你手上的血一點也不停止，那不妨事嗎？

女 該不妨事的，姐姐，你不要關心我。不過看着你死到臨頭，我却要拋別你走，我心裏是難忍受的。

| 嫫 我們都是一樣。不過我望你時常記憶着你姐姐，那你姐姐就好像時常在你面前一樣的呢！好，你趕快走了，那帳篷裏面的人好像要醒來了的光景。

女 那嗎，我要請你給我一點甚麼東西做個記念。

| 嫫（抽頭上玉簪一隻授女，頭髮散下。）

好，妹妹，你就把這隻簪子拿去罷，這本是我母親的記念

品，可我現在快要和母親見面了，我望你永遠記念着我。



女 姐姐，我多謝你。我是永遠不能忘記你的。

婆 哦，我想起來了。我們的盤費已經是快要用盡了的。（思索了一下）妹妹，反正是替兄弟揚名，你看那牌示上寫得有一千金的賞格呢。

女 姐姐，你的意思要叫我去告發麼？

婆（點頭） 反正是替兄弟揚名的，拿回家去不也可以供養姆媽嗎？

女（有怨懟意） 姐姐，你以為你妹妹有領受那樣不義之財的意思嗎？你以為你妹妹肯把

哥哥拿去做買賣的嗎？同是做買賣，我要學那賣唱的瞎子老人，我要把哥哥姐姐的事情編成曲子，一路唱着賣錢，一路走回去。我的盤費是不愁沒有的呢。

婆 啊，你真是可愛的妹妹！我甚麼事情都拜託你好，你就請回去了。

女 姐姐，你再沒有甚麼話說了麼？

婆 沒有了，好，你趕快回去了！



女 姐姐……啊，我甚麼事情都聽你的話呀……好，我就走了。

(一步一回頭地向右手走下。)

嬰 (捧心佇目一會)

啊，我的心痛得難耐呀！(踉蹌復走回聶政屍畔) 二弟，二弟，你的精神已經

有人受了傳授了，你在黃泉地下當然是心滿意足的罷……啊，可是我是沒中用了，我離了你便怎麼也不能生存，我的心痛得一刻也不能忍耐了。(以劍刺胸，撲倒聶政屍上。)

(舞台沉默，只聞帳篷內的鼾聲。)

(丙丁二衛士偷偷掩上偷視。)

丙 那兩個鬼魂走得連影子也沒有了呢。

丁 我們遇着的的確是鬼啦。——哦，那是甚麼？(指聶嬰。)

丙 (驚愕) 女子呢！怎麼連屍首也不見了呢？

(兩人畏縮地走至聶嬰前。)



丁 嚇，奇怪！屍首穿上了衣裳！

丙（喝轟婆） 喂，你這個女子是甚麼人？你伏在這兒做甚麼呀？（見婆不應，以矛柄觸之，仍不動。）嚇，

這東西奇怪啦！喂，你是睡熟了嗎？（又以矛柄觸之。）

丁 有鮮血呢！

（把長矛放下，把轟婆上半身強扶起來，婆面色已慘白，眼唇均已緊閉。）

丁（大駭，即將轟婆屍放下，倉黃欲竄。）

喂呀，打鬼，打鬼！

丙（扭着他） 鬼在甚麼地方喲！你剛纔不正在望人家有姊妹嗎？有了你怎麼又要跑了？

丁 姊妹？

丙 你看他們的面孔既是那樣相像的，誰個見了，會說他們不是兄弟姊妹呢？

丁 啊，可惜你先前沒有同我講，沒有把她活捉了呀！

丙 不要再說癡話了！今朝這件事體不比尋常呢！這架女屍怎麼樣處治？剛纔還有一位



男子又往那兒去了呢？說不定他是去招伙伴來打劫屍首的呢。

丁 不得了，不得了！這千係怎麼脫得掉呀？我們快吹起牛角來罷！

丙 不忙，不忙，我們再想一想罷。牛角一吹，大家一召集攏來了，問是怎麼一回事，我們怎麼答應呢？

丁（思索） 是的。我看我們就這樣說罷。就說今天清早有兩個劫屍首的強盜走來，和我們對殺了一下。我們殺死了一個女的，還有一個男的逃掉了。我們吹起號來叫全城快加搜索。

丙 好極，好極，待我就來吹罷。

丁 這回你倒不要忙呢，那兇手身上的衣帽要脫下來纔行的。

（二人脫華政身上衣冠。）

丙 這衣裳的料子滿好，伙計，這就讓給我穿罷，你人矮些，用不着。



丁 你這人真見小！我們今天的運氣豈只得了一件衣裳嗎？說不定那一千兩銀子的賞格也要歸我們得的呢！

丙 嚇，有那樣走運的事情！老子有了錢呀，嚇……（把毒政衣冠脫掉後投入帳篷裏去。）

（丁把牛角吹起來了，丙亦忙忙應和。）

（帳中甲乙二衛士倉黃走出，街頭各處頗有居民男女出門瞻望，多猶裸身，或僅着襯衫。）

衛士甲乙（同時） 怎麼一回事呀？怎麼一回事呀？

衛士丁 你們還在做夢，我們守的屍首幾乎被強盜偷去了呢。

甲 嚇，死了一位女人！這就是強盜嗎？

丙 就是這位真兇煞呢，還有一位男的跑了。他們兩人敢來和我們兩人對殺，我一槍殺死了這位女人，他一槍便嚇走了那位男子。

丁 不會是嚇走了的罷，我想來他怕是看見勢火不敵，一定去招集黨羽去了啦。（向圍集



攔來的羣衆）喂，你們各街坊上的居民人等，今天說不定又有大禍臨頭，說不定在這兒就要開起仗火來的，你們各自回去關門閉戶的守候着的好呀！

（羣衆喧嚷着一哄而散，有的仍在街頭留連，想貪看熱鬧。）

乙 我看這位女的一定是那兇手的姐妹啦。

丙 那是不消說的。他們的面孔簡直是一個模樣！

乙 今天這事體說不定我們可以弄得到那一千兩銀子的賞格呢。

丙 我們你睡得呼鼾連天的，你也想要分點賞格嗎？

乙 現刻怕還沒有交到卯時啦，我們是應該守過卯時初刻纔交給你們的。

甲 哦，這路上一路的血跡！（指着右側一直跑去）

丙 你不要面孔！

乙 甚麼不要面孔呢？



丙 別人家的汗馬功勞，你睡着懶覺的兔子要來假冒！

(兩人持矛欲搏的光景。)

丁 你們真是起緊！錢還沒有到手，就要相殺，你殺死了他，或者他殺死了你，或者你們兩人同時都死了，那錢豈不是我和——嚇，還有一位家伙跑掉了嗎？(注意到甲來)他跑掉了，不消說錢便是我一個人得了啦。

乙 無論說上天，那東西總不配分錢！

丙 不配分錢！要你纔不配分錢！別人家窩裏的雞蛋，你偷去了便是你的嗎？

丁 還有呢，這錢弄得到手，弄不到手，還是不曉得的。你們看這牌示罷，這是說要曉得這兇手的姓名纔能拿錢的。如今這位女的又死了，我們就曉得是他的姐妹，但他們究竟姓甚名誰呢？說不定又要懸一千兩銀子的賞格來探問這女人的姓名了，錢我們恐怕不容易拿到手呢。



乙 原是你們壞了事啦，假如是我，我要生拿着她和那個跑掉了的，那能讓他們跑的跑，死的死呢？

丁 噯喲，不要在這些地方談大話，幸好遇着的是我們，倒還和他們招架了一下，不管三七二十一，也還殺死了一位。假如是遇着你，你一看見她那面孔，不會把她當成殭屍，便會把她當成陰魂，不會把你嚇死，便會把你嚇得跑頭不是路呢。

丙 真的啦，連我們剛纔也嚇得幾乎跑斷了氣——

乙 啲哈哈，『汗馬功勞』啦！真的不要面孔！

（近處人步聲雜湊起來。）

丁（驚惶） 喂，喂，趕快再吹一次牛角罷！一定是那位跑掉了的召集着黨羽來了。

（三人同吹牛角。舞台中左右三街各跑到十數名衛士來，有三名衛士長隨後，各操弓矢。）

（衛士長之一命人拔去帳篷，將聶政及聶嫫死屍移至舞台前部中央處，各隊衛士在左右正中排成三



列，衛士長三人站在前面，招乙丙丁三衛士鞠問。

士長一 怎麼一回事？這女的屍首是從甚麼地方來的？

衛士丁 今天清早剛在黎明的時候，我們看見偷偷地來了兩個人。他們分明是想來偷

這屍首，我們和他們對殺起來，這位女的被我們殺死了，還有一位男的逃跑了。

士長二 逃跑了的你們爲甚麼不追上去呢？

衛士丁 我們想，他們僅僅兩個人就敢來偷屍，一定是有甚麼埋伏在這城裏面的黨羽，一定不止這兩個人，所以不敢追上去，所以纔吹起了警號來。

衛士乙 還有我們不得不報告的，是這位女的強盜和那大強盜（指聶政屍）一定是姊妹。

那個大強盜的面孔我是記得的，和這女的是一個模樣呢！

（士長三人端詳聶婆面相。）

士長一 那天東孟之會可惜我是沒有在場。



士長二（向士長三） 你那天是在的罷，你看怎樣？

士長三 的確是有些彷彿的。把她殺死了真可惜了呢！（回頭叱乙丙丁三人）你們爲甚麼沒

有把她生擒着呢？還有一位又逃向那兒去了？打從那一方面逃走的？

（三人面面相覷。）

士長三人（同聲，嚴烈地） 到底是打從那一方面逃走的？

（三人惶惑極了，各指一方。）

士長一 你們這些蠢奴材！三個人殺一個，會把他逃掉了——

士長二 連逃掉了的方向也不曉得啦！

（士長三退出衆人圈外，在四處檢尋蹤跡。）

士長一 你們真個和人對殺過嗎？

士長二 我想一定是這三個奴材輪姦了這位女子，把她逼死了，他們想出一個圈子來



脫掉干係的。

士長一 唔，不錯，穿的是褻衣，連頭髮也是散着的啦！（叱手下衛士）喂，你們把這三位奴材綁了！

（乙丙丁三衛士駭得連連打抖，面無人色，羣人簇擁上前提縛之。）

士長三（叫出）啊，我弄出了一些踪跡了！（指出右手一帶血跡）逃走了的一位一定是打從這方面去的啦，這一路不是血跡嗎？

（其他士長二人亦上前檢視。）

士長二 安知不是帶着傷走來的？

士長三 是走來的，那前面是應該有的，但却沒有。

士長一 你又安知不是狗血嗎？

士長三 唉，這倒還沒有想到呢。



士長二 我看這事情一定有強姦案子存在的，三個人逼死一個女人，他們編出圈子來想脫掉干係。

士長一 我看也是這樣。

士長三 不過那面孔真是相像呢。我們不管他是人是狗，跟着這血跡找去怎麼樣呢？

士長二 你不要白受他們的欺騙！

士長三 不過萬一是真實的時候，有一千兩銀子的賞格呢！

（右手又有牛角聲一路吹來，衆人均驚詫，偏站着舞台左側。）

（衛士甲一手吹着牛角，一手拖着酒家女走來，後面有一羣男女跟着。此時少女面上已經慘無血色。）

衛士甲（至三士長前，把少女投在地上，偃伏在聶婆與聶政屍間。）

哈哈，我把這逃走了的一位強盜

捉來了。

士長一（叱隨後跟來的羣衆）

那些閑人來做甚麼？（顧左右）快給我趕下去，趕下去！



(諸衛士上前用矛頭亂打，羣人鳥獸散，散而復聚者再，終被驅逐罄盡。)

士長三 你是怎樣捉着他的？

衛士甲 我跟着血跡追去的，追出了城去，纔看見他坐在橋邊上，緊緊按着他負了傷的

一隻手，他看見我也好像沒有逃走的力氣了，我捉着他，就給拉死牛一樣拉來了。

士長三 唔，看你這樣粗魯，你倒還有點聰明。(向士長二人)讓我們趕快審問他一下罷，看

他的樣子也快要死的光景了。

士長一二(同時) 是的，是的。我們就公推你審問他。

士長三 好，我就不客氣了。

(走至少女前，用弓將少女掩埋着的頭套起來。)

士長三 喂，你這沒王法的奴材！你們到此地來不消說是要來偷屍首的了。(少女搖首)你

就要推託，也推託不來了。我簡簡單單地問你，你也明明白白地供認了罷。這位殺死



我們國王和宰相的兇手，你不消說是認識的，他是那兒的人，他叫甚麼名字？

少女（很低抑地） 你問他嗎？他是軹深井里的聶政。

士長一二（同時失聲叫出） 哦！有名的大強盜！

士長三 唔，這位女的呢？

少女（同前） 這是他的姐姐聶嬰。

士長三（回顧二士長） 喂，這聲音簡直和女的一樣啦。（又回過頭來） 我還要問你：她是怎麼

死了的？

少女（同前） 她嗎……她聽說韓國的國王和宰相被人殺了，下手的勇士又自己殺死了

自己，並且很殘酷地毀壞了自己的面容，她就想到這一定是他自己的兄弟。因為要她自己的兄弟纔有這樣的精神，要她自己的兄弟纔有這樣的勇敢呢。今早我們走到這兒來，看見死的果然是她的兄弟，所以她就自殺了。



士長三 自殺了？你們不是和我的衛士們打過仗火嗎？

少女 沒有那麼一回事。

士長三 你手上的傷是怎樣得的呢？

少女 這也是我自己割來表示我的心跡的，我沒有想出在這手上割了一刀，竟使我這樣衰弱了下去。

士長三 那嗎我要問你，聶政爲甚麼要殺我們的國王和宰相呢？

少女（稍稍整作起來） 你們還不曉得國王和宰相的罪惡麼……你們假如曉得如今的

天下年年都在戰亂，就是因爲有了國王，你們假如曉得韓國人窮得只能吃豆飯藿羹，就是因爲有了國王，那你們就曉得他爲甚麼要殺你們的國王和宰相了。生下地來同是一個人，做苦工的永遠做着苦工，不做苦工的偏有些人在我們頭上深居高拱。我們的血汗成了他們的錢財，我們的生命成了他們的玩具，他們殺死我們整千



整萬的人不成個甚麼事體，我們殺死了他們一兩個人便要鬧得天翻地覆。（漸漸又衰弱下去）你們想想罷，你們假如是有良心的人，應該把這位英雄和這位烈女的屍首，抬到那兒清淨的山上去掩埋去罷。

士長三 哼，你們講話總是一樣的章法啦！你們怕是一本書上背下來的罷？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倒要問你：你來是做甚麼的？

少女（十分低抑） 我來就是想向你們說出這一番話的。

士長三 哼哼，爲要說這一番百無聊賴的話，值得你千里迢迢來送死嗎？

少女（奮恨的神色厲聲叫出）  
向你們介紹得一位真實的英雄，原是值得我們犧牲自己的生命呢！

士長三（回顧二士長） 這東西和女子一樣倒很倔強。總之我們多謝了他一千兩銀子啦。

士長一二（同時發出滿意的嘲笑）

嚇嚇，嚇嚇，嚇嚇……



少女(痛憤欲絕)

啊，人的良心呀！姐姐，姐姐，我辜負了你，我辜負了你……(眼睛閉下，喉頭隱

隱吼起痰來)

士長三(把弓拉送了兩下，嘲弄地)

喂，喂，好漢！怎麼樣了？

少女(把眼睛睜開一下，又昏瞶了去)

……我可愛的……英雄喲……哥哥……哥哥……哥

哥……

士長三(如前)

喂，好漢，怎麼樣了？你哥哥長哥哥短地，你是他的兄弟麼？你是他的變童麼？

……喂，你到底是在甚麼人你叫甚麼名字呢？

少女(又甦醒轉來)

……濮……陽……酒店(「酒」字聲音很低抑)……

士長三 『僕陽堅』你是他們用的下人，姓『陽』名『堅』的嗎？

少女(眼睛緊閉)

……

士長三 喂，喂，怎麼樣了？(接連把弓拉送了幾下)



少女（痙攣了一下，死去）

……

士長三 喂喂，好漢！怎麼樣了？（接連又把弓拉送了好幾下）  
哼哼，已經死掉了嗎？（把弓取脫，少女

倒在聶婆屍上）

（衛士甲從背後一長矛插穿衛士長的胸部，士長倒地死）

衛士甲（揮拳大呼） 啊，朋友們！我們殺死這一些沒良心的狗官呀！（猛烈地執其餘二衛士長頭

部，並碰其頭，又向地上拋去，二人暈死） 啊啊，一千兩銀子的賞格我也不要了。朋友們！你們有

良心的，便請來幫助我把這幾位好人的屍首抬進山裏去罷！你們有良心的，便請跟着我來，跟着我進山裏去做強盜去罷！

衆衛士 好啊，我們做強盜去！我們做強盜去……

（衛士們爭前昇聶政聶婆及酒家女屍首，由衛士甲前導，向右手下場）

（舞台上只剩着三衛士長的屍首，和三個受着束縛的乙丙丁三衛士）



衛士乙 這一千兩銀子的賞格，總該我們分用了罷！  
三人（同聲） 哈哈，哈哈，哈哈……

——幕徐徐下。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一日改作）

〔附註〕——陽堅的出處

- （1）『東孟之會，聶政陽堅刺相兼君。』（戰國策，韓）
- （2）『嚴氏爲賊而陽豎與焉。』（同上，西周）
- （3）『烈王二年韓山堅賊其君哀候。』（竹書紀年）

案上陽堅，陽豎，山堅自係一人，或說是『嚴』字之音變。酒家女云云，完全是由我幻想出的。







中華民國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本書定價一角

文藝叢書 塔 一 冊

每冊定價大洋壹元肆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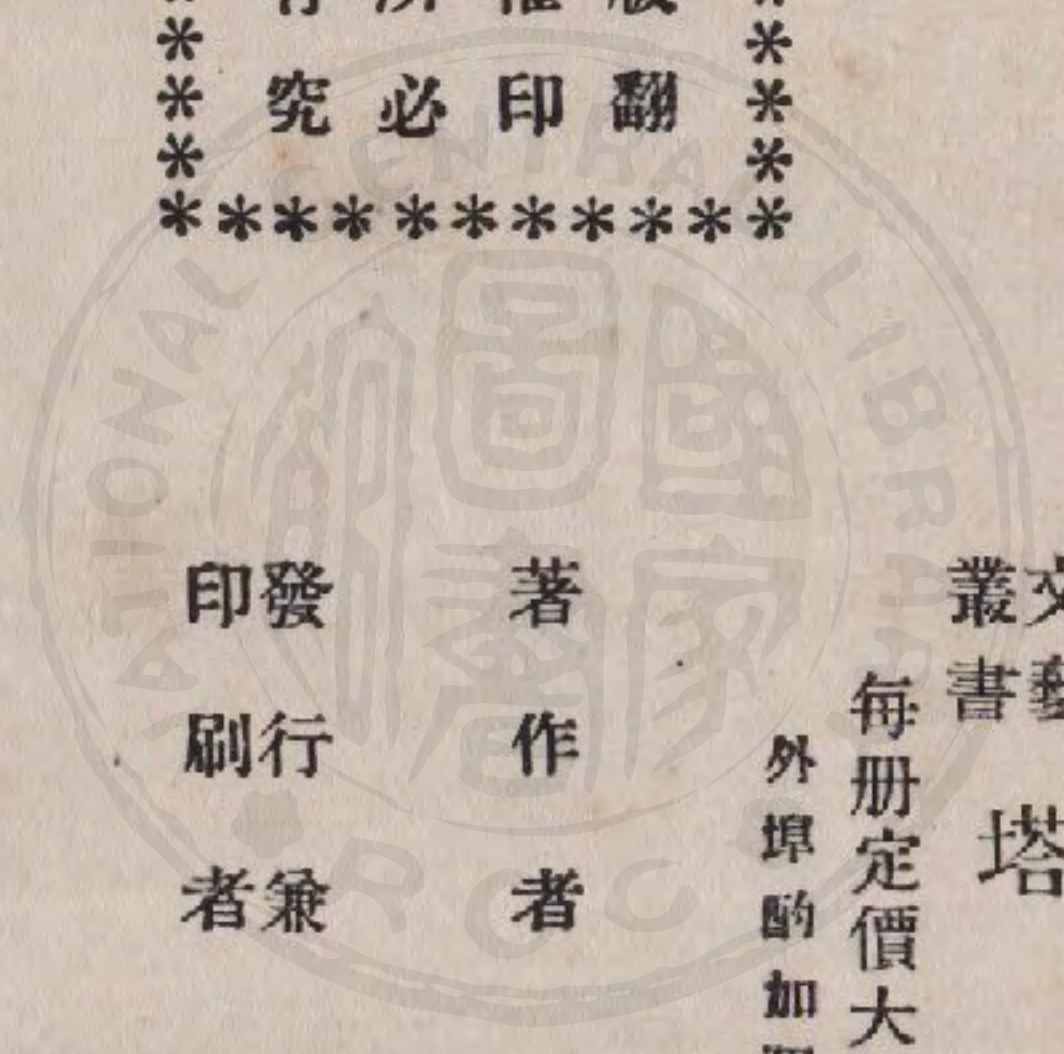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中華學社 郭鼎堂

上海河南路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商務印書館

版權所必究 翻印必究



發行所



國家圖書館



001671878



H

1